

# 为主受苦



魏恩波

## 为主受苦

魏恩波牧师，他在牢狱中受苦前后达十四年之久，深深体验了其非人的迫害，见证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不屈不挠的忠心。

尽管与家人分离，身体饱受折磨，但是他心里的信心依然还在，基督徒这种战胜一切的信心和爱将不断鼓舞着世上的信徒。

非卖品

# 为主受苦



魏恩波牧师著

# Tortured For Christ

##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http://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为主受苦

GZ

ANSON

2011/04/28

## 献辞

仅以此书献给伦敦欧洲基督教传道会会长海瑞斯牧师，一九六四年当我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他就作为西方基督徒的一位使者来到了罗马尼亚。

他深夜来到我家，在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之后，他给我们带来了爱的话语和安慰，也给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带来了救济品。

我也代表这些忠心的信徒，

在此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 目录



|                       |     |
|-----------------------|-----|
| 第一章：                  |     |
| 俄国人渴慕基督.....          | 1   |
| 第二章：                  |     |
|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 | 25  |
| 第三章：                  |     |
| 被赎获释到西方工作.....        | 41  |
| 第四章：                  |     |
| 基督耶稣的爱 .....          | 47  |
| 第五章：                  |     |
| 流传甚广，不可战胜的地下教会.....   | 87  |
| 第六章：                  |     |
| 得胜的工作 .....           | 111 |
| 第七章：                  |     |
| 基督徒怎样才能伸出援手.....      | 135 |
| 结束语：                  |     |
| 敢于发言的人 .....          | 153 |

## 前言



# 一个殉道者的见证

魏恩波牧师说：「为主受苦一书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我从监狱里获释以后仅花了三天就写成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是我用笔和血泪写成的。感谢神保守我写成了这本书，并使用此书来成就祂的旨意。」

在这本「为主受苦」三十周年纪念版中，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改动。一个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牢狱中饱受十四年折磨的牧师的见证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主受苦」一书已经被译成七十多种语文，在全世界发行了几百万册。令我们感到很惊讶的是，神不断使用这见证来坚固祂的身体。

我们发现，在基督的身体里，神借着圣灵，把得胜的喜悦、勇气、适应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一视同仁地赏给了我们，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不分种族。

很奇妙，这本由罗马尼亚犹太基督徒所写的书，无论是中国的牧师，美国的家庭主妇，还是阿拉伯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够从中得着启示和鼓舞。

越南家庭教会的领导人曾经与我分享，他们在七十年代共产党接管南越政权之后，如何带领众多基督徒在困境中不断的成长。他们分发越南文译本的「为主受苦」作为生存的手册，作为在无法想象的困境中具有战胜一

切的信心之见证。

我们也收到许多来信，他们都透过阅读本书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认识到基督的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实。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内容不是作为政治攻击，而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殉道者为福音所作的「见证」。

今天许多人认为殉道者只是为信仰殉道的人。不幸的是，这样的定义失却了殉道的真正意义和深度。

圣奥古斯丁说过：「真正殉道者的伟大之处在于殉道的原因，而不是所受的苦楚。」

艾略特在他的戏剧「大教堂的谋杀」中这样描述殉道者：「他已成为神的器具，他在神的旨意里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不是丧失而是建立自己的意志，因为他顺服了神，就有了自由。殉道者不再想望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情，甚至是殉道的荣耀。」

根据希腊原文，「殉道者」最初的意思是「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来 12:1）；耶稣也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教导我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殉道者」。」

在新约中，殉道者不仅指那些为真理和基督耶稣的能力受试炼的人，也指那些不计得失将见证带给别人的人。后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读到了被石头打死的司提反，他是为这见证付出最大代价的一个人。

就在此时，殉道者一词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指个人的见证，也指愿意为了作见证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或殉道的人。



## 为主受苦

事实是，我们背负见证，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名誉、声望和威信。甚至要失去我们的家人、朋友，或者生命。但是我们的见证所传达的话语非常有力，为了忍耐着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赛跑」，圣经劝勉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 12:1）。

为基督作「见证」的信息也不应该受到国界或人力所限制。它超越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界限。

殉道不是一件令人抑郁的事，它对于虔诚地领会全世界基督徒的真实光景非常重要。为了接受那已经「因为你们蒙恩」，「并要为祂受苦」（腓 1:29）的事实，殉道有其必要。

这些见证或殉道者的信心无法被控制或抹杀，却能借此栽种种子来扩展神的国，使它超过「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徒 1:8），让他们为耶稣基督的真理作见证。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 16:18）。

由于上述的认识，我渐渐了解魏恩波牧师，他的生命反映了殉道者的生命。但这并不是因为死了，而是因为他背负着基督生命的见证，并为此经历了苦难，这种生命本身就已经超越了死的意义。

「为主受苦」一书不仅揭露了一个人在共党政权下遭受折磨的事实，也同样表现出一个人，完全将自己交托给基督，具有坚定不移之信心，以及与众人分享这真理的愿望。

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中，都真实地展现出这个真理。透过历史和今天所显明的——基督徒为基督耶稣的生命

## 为主受苦

和能力作的见证，忍受极度痛苦甚至献出生命的事实，改变了西方基督徒的思想。

我们只有不断的祷告，这见证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殉道者生命中忠心的一面；若是神的旨意，我们也愿意成为那样的「见证人」。



## 俄国人渴慕基督

### 一位无神论者找到了基督

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我像一个孤儿，因为我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长大，童年时从未受过信仰的熏陶。童年时的痛苦遭遇，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其穷困的生活，结果使我在十四岁时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无神主义者，就像今天的共产党员一样。

我曾经读过不少无神论的书籍，它们不仅使我相信没有神或基督——而且使我痛恨这些宗教思想，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人的头脑有极大的危害。所以我是在一种反宗教的思想之下长大的。

但是我后来才明白，神在祂的恩典中拣选了我。这完全不是因着我的品性，因为我的品性极其恶劣。

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很奇怪，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常常吸引我到教堂去。我发现每次经过教堂时，总想进去看看。但是我从来都不明白这些教堂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时也听听牧师讲道，但我的心总是不为所动。

我曾经想象有一位像主人一样的神，我们必须顺服祂。但是我憎恨自己头脑错误想象的那位神。若我知道神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我也许早就接受祂了。我不曾

尝到童年与青年的乐趣，所以我渴望有一颗充满爱的心为我跳动。

我当时认定没有神，也为了寻找不到一位慈爱的神而悲哀。有一次，我在内心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走进了一座天主教堂，看见人们跪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我想，我应该跪在他们旁边，这样就能够听到他们祷告的内容，然后我就能重复祷告，看看是否能起什么作用。他们当时正在向圣母马利亚祷告：「圣母马利亚，请赦免我的罪」，我也随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祷告；同时我也仰起头来仰望马利亚的塑像，但是内心丝毫没有得到安慰，这一次的经历使我感到异常失望。

有一天，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立场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不存在的。但若你真的存在，我没有责任去相信你，而你却有责任向我显明你自己。」我依然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无神论并没有赐给我内心的平安。

在这段内心不安的时期，在罗马尼亚山上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位老木匠这样祷告：「我的神啊！我在世上服事了你这么多年，求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赏赐我。就是使我在未死以前能够带领一个犹太人归主，因为耶稣是出于犹太人。但是我又穷又病，而且年纪老迈。不能出外寻找犹太人，在我的村庄里也没有犹太人，求你带领一个犹太人来到我这里，我会尽我所能带领他归向基督。」

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将我带到那个村庄去。我本来没有理由去那里。罗马尼亚有一万二千个村庄，可是我竟去了那里。当老木匠知道我是个犹太人时，他欣喜若狂。他知道祷告蒙了应允，就给我一本圣经让我读。

我以前曾将圣经作为一本文学著作读了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木匠给我的圣经却大不相同。后来他告诉我，他与妻子曾经长时间为我和我妻子的得救祷告。所以这一本圣经不是由字写成的，而是由他的祷告点燃之爱火铸成的。我当时竟读不出来。因为当我比较自己的败坏生活与耶稣的生活，自己的污秽与祂的圣洁，自己的恨与祂的爱，我已经泣不成声了。耶稣基督当时接受了我成为祂自己的人。

我得救之后，我的太太不久也信了主，并且带领别人归主，而那些人又带领更多的人认识神，于是很快就成立了罗马尼亚一间新的路德教会。

不久，我们就受到纳粹的统治。我们遭受极大的苦难，纳粹政权在罗马尼亚采取极端独裁的政策，极力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

在我正式接受圣职，预备事奉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成为那个教会的创办人。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次被纳粹政权逮捕并殴打。纳粹的恐怖虽然可怕，但比起共产党，还差得远。当时我给儿子取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名字，米海，以免遭害。

但是纳粹时期的事情却对我们有帮助。他们使我们认识到身体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借着神的帮助，人的灵可以忍受极端的酷刑。同时也学会了地下传福音的方法，以准备将要经历更严酷的考验。

### 我向俄国人传道

走出了为自己曾经是无神论者的自责后，我从得救

的第一天起就渴望能够向俄国人作见证。俄国人都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接近俄国人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而且不必去俄罗斯就能接触到许多俄国人。这愿望得以实现是在纳粹时期，因为在罗马尼亚有成千上万的俄国战犯，我们可以在他们中间做传道的工作。

这是一项令人激动和感动的工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与一位俄罗斯囚犯见面时的情景。他是一位工程师，我问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如果他说「不」，我就不会有什么印象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信或不信的自由。但是当我这样问他时，他麻木地抬头看了我一下，对我说：「我还没有接到军方命令去相信它。如果有这样的命令，我会相信。」



魏恩波牧师与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在纳粹占领罗马尼亚期间，他秘密带领他们归向弥赛亚，并为他们受浸。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我感觉内心被撕成了碎片。因为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的心已经死了，这个人已经失去了神赐给人的丰盛礼物——他的个性。他只是共产党手下一个洗脑后的工具，作好准备接受信或不信的命令。他已经不能再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了。这就是经过共产党统治多年以后的典型俄国人！我为共产党对人所做的事感到震惊。震惊之余，我向神许愿，为了拯救这些人，我愿意奉献自己，恢复他们的个性，恢复他们在神和基督里面的信心。

我不必远赴俄罗斯，也能接近俄国人。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一百万俄军开进罗马尼亚，随后共产党取得我国的政权。接着恶梦开始了，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苦楚，相比之下，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容易多了。

那时的罗马尼亚，人口约两千四百万，而共产党员只有一万人。但当苏联的外交部长维士斯基冲进了备受爱戴的迈克尔一世国王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喊：「你必须在政府中任命共产党员。」我们的军队和警察就被解除了武装，共产党借着暴力，在全国人民的憎恨之下开始执政。这事得到了当时美英统治者的支持。

人在神面前不仅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也同样要为整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负责。拯救所有被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脱离不幸，是美英基督徒内心的职责。但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有时在不经意间帮助了俄国人，将谋杀和恐怖的政权强加在我们身上。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美国人必须弥补这种过失，帮助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来到基督面前。

## 教会所受的诱惑

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狡猾地开始陷害教会。虚假的爱情与真实的爱情所用的词句是一样的。一个人无论希望一个女孩作他的妻子，还是只想和她共度一夜，他都会说：「我爱你」。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分辨言语的真假，并认出真的羊群与披着羊皮之狼的区别。

不幸的是，在共产党掌权初期，成千上万的神父、牧师和传道人不能分辨其中的真假。

共产党在国会召集所有的基督教团体举行大会。各宗派的牧师、神父和传道人出席了大会——这四千名神的仆人竟选举了约瑟夫·史达林为大会的名誉会长。当时他也是世界无神论运动的会长，还是集体屠杀基督徒的凶手。在大会上，主教和牧师们一个接一个发表宣言，声明基督徒信仰和共产主义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和平共存。这些牧师们争先恐后地称赞共产主义，并且保证教会向新政府效忠。

我和我妻子也出席了大会。萨拜娜对我说：「理查得，站起来讲话，洗去主基督脸上的羞辱！他们在向祂的脸上吐唾沫呢。」我对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你的丈夫。」她回答：「我不愿有个懦弱的丈夫。」

于是，我站起来向大会讲话，不称赞杀害基督徒的凶手，而称颂耶稣基督，并且宣告我们最高的效忠对象是基督。大会所有的演讲，都用无线电广播转播到全国，因此全国人都听到了在共产主义者主持的大会讲台上，有一篇高举基督的讲话！后来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却是值得的。

基督教与东正教教会的领袖们争先恐后地向共产党



献媚。一位东正教的主教在他的袍子上绣上了斧头与镰刀的标记，并且吩咐他手下的神父们不要再称他为「主教阁下」，而要称他为「主教同志」。而像派楚拉斯肯纳和罗兹安努这类牧师的做法更直接，他们做了秘密警察。罗马尼亚路德教会的副主教拉普竟在神学院教导学生说，神借着三个人赐给世界三个启示：第一次是借着摩西，第二次是借着耶稣，第三次是借着史达林，并且第三个较以前的为大。

我参加了雷西察镇的一个浸信会大会——一次在红旗旗下举行的大会，会中高唱苏联国歌。接着浸信会会长称颂史达林为伟大的圣经教师，宣布史达林成就了神的诫命！

我们必须明白，浸信会中那些真正的信徒，对基督非常忠心，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是，共产党为他们选举的教会领袖，他们除了接受以外，别无选择。

今天许多「官方」<sup>1</sup>教会的高层宗教领袖，情形也是一样的。这些人不做基督的仆人，却做了共产党的仆人，开始控告那些拒绝加入组织的弟兄们。

当初共产党在俄罗斯得势后，俄罗斯信徒开始了地下教会的活动，同样，今天的罗马尼亚的信徒也一样，由于共产政权的压迫陷害，和官方教会领袖的背叛，迫使我们创办了地下教会的组织：一个信仰纯正、传福音、拯救灵魂的教会。对于这个组织，共产党绝对禁止，而官方教会也附和抵制它。

---

<sup>1</sup>官方教会就是在政府中注册并受政府控制的教会。如今在许多极权国家中官方教会的成员都不足全部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大多数人更愿意参加「地下」或未注册的教会。

我们与其它信徒一起开始了地下的工作。表面上我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在暗中却进行地下教会工作的事奉。当时我是一个属于挪威路德会的牧师，同时又是普世基督教协进会驻罗马尼亚的代表（我们当时在罗马尼亚完全不知道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竟是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组织。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国家里，它只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个双重的身份使我在当局面前很有地位，他们不知道我的地下工作。

这地下教会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就是秘密地向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军队传福音。第二就是牧养被奴役的同胞。

### 俄国人——怀有「饥渴」之心的人

对我来说，向俄国人传福音就如同在地上的天国。我曾经向很多国家的人传福音，但是从来没有看见比俄国人更加渴望福音的人。他们的心灵实在干渴。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一位东正教神父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俄罗斯军官到他那里忏悔。我的朋友不懂俄语，但是他知道我会说俄语，于是将我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他来找我。这位军官渴慕神，但他从未读过圣经。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也没有参加过聚会（在俄罗斯教堂非常稀少）。他爱神，但是对神却一无所知。

我于是将登山宝训和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讲给他听。他听后欢喜快乐得满屋跳跃，手舞足蹈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美丽啊！我怎能不认识基督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因着听福音而欣喜若狂。

跟着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念给他听，却没有让他做好准备来领受。当他忽然听到了基督如何被打，如何被钉十字架，及至最终死亡的时候，他倒在一张椅子上，开始痛哭起来。因为他相信了一位救主，而现在这位救主却死了。

我看着他，心中感到非常惭愧。我自称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一个教导别人的老师，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像这位俄罗斯军官那样感受到耶稣的痛苦。我看着他，仿佛看见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十字架下痛哭，在基督被埋葬以后仍不忍离去。然后我就将复活的故事读给他听，观察他表情的变化。他从未听过主从坟墓中复活的事。当他听见这奇妙的信息后，他击打双膝同时口中咒骂——咒骂的话语很脏，却是最「圣洁」的。这就是他粗鲁的讲话方式。他又充满喜乐地大喊：「祂复活了！祂复活了！」于是他又满屋跳舞，欢喜若狂！

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根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他也不知道我们「神圣的」祷告用语。他同我一起跪了下来，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神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家伙！如果我是你，而你是我的话，我决不会赦免你的罪。但你是多么良善的一位！我要用我的全心爱你。」

我相信天上众天使都会停下工作来倾听这个俄罗斯军官美妙的祷告。这个人归向基督了！

在一家商店里，我遇见了一个俄罗斯上尉和一位女军官。他们在买很多东西，但因为店员不懂俄文而遇到困难。于是我帮助他们翻译，彼此就这样认识了。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吃午饭。吃饭前我对他们说：「我们是信主的家庭，在吃饭前有祷告的习惯。」然后我用俄语作了祷告。他们放下了刀叉，似乎对吃不再感兴趣，而开始向

我询问关于神、基督和圣经的事。他们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

对他们传道不太容易。我告诉他们一百只羊的故事。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都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过脑，于是问我说：「神为什么会有一百只羊呢？共产党的集体农场没有把它们拿去吗？」于是我告诉他们耶稣是王。他们回答说：「所有的国王都是坏人，都是挟制人的暴君，所以耶稣也一定是个独裁者。」当我告诉他们主以葡萄园的工人作比喻时，他们说：「这些工人应该反对园主，因葡萄园属于集体农场。」对他们来说，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当我告诉他们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时，他们问了一个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亵渎神的话：「马利亚是神的妻子吗？」

与他们及许多俄国人谈话之后，我了解到他们受了这么多年共产主义的教育，因此向俄国人传福音必须用一种新的言语，才能使他们理解。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个真理都适用。例如到非洲中部去传道的人，在翻译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就会有困难：「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赛 1:18）；由于在非洲中部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雪，所以他们也没有雪这个字。所以传道人只得这样翻译：「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椰子肉。」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不得不把福音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完成了这项工作。

就在那一天，这两位俄罗斯军官都悔改归主。此后，他们在我们暗中向俄国人传福音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们秘密地印刷福音单张，分发到万千的俄国军人中。借着信主的俄国军人，我们曾经偷运圣经和福音小

册到俄罗斯去。

我们还用了一种方法，把神的道传给俄国人。许多俄罗斯士兵长期驻外，久别儿女，心中不无思念之情（俄国人都非常喜爱孩子）。我儿子米海就和另一些不到十岁的孩子，跑到街上或者公园里找那些俄国士兵，小口袋里预先装满了圣经、福音书和单张之类。俄国士兵看到这些小孩子就想起了自己久别的儿女，因此亲切地拍着他们的头与他们交谈。这些俄国士兵会给孩子们巧克力或糖果作为回报。于是，孩子们礼上往来，也就掏出圣经和福音书，予以回赠，他们总是欣然接受。这种办法可谓安全之至，而且明目张胆；如果给大人做，可就行不通。这此「小传道人」做得非常出色，在当时没有其它方法可向俄国人传福音，许多俄罗斯士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福音。

## 在俄国军营中传道

我们向俄国人传福音，除了透过个人的见证外，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聚会。

俄国人非常喜欢手表，见表即偷。而且当街拦截人，有表的必须缴出，无一幸免。我们常常看到俄国人手上戴着几只手表，而妇女们竟以闹钟当项链。他们从来没有戴过表，如今有了机会，就永不知足。那些罗马尼亚人如果想要买一只表，还得跑到俄罗斯军营里去买「赃表」，说不定还会把自己原来的表买回来。所以老百姓进出俄罗斯军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地下教会就利用这个借口——进去买表——趁机进入军营活动。

我第一次在俄罗斯军营传道是在东正教的「二圣节」

(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我进入军营里假装要买表。我在那里左挑右选，不是嫌太贵，就是嫌太小，或者嫌太大。几个俄罗斯士兵紧紧围着我，抢着要拉生意。于是我轻松一问：「你们中间可有名叫保罗或彼得的？」果然有那么几个。我再问：「你们可知道今天是你东正教纪念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日子？」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士兵点了点头。我就说：「你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谁吗？」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给他们讲解了有关保罗和彼得的事。其中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士兵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我知道你来不是为了买表。而是要向我们传道。就请坐下来继续跟我们谈谈，但是要非常小心！我们知道谁可靠不可靠。目前这几位可都是好人。万一我发现来者不善，我就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你就转移话题只谈买表。我手一移开，你就继续讲道。」四周围了不少的人，我就谈保罗和彼得，又谈到了基督，以及保罗和彼得怎样为基督舍身。时不时就会有不信任的人进来。那士兵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就开始谈论表。那人走了，我又开始传讲基督。在一些信主的俄罗斯士兵的帮助下，我多次如法泡制。他们很多同志信了耶稣，我在暗地里也发出了几千份福音书。

地下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姊妹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宁死也不肯出卖我们的组织。

在工作上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本国地下教会的一些弟兄们，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经历。首先，我们在他们身上真的看到了成圣的功夫。他们多年来居然能熬过共产党的思想攻势。正如清莲于污泥中而不染，他们上过共产党办的学校和大学，他们在基督里仍然能够保守心灵的纯洁。这些俄罗斯基督徒有着多么可贵的信心！他们极度感慨地说：「我们帽子上戴的那颗镰刀斧头之

星，实在是敌基督者之星。」他们在我们向俄军传福音的事上帮了很大的忙。

我可以说他们具备基督徒所有的美德，唯独少了喜乐。他们蒙恩的时候的确有喜乐，但是很快就消失了。我常常为此苦思冥想。有一次我就问一位浸信会信徒：「你们怎么会没有喜乐？」他回答说：「你叫我怎么喜乐得起来，我若要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就得瞒过我教会里的牧师。经常祷告、领人归主的事都不能让他知道。因为教会的牧师正是秘密警察的内线。我们时刻受监视，表面上的牧者正是暗地里出卖羊群的人。我们心灵深处真有救恩的喜乐，但是你的表面上有的喜乐——我们不会有。」

「我们要做基督徒真不容易。在自由国家里，你带领一个人归主以后，他就加入教会，安安稳稳地做基督徒。但是在这样受控制的国家里，领人归主，他可能会因此被关起来，他的孩子也可能因此成为孤儿。」

因此领人归入基督的喜乐常常掺杂着需要付出的重大代价。这就是地下教会，一群与众不同的信徒。

还有许多令人惊讶的事。

正如我们有许多人自以为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也发现俄国人中也有不少在表面上是无神论者，而实际上不是。

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位俄罗斯军官坐在我对面。我只跟他说了几分钟有关基督的事，他就用无神论与我争辩起来。他引证了马克思、史达林、伏尔泰、达尔文和其它人的话来驳斥圣经。他滔滔不绝，我都没有机会反驳他。他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让我相信没有神。他

说完了话，我问他：「如果没有神，当你遇到困难时为什么要祷告？」他就像一个正在偷窃被抓到的小偷一样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祷告？」我不许他逃避我的问题：「是我先问问题。我问你为什么祷告。请回答我。」他低头承认：「在前线，当我们被德军包围时，我们全都祷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所以我们就说：『神和圣母的灵』」这对一个寻求内心安慰的人来说确实是最好的祷告词。

我认识一对俄罗斯夫妇，都是雕刻家。当我跟他们谈神的时候，他们回答：「不，神不存在。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告诉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趣事。有一天，我们在雕刻一尊史达林的塑像。在工作时，我妻子问我：『我们讨论一下大拇指怎么样。如果大拇指不听话——我们的手指像脚趾一样——我们就握不住锤子、木槌、工具、书、甚至面包片。没有这小小的拇指，人要生活都不太可能了。那么，是谁发明了大拇指呢？我们在学校都学过马克思主义，知道天地是自然存在的，它们不是神造的。这些东西我学过了，所以我相信。但是如果神没有创造天和地，而只造了大拇指，那么因着这件小事祂也值得称颂。我们称赞爱迪生、贝尔、史蒂芬生，因为他们发明了电灯、电话、火车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赞美发明大拇指的那位呢？如果爱迪生没有大拇指，那他什么也发明不了。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敬拜这一位创造大拇指的神。』她先生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听到太太居然有此高见，就非常恼火。『别瞎说了！你明知没有神。说不定我们的房子被装了窃听器。那样我们就麻烦了。记住，没有神就是没有神，天上什么也没有！』太太回答说：『这就奇怪了。如果像我们祖先所信的那样，天上确实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有拇指就再



自然不过了。全能的神能做任何事，祂当然也能造我们的拇指。即使天上什么也没有，我还是会全心敬拜那位造了拇指的「没有」。』

从此以后，他们就相信了那位「没有」！而且他们对「没有」的信心与日俱增，相信祂不仅造了大拇指，而且造了星辰、花草、孩子，以及世上美丽的万物。

这就如当初保罗遇到的那些雅典人，一心事奉他们心中那位「未识之神」（徒 17:23）。

当我告诉他们天上确实有那么一位真的「没有」——神，一位有灵的神，祂满有爱心，满有智慧，满有真理，满有能力。祂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成就了救赎的工作。这对夫妇无法表达心中的喜悦。他们还没有认识神时就相信祂。我有责任带领他们继续前行——经历救恩和救赎。

有一次在街上我见到一位俄罗斯女军官。我上前对她说：「我知道在大街上打扰一位不认识的女士是不礼貌的，但我是一位牧师，我的意图是真诚的。我想跟你谈谈基督。」她问我：「你爱基督吗？」我说：「当然！我用全心去爱祂。」她扑进我的怀里反复吻我。作为一个牧师，这样的情形非常尴尬，所以我也吻了她，希望旁边的人认为我俩是亲人。她向我解释道：「我也爱基督！」我带她到我们家，却发现她竟对基督一无所知——绝对的一无所知——除了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她仍然爱祂。她不知道祂就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的意义。她不知道祂生于何地，死在何处。她不知道祂的教训、祂的生命，或祂的职事。对于她，我从心里感到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只知道另一个人的名字就爱他呢？当我这样问她时，她向我解释说：「小时候，我学会了透过图画来读书。「a」

就代表一个苹果，「b」就代表一个铃，「c」就代表一只猫等等。到我上中学时，我学到了保卫共产主义祖国是我神圣的职责。我学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但是我并不知道「神圣的职责」或「道德」到底是怎样的。我需要一幅画来告诉我。如今，我知道了生活中一切美丽的、值得称颂和真实的事物，我们的祖先都有一幅画。我的祖母常常对着那幅画跪拜，她告诉我画上的人叫基督。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真实！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就会为我带来喜乐！」

听了她的话，我想起了腓立比书二章十节中所写的内容：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许敌基督者能够暂时除去世上对神的知识。但是仅仅基督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力量，祂的名字能够引领一个人走向祂的光中。她在我的家里找到了基督，她非常喜悦，如今她爱的那个名字活在她的心里了。

每次我与俄国人在一起时，我心里都感到充满诗意和深远的意义。有一次一位姊妹在火车站分发单张时遇到一位俄罗斯军官，她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来到了我的家——一位高大英俊的俄罗斯中尉。我问他：「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他回答说：「我是来寻找亮光的。」我就把圣经中的精华部分读给他听。之后，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一直被蒙在黑暗里，所以我恳切地向你请教，请你不要把我带错路。请告诉我，你刚才所读的真是神的话吗？」我说那的确确是神的话。他又听我读了几个小时，他终于接受了主。

俄国人对于宗教之事毫不马虎。如果他们反对宗教的话，他们反对得很彻底；他们一旦信了主，也是全心全意地追求。这就是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统治下，信徒

们都是忠心地传福音之原因。在历史上俄国人也是有信仰的民族。向这样的国家传福音总是收获颇丰，当我们积极地与他们分享福音时，他们的世界观就完全改变了。俄罗斯整个国家及其人民如此渴慕福音，但许多人表面上却拒绝它，真是一个悲剧。

我们到俄罗斯传道带来了丰富的收获。记得有一个叫彼得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俄罗斯哪所监狱失踪的。他非常年轻，也许只有二十岁。他随着俄军来到了罗马尼亚。有一次，他在我们的秘密聚会里得救了，请我为他施浸。浸礼过后，我请他告诉大家哪一节圣经给他的印象最深，对他的得救影响最大。他说是在我们的一次秘密聚会里，读到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关两个门徒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耶稣的故事。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28节）。彼得说：「我奇怪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祂心里其实一定很想跟他们多谈一会儿。为什么祂竟然说还要往前行呢？」我对此的解释，是耶稣为了礼貌上的缘故，看看对方是否真的渴慕祂。所以后来当他们留住祂的时候，祂就欣然跟他们进去了。说到礼貌，共产党可是一点礼貌都没有。他们以暴力侵入我们的内心和思想。他们透过学校、广播、新闻、标语、电影、以及无神论会议等等，强迫我们从早到晚听他们的宣传。他们不断地鼓吹无神论调，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得听。而耶稣尊重我们个人的自由。祂只在外面轻叩我们的心扉。彼得说：「耶稣以祂的爱感召了我。」共产主义与基督之间这种强烈的对比征服了他。他不是唯一一个被耶稣的品格打动的俄国人。（作为一个牧师，我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

彼得信主以后，曾经多次冒生命和失去自由的危险，为地下教会偷运基督徒书籍到俄罗斯。最后他不幸被捕



魏恩波年轻时与妻子萨拜娜及儿子米海（迈克尔）的照片。当父母都入狱或关在劳动营时，迈克尔就成了一名孤儿，由其它基督徒照顾他。但是他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嘲笑。迈克尔后来成为美国殉道者之声（1967年10月）的第一位会长。当时这个组织被称为「共产主义世界的耶稣」。

了。我所知道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他还在坐牢。他死了吗？到底已经回了天家，还是仍然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我不得而知，只有神知道。

此外还有许多人跟彼得一样，不仅仅是得救了，而且成为地下教会的传道者。我们应该知道，一个灵魂的得救只不过是整个工作的一半，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应该负起拯救灵魂的责任。这些俄罗斯裔的信徒得救后，都成了地下教会的「宣教士」。他们奋不顾身，为主献上一切，他们常说，这只不过是那位替他们死的主尽微薄之力而已。

### 向本国被奴役的人民秘密传道

我们地下教会第二方面的传道工作是对罗马尼亚本国的同胞的工作。

共产党开始的时候，用了一套诱惑的工夫来拉拢教会领袖，但是不久他们就摘掉了面具，开始了恐怖的行动，抓了成千上万的人。从此以后，要带领一个人归主，也就变成跟在俄罗斯长久以来的情况一样，有极大的危险性。

例如，后来我自己，连同一些神曾经借着我所拯救的人也坐了牢。跟我关在一起的那位弟兄，家里留下妻子儿女一共七口。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挨饿。而且他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问他：「我带领你归向基督，叫你一家沦落到这种地步，你有没有怨恨我呢？」他说：「你使我认识了这么好的一位救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还说什么恨呢。」

自从时局变化以后，要传福音更加艰难。我们的人民深受压迫。共产主义剥夺了每个人的财产。若是农民他们就占有其土地和羊，若是理发师或裁缝，他们就占有他们的小店。不仅资本家被没收了财产，穷人们也倍受折磨。几乎在每个家庭中都有人坐牢，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人们不禁问道：「神既然是慈爱的，祂怎么能够允许罪恶如此横行霸道呢？」

同样，使徒们想在耶稣受难节安安静静地传道也不容易，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大声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类问题的最佳答案。例如，耶稣给我们讲述了拉撒路的故事，他是一个穷乞丐，遭受我们所受的痛苦——死亡、饥饿，而且常常有野狗来舔他的伤口——但是最后，天使把他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 地下教会的公开职事

地下教会在私人家里、树林里，和在地下室里——只要是方便的地方，都可以聚会。正如今天许多受控制的国家一样，罗马尼亚的地下教会处于一种部分地下状态。就像一座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改变了在街头布道的计划，因为那时这样做已经非常危险，但是仍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借着这种方式才能够得到他们。在这方面，我太太非常活跃。先由几位基督徒悄悄地聚在街头开始唱歌，等到听的人多起来以后，我妻子就开始传主的信息。每次

在秘密警察闻风赶来以前，我们已经散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别处活动，而我的妻子在布加勒斯特迈拉克萨工厂门口向几千工人传讲神和祂的救恩。就在第二天，厂里的工人因为不满共产党压制，发生暴动，很多人被枪杀。那篇信息传得正是时候！

我们虽然是个地下教会，我们照样找机会公开向群众及统治阶级的人传耶稣基督，就像当初施浸约翰为主作见证一样。有一次，我们在政府大楼前碰到总理德乔治出来，两位主内弟兄不顾一切挤出人群，向他传耶稣基督，劝他离弃罪恶，停止对人民的迫害。不消说，这两位弟兄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但是，没想到他们付出重价撒下的福音种子，后来居然结出了果子。因为，过了几年，那位总理生了场大病，他病重的时候，忽然想起以前那两位弟兄对他说的话。那些话，就像圣经里说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4:12），刺透他的铁石心肠，使他终于顺服下来接受了主。他认罪接受救主以后，带病开始事奉主。没多久，他去世了。但是，由于那两位弟兄肯付出代价，他离世后得以安然见主。及至今天，他们仍是被奴役国家中勇敢之基督徒的好例子。

在共产党的压迫下，传福音变得更加艰难，但是我们印制了好几种基督徒的小册子，通过了共产党严格的重重审查。我们在小册子的第一页印上共产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像，将书名取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审查人员随便一看，以为是地道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于是盖章通过。其实在这些书里面，过了布满马克思、列宁和史达林的几页——用来对付审查人员——之后就谈到基督的福音。共产党在搞群众示威的时候，我们就跑



魏恩波和萨拜娜及儿子米海，与其它「地下」教会的成员在一起，其中许多人都曾进过监狱。魏恩波牧师曾经组织了一批信徒向俄罗斯偷运圣经和其它基督徒书籍。他们在雪地里倒退着走，让边境线上的保卫人员误以为他们正在从俄罗斯「逃跑」。



去卖我们「共产主义」的书。那些共产党员一见里面有马克思的像，都争相购买。等他们翻到第十页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全都是有关神和基督的内容，但我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因此，我们地下教会的工作不只是秘密聚会和秘密活动，我们也勇敢地在共产主义的街道上公开向共产党的领导人传讲福音。我们知道这样做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绝不畏缩，坚持到底，直到如今。

## 地下工作

秘密警察大肆地迫害地下教会，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种属灵上的反抗）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破坏他们的无神论。所以他们只好想尽办法用邪恶的手段来对付教会。他们知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就有了主见，再也不由得他们任意操縱。他们也知道他们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不能囚禁人的灵魂——对神的信心。因此他们只好猛烈的压制。

但是，地下教会也有办法，居然打入了政府机关，甚至秘密警察里面。

我们策划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穿上那套人见人恨的制服，这样他们就能够随时向地下教会通报秘密警察的行动。他们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却不能透露真正的任务，以致受家人、亲戚、朋友的误会与鄙视。这种爱主的心可谓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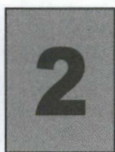
后来我在街上被绑架，被秘密囚禁了好几年，为了要打听我的下落，一位主内的医生居然加入了秘密警察！

当了秘密警察的医务人员以后，他出入那些监狱非常方便，藉此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我。他那些朋友见了他无不敬而远之，认为他已经成了共产党员。整天穿着刑警的制服，实在比穿囚衣更不好受。

后来那位医生终于在一间暗室里找到了我，把消息传出去，说我还活着。我被关了八年半之后，他是第一个知道我下落的朋友！由于他把消息传了出去，所以后来来到了一九五六年，在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借着主内朋友的极力呼吁，我有一段短时期恢复自由。如果不是这位主内医生为我舍己去做秘密警察的话，今天我很可能还在坐牢——甚至早已离世。

那些充作秘密警察的地下教会弟兄们经常给我们报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地下教会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那个圈子里；有些人已经打入了共产党的上层组织，准备随时帮助我们。他们把基督徒的身份掩护起来，在暗中事奉主。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一切便都敞开了。

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犹大」，他们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秘密警察，以致很多人被捕。共产党用尽种种的暴力，对付那些牧师和信徒，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口供。



##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 更大的……」

我一面担任公职，一面暗中从事地下教会的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那是个星期天，天气很好，我在去教堂的路上，被秘密警察绑架了。圣经中几次提到「绑架」，我一直不明白它的意思。共产党教会了我。

那时遭绑架是常事。一部车子忽然在我面前停下，挡住去路，车上跳下四名秘密警察，不由分说硬把我往里推。我被投进了监狱，在那里被秘密关押了八年多。在那八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死下落。秘密警察派了几个人，冒充是我以前同监的难友，说是参加过我的葬礼，骗得我太太伤心欲绝。

那段时间，各宗派教会被抓入狱的人不计其数。牧师不用说，连那些种田的老百姓，甚至小孩子，只要为信仰作见证，都免不了受害。罗马尼亚各处监狱爆满，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一坐牢就免不了受刑。

有些苦刑实在可怕。我不愿意时常提起我自己身受的那些刑罚，实在太痛苦了。一想起来，夜里就睡不着。

《在神的地下工作》一书里，我详细地叙述了在狱中与神同在的经历。



萨拜娜的家人（都是犹太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萨拜娜和理查得邀请一名纳粹分子来到他们家里，说服他信基督。

『魏恩波牧师叫醒萨拜娜对她说，「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我们相信他谋害了你的家人，但他现在是我们的弟兄。」萨拜娜走出去，伸出双臂拥抱了他，然后两个人禁不住痛哭。』

（参见「在神的地下工作」第七部分第九章）

## 酷刑

一位名叫傅理加的牧师，身受酷刑、火烙、刀伤之外，还被打得半死。然后狱卒故意用大管子放些饿老鼠进他的牢房，叫他时刻忙着防鼠，连觉也不能睡。如果他稍微休息一会，老鼠就会来攻击他。

他们强逼他日以继夜一直站了两个星期。共产党员想尽办法要他出卖主里的弟兄，可是终不得逞。最后，他们把他那十四岁的儿子抓来，在他面前鞭打那位少年，并扬言要一直打到他开口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为止。这个可怜的人几乎疯了。到了实在无法再忍受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说：「亚历山大，我非得把一切告诉他们不可了！再也不能忍心看你挨打！」儿子回答说：「爸爸，请你不要让孩子有一个出卖教会的父亲。坚持到底！如果他们杀了我，我是为耶稣死，也是为祖国而死。」那个共产党员发起火来，拳脚交加，把孩子打死了，墙上沾满了鲜血。他离世的时候还不停地赞美神。我们那位亲爱的弟兄傅理加目睹此情此景之后，更是置生死于度外了。

我们都被上了手铐，手铐的内圈上有尖刺。除非你完全不动，否则就会弄得皮破血流。但是监房里冷得不得了，冻得你一直发抖，两个手腕也就跟着被刺痛。

基督徒被倒挂起来，身子被打得晃来晃去。再就是被关在「冷房」里面，四壁冰封，寒气逼人。我自己就曾经没穿着多少衣服尝过这种苦。他们安排狱医，从外面一个小洞往里看。觉得里面的情形不对，快给冻死的时候，就马上叫看守者进去「抢救」出来，等到刚把你热过来的时候，又立刻把你送回去受罪。冻到只差一两分钟就致命时，又把你热过来——就这样一次次的折磨你。直到今天，有时我甚至连冰箱也不敢打开。

还有，他们把基督徒关在一个仅能容纳一个人的木箱里，没有半点活动的空间。然后从四周把几颗尖钉钉进来。人在里面不动则已，一动就挨钉子扎。我们被强迫日以继夜地站着。一旦累得支持不住的时候，只要一倾斜，钉子就会扎进身体里。如果我们移动或转身——就会遇到可怕的钉子。

共产党对基督徒的迫害超越了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亲眼看到那些共产党员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副满脸得意洋洋的样子，嘴里还叫喊着说：「我们就是魔鬼！」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而是与魔鬼的恶势力争战。共产主义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是一种灵界的恶势力，需要一种更厉害的属灵力量来对付它，那就是神的灵。

我常问那些用刑的人：「难道你们都没有良心？」他们就搬出列宁的一句话说：「要炒蛋，就得先把蛋壳打破；要锯木，就免不了木屑飞溅。」我又问：「这句列宁的话我也知道。但是木头是死的，人是活的。锯木的时候它毫无感觉，人就大大不同了。你打人的时候，人会疼，母亲们都在哭泣。」但是说也没有用。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除了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人与木头和蛋壳都只是物质而已。这样一来，无论他们怎样心狠手辣，都毫不在乎了。

那些无神论者的残忍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一个人心中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时，他就不能称为人了。这人心里的罪恶是无边的。那些施刑的共产党员常说：「没有神，没有来生，没有审判。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听到其中有一个党员甚至这样说：「我

不相信神，如果有的话，我得感谢他让我活到现在，让我有机会大发狠心。」这家伙狠得很，手段残忍毒辣之至。

如果一条鳄鱼吃人，我会非常难过，但我不会指责鳄鱼。因为它没有道德的观念。所以也不必指责共产党了。共产主义者的心里已经没有什么道德观念。他们巴不得心越硬越好。

不过我倒跟他们学到了点功课。那就是，你既然能够彻底拒绝耶稣，那我也就决心彻底不给撒但留下半点余地。

后来我在美国，曾经向参议院安全小组作证，提到那种种惨无人道的情形。例如，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一连四日四夜。然后把十字架放下来，让几百个囚犯在被绑的人脸上身上大小便。之后再吧十架竖起来，共产党员在旁边嘲笑说：「瞧瞧你们的基督！多好看！还给你们带来天上的香气。」还有，一位牧师受尽了刑，弄得他几乎发神经。然后又强迫他以人的大小便当圣餐派给信徒。这件事发生在罗马尼亚皮特斯蒂监狱内。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情愿死掉，免得让大家这样嘲笑他。他说：「请你不要论断我！我受的苦比耶稣受过的还多！」圣经里面有关地狱的描写，以及但丁所描写之炼狱的痛苦，都无法与共产党监狱里面的酷刑相比。

以上这一切只不过是皮特斯蒂监狱里一小部分的情形。还有许多其它的简直无法用言语述说。而且，说多了我会受不了的。它们太可怕，太不人道，不宜宣之于笔墨。这就是铁幕里主内弟兄们所遭受的痛苦，如今他们仍在走这条道路！

如果让我继续讲述共产党的种种酷刑和基督徒的自我牺牲，我永远也讲不完。不仅共产党的酷刑会公诸于

世，而且监狱里的英雄事迹也会人尽皆知。狱中那些英雄的例子会大大鼓励仍然享有自由的弟兄们。有一位米兰·海莫维奇牧师，可真是信心英雄当中有数的一位。监狱里面，谁要是犯了规，就得挨二十五下鞭。因为人太多，看守者根本记不了那么多名字，搞不清楚谁是谁，所以常常每当叫名字的时候，海莫维奇牧师就自动出去替别人挨打。因此他很受人敬重，也让基督得着了荣耀。

有一位年青的女孩子也是我们地下教会的同工。共产党的警察发现她暗地里传扬福音，并教导孩子们认识主耶稣。他们决定逮捕她。他们存心让她受最大的痛苦和折磨，故意拖了几个礼拜，等到她结婚那天才下手。在婚礼那天，她穿着新娘礼服——那本应是一个女孩子一生最美好快乐的日子！忽然一批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新娘看到他们进来，从容地把手一伸，他们粗鲁地给她上了手铐。她望着她的爱人，然后亲亲手上的锁链说：「我感谢我天上的新郎，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这副手饰。我感谢祂，让我配得上为祂受苦。」他们把她拉走了。留下一群基督徒陪着新郎，相对而泣。他们知道她落在共产党看守者的手里，一定会吃尽苦头。她的新郎一直在等待她。五年后她获释的时候，已是憔悴不堪，看起来仿佛老了三十几岁。她说，为了主，这一点点牺牲实在算不了什么。何等纯真，何等可爱的基督徒！

### 抵抗洗脑

西方人可能听过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所谓的洗脑。我自己是过来人。说起来，那真是一种非人的摧残。我们被强迫每天连续坐十七个小时——连续几个礼拜、



几个月，甚至几年——听下面的话：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基督信仰混帐！

基督信仰混帐！

基督信仰混帐！

放弃吧！

放弃吧！

放弃吧！

很多基督徒问我，像这种洗脑方法，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我认为对付洗脑的唯一办法，就是：「洗心」。如果心被主的爱洗过，且又爱祂，无论什么痛苦你都受得了。就如新娘对新郎，母亲对孩子，还有什么不愿意付出的呢？如果你爱主就像马利亚一样，主是她臂弯里的一个婴儿；如果你爱耶稣就像新娘爱新郎一样，那么你就受得了一切的痛苦。

神不是看我们能够忍受多少苦，而是看我们的爱心有多少。那些在铁幕里受捆绑的基督徒，的确有爱心。他们爱神，也爱人，这是我可以为他们作见证的。

苦刑、虐待，一直未完。每当我昏过去，或是迷迷糊糊的时候，用刑的人看到再也逼不出口供来，就把我送回牢房去。我在监房里躺着，半死不活，也没人管，等到稍微恢复一点力气时，他们就又来了。很多人就这么死去了，但是我居然每次都捱得过去。后来几年，我被囚禁在好几个监狱，背脊骨有四节被打断，还加上许多其它的骨折。身上被斩了十几刀，烙了十八个洞。

后来我与家人被赎出去，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到挪

威的奥斯陆，那些医生看过我身上所有的伤疤和肺部的结核后，都说我能够活到今天，真是个大奇迹！就医学上来说，我早就该死了好几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个奇迹。神真是一位行奇事的神。

我深信神行了这个神迹，是为了使我能够代表铁幕后的地下教会，向自由世界的信徒呼吁。神让我一个人活着出来，是为了要我为那些在苦难迫害中忠心事主的弟兄姊妹们传出这个信息。

### 一度自由——再度被捕

到一九五六年，我已经被关了八年半。体重减轻了许多，伤疤倒是添了不少，拳打脚踢、挨饿、精神压力、疲劳轰炸，被讥笑、威吓、隔离。尽管这样，他们在我身上还是一无所获。因此，他们非常泄气，况且当时各方面还在继续为我提出抗议，就干脆把我放了出来。

他们让我复职，才一个礼拜。只讲了两次道，就把我叫去。说不准我再讲道，连任何宗教活动都不许再参加。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讲道的时候提到「忍耐、忍耐、再忍耐」。警察冲着我大吼：「这等于你在劝他们忍耐点，等美国人来救他们。」我又说过，时代的轮子在转动。「你这明明在告诉他们，共产党迟早会垮。简直全是反革命的谎话！」这么一来，我公开的教会职事就此结束。

当局很可能以为这回我一定怕了，不敢再做地下教会的工作。但是他们错了。我暗地里，在家人一致支持下，又开始了从前的工作。

我又开始地下传道的工作，行踪飘忽，靠着大家的帮忙替我掩护。讲到无神论的邪恶、败坏，我身上的伤痕正见证了我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勉励软弱的弟兄们全心信靠神、勇敢起来。我带领一个由传道人组成的地下传道网，大家互相合作，为传福音同心协力。神蒙蔽了共产党员的眼睛，让我们的事工得以展开。

警察对我的动态与行踪一直很「感兴趣」。最终他们总算没有白忙，我的工作又被发现了，于是再度入狱。这次他们没有关我的家人，也许是因为上次的事情闹得很大，他们不无顾忌。我上次坐了八年半的牢，然后有几年获释的自由时间。这次一坐，又是五年半。我第二次入狱在许多方面比第一次还要糟。由于以往的经验，我在心理上有了准备。而且我的身体一开始就垮得很厉害。但是，地下教会的工作竟然在共产党的监狱里面有了进展。

## 我们做了交易：我们传，他们打

就像今天受控制的国家一样，监狱里绝对禁止传道。任何人只要被抓到了，就要受一顿毒打。我们中间有些人决定为了传道，而不惜付上代价：明知故犯。我传我的，你打你的，两厢各享其乐，皆大欢喜。

以下是我司空见惯的一幕。一位弟兄正在向另一位囚犯传福音，忽然冒出几个看守，把话题打断，不由分说把他拖到走廊他们的「刑房」里。大打一顿之后，把他送回来往地上一扔，已是满身青红挂彩，倒在监牢的地板上。只见他慢条斯理地在痛苦中把身子坐直，整一下衣裳，开口说：「各位，先头我讲到哪里了？」然后，

又接着讲他的福音信息。

这是我所见过最美好的事！

有时这些传道者是外行人，只是受了圣灵感动的普通人，但他们都讲得非常好。他们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讲道可不是闹着玩的。看守者随时都会进来把传道者拖出去打个半死。

在格拉监狱有一位兄弟名叫古力可，被判死刑。他们慢慢地把他打死，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他们用橡胶棒打他的脚底，然后把他扔在一边。过几分钟再来打他，如此反复几次。他们打他的要害部位。然后找医生给他打针。稍微恢复之后就给他吃上好的食物以恢复他的力气，然后接着再打，直到最后，他被这种慢性的打法折磨至死。当时的主凶之一，是共产党中委会的一个委员，名叫雷克。在虐打的过程中，雷克也像其它共产党员常对基督徒说的那样对古力可说：「你该知道，我就是神。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手里。你天上那位神可救不了你。做主的是我，我要你活你就活，我要你死你就死。我就是神！」他就是这样侮辱基督徒。

这位弟兄古克力临危不乱，回答得很好，这些话是后来雷克自己告诉我的。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话的确有它的道理。每一条毛毛虫如果在正常发育下去都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神当初造你，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刽子手。神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造你的，你里面有神的性情。许多像你一样迫害人的人已经意识到，就像使徒保罗那样，以凶杀残暴为耻，他们本来可以走一条更美好的路。于是他们重新得到了神的性情。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是神』。相信我，雷克先生，你生命的目的是要成为神的样式，有神的性情，而不是当一个残忍

的凶手。」

当时的雷克根本就不理会这些话，就如当初大数的扫罗，毫不把司提反的见证放在心上。但是后来那些话终于在他里面动了工，使他看到那就是神对他的呼召。

我们从肉体的苦难里，体验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圣灵乃是身体的主人。我们常常在受刑的时候，灵进入了主的荣耀、主的同在里面，而肉体受苦的感觉似乎跟灵离开得很远。

甚至当我们每星期只有一片面包、一碗肮脏的汤时，我们还是照样有「十一奉献」。每隔十个礼拜，我们就把自己那片面包送给身体比较软弱的弟兄们，算是我们对主的「十一奉献」。

当时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他被允许见他太太最后一面。以下是他的诀别之言：「妳要知道，我虽然死了，却还是爱那些杀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所以我最后请求妳一件事，请妳也爱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杀了妳所爱的人，而恨他们。让我们在天上再见。」当时有一位秘密警察的官长在场，听到这些话，非常受感动。后来他自己也信了主，并因此入了狱。这个故事就是他在狱中告诉我的。

在特尔古监狱里，有一位很年青的弟兄名叫麦契维西。他十八岁时就入了狱。因为受刑过多，得了很重的肺结核病。他家人听说他病重，给他送去一百瓶链霉素。这些药真可以说与他的生死攸关。监狱里的官员把麦契维西叫去，把那包裹给他看，说：「这些药可以救你的命。但是按照规定，家里送东西来你们是不准收的。不过我个人倒想帮你一个忙。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我也不愿意你就这么死在监狱里。但是你得给我一点点方便，让我

可以帮得上你！不如供给我一点不利于你那些难友的资料，那么我在上司面前就有理由，说我为什么特准把药给了你。」麦契维西答说：「我绝不愿苟且偷生，做一个出卖朋友的人，叫我以后没脸照着镜子看自己背叛的面孔。我绝不接受你的条件，我宁愿死。」那个秘密警察的官员跟麦契维西握了一下手，说：「真有种。我早就晓得你会这么说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建议。你要知道，你那些难友里面有些人已经做了我们的内线。他们自称也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正在揭发你们。不过我们总觉得他们靠不住。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诚意。这些人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出卖朋友的人，他们将你的言行通报给我们，可真是害你不浅啊。我知道你不会出卖你的同道。不过倒不妨把这些出卖你的人的情形说给我们听，也可以救你自己一命！」麦契维西象第一次一样立即答道：「我是个基督徒。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这些人即使出卖了我们，害了我们，我还是不能以恶报恶，反告他们。我只是可怜他们，为他们祷告。总之，我是绝不愿跟共产党扯上什么关系的。」话说完了，那官员把麦契维西送了回来，他就死在我住的那间牢室里。我看着他死去，临终的时候还不断地赞美神。爱竟然胜过了一个人对生命的恋栈！

如果一个穷人，非常爱好音乐，他会把最后剩下的几块钱拿去买票听音乐会。即使他随后就一文不名，他也不感觉沮丧，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最美妙的音乐。同样，我在监狱里失落了多年的时光，也不灰心沮丧。因为我看到了非常美好的信心。在狱里，我只不过是软弱而微不足道的一个，却有幸跟一些伟大的圣徒、信心的英雄在一起。这些人并不亚于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甘心乐意为基督死，其心灵之美实在难以述说。

我提到的那些事，算不得是什么特殊的例子。不平凡的事迹在地下教会里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地下教会真是一个回到起初爱心的教会。

入狱前，我非常爱主。如今，自从在监狱里看见了「基督的新妇」——祂灵里的身体——之后，我要说，我爱地下教会如同我爱主自己一样。我见到了她的荣美，她的牺牲！

### 我妻儿的遭遇

我被捕离开妻子以后，她音讯全无。过了很多年才听说她也被关了起来。女基督徒在狱中所受的苦远超过弟兄们。很多女孩子遭到看守者的强暴，受到了可怕的侮辱。妇女们被迫做苦工、挖运河。其劳动量跟男人一样。冬天里也得照样挖泥。他们把妓女找来作监工，极尽虐待信徒。我妻子为了生存，曾经像牛一样吃过草。大家饿得厉害，只好抓蛇抓老鼠来充饥。星期天，那些看守者喜欢恶作剧，把妇女们往多瑙河里扔，再把她们拉上来，再丢下去，再拉上来，以此取笑作乐。我太太就吃过这种苦头。

我俩被捕以后，留下儿子米海独自流浪街头。这孩子从小在信仰上就很敬虔。九岁那年，父母被捕，使他在信心生活上遇到了一个危机。他心头又苦又恨，开始怀疑他的信仰。他在这个年纪所遭受的困难，真是超过了一般小孩子的经历。同时还得想办法给自己谋生。

在当时，济助受难基督徒的家人是犯法的。两位妇女，为了照顾我的孩子，后来被捕遭到毒打，被打跛了腿。另一位妇女冒生命的危险把米海留在她家里，结果

被判了八年徒刑。她所有的牙齿都被踢掉，骨头也被打断。而且她也被打成终生的跛子，不能工作。

「米海，信耶稣！」

十一岁的时候，米海开始有了固定的工作。苦难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心。我妻子萨拜娜入狱后两年，他们准他去见她。他到共产党的监狱去，隔着铁栅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她又脏又瘦，满手起茧，穿着一身褴褛的囚衣。米海几乎认不出她。她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米海，信耶稣！」看守者一听之下，马上一股蛮劲把她拉走。米海边哭边看着他母亲被拉走。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得救了。他想，人在这种环境之中还能够爱耶稣，那么祂该是真救主。后来他说：「不说别的，只看我母亲的信心就足以让我相信了。」就在那天，他完全接受了主。

他在学校里也得不断地奋斗争战。他是个好学生，于是校方颁给他一条红领巾，这是共产主义先锋队队员的标志。我儿子说：「他们关了我的父母亲，我永远也不要戴他们那种领带。」为此，他被开除了。一年后，他又进了学校，他不让人家知道他父母是正在坐牢的基督徒。

后来有一次每人得写一篇反对圣经的论文。他就这样写：「反对圣经的理由不够充分，那些引证的话也都是假的。显然，教授自己根本就没有看过圣经。圣经跟科学并没有冲突。」这么一来，又被开除了，这次他不得不休了两年的学。

最后他们准他进神学院。里面教的是「马克思神学」。一切都按照卡尔马克思的模式来解释。米海在班里公开提出抗议，其它学生予以响应。结果他又被开除了，神



学课程没有读完。

有一次在学校里，一位教授发表一篇无神论演讲。我儿子起来反驳他，说他误人子弟，责任非同小可，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支持。像这种情形，一定得先有一个人敢带头发言，然后其它人就都会齐声拥护。

为了能念书，他得常常瞒着别人，不让人家知道他是正在坐牢的基督徒魏恩波的儿子。但是常常都瞒不住，接下去又是相似的情形——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然后开除。

米海也吃尽了挨饿的苦头。在共产主义国家，基督徒坐牢以后，他的家人就几乎饿得半死。因为谁要救济他们，谁就犯了滔天大罪。

现在让我说一下我所认识的一家人。有一位弟兄因着为地下教会工作而入狱，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九岁，都找不到工作。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工作是由政府分派的，而那些基督徒「犯人」的子女是不予分派工作的。各位基督徒，请你先不要以道德的眼光来评判这件事；先要看看这个事实。那两个基督徒殉道者的女儿——她们自己也是基督徒——为了养活她们几个小弟弟和生病的母亲，竟然当了妓女。她们十四岁的弟弟目睹此情形，发了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几年以后，当入狱的父亲回来时，看到这情景，只能祷告说：「神啊，求你再把我把送进监狱。我实在不忍看见这种情形。」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因为向儿童传福音，真的又进了监狱。他那两个女儿不做妓女了，她们分派到了工作，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那就是：她们要给秘密警察做线民。因为她们是受难基督徒的女儿，所以到处都很受老百姓的尊敬。她们就把听到的一

## 为主受苦

切报告给秘密警察。各位还在自由世界里的，请你们不要只说这种事情很丑陋，败坏道德——也的确是——同时也要问问自己：这些悲剧的发生会不会是由于你忽略了她们，没有帮助她们呢？



# 3

## 被赎获释到西方工作

我两次一共坐了十四年的牢。在这期间，什么书也看不到，更不用说圣经了。我甚至连字都忘了怎么写。由于挨饿、受刑，加上药物作用，让我把圣经都给忘了。但是，我在坐满了足足十四年的那一天，脑子里突然来了一句话：「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创29:20）

过了没多久，国内有一次大赦，我就被放了出来。这次释放多半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影响。

我与妻子再度重逢。她坚贞不渝地等了我十四年。我们开始了贫穷的新生活，因为每次他们抓人时，连同那人所有的财产都「夺去」了。

牧师、神父放出来之后，可以派到一间小小的教会。我被派到一间教会，在一个名叫阿索瓦的小镇上。共产党的宗教部警告我说，那间教会现在有三十五位教友，将来多一个都不行！他们还告诉我，说我一定要给他们做特务，把每一个会友的情形报告给秘密警察，同时还得拒绝所有的年青人。这就是共产党如何利用教会作为他们控制人民的「工具」。

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讲起道来，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听。因此在官方教会里我从来没试着这么做。我还是继续地下教会的工作，虽然危险，却是美好甘甜。

在我失去自由的那几年里，神动了美好的工。地下教会开始受到自由世界注意和关心。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基督徒开始支持我们，也为我们祷告。

有一天下午，我在一个小镇里的一位弟兄家里稍事休息。忽然他把我叫醒，对我说：「几位海外的弟兄来了。」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也有不少人在关怀我们。他们有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救济那些受难基督徒的家人，同时从外面把基督徒书籍和各种支持私运进来。

于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我会见了六位担任这方面工作的弟兄。他们跟我谈了很久。后来他们对我说，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曾经入狱十四年，很想见见他。我说，那就是我。他们说：「我们想象中那人应该很忧郁。不会是你吧，看你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说那的确是我，因为知道他们已经来了，从此以后有人关心我们，所以特别高兴。慢慢地，援助开始源源而来。我们在暗地里收到很多圣经和基督徒书籍，以及给受难信徒家人的救济。有了外来支援，我们的工作大为得力。

我们不仅在圣经书籍方面得到提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对我们的爱心，带给我们的安慰。以往几年，被洗脑的时候，我们听到：「再也没有人爱你了，再也没有人爱你了，再也没有人爱你了。」如今，我们看到英美国家的信徒们不顾生命危险前来帮助我们，足以证明他们的爱心。后来，他们参照我们的意见，计划出一些秘密工作的方法。房子虽然被秘密警察看守，他们还是有办法不知不觉地潜了进来。

通过这些方法偷运进来的圣经是无价之宝，它的价值不是美英等自由国家里的基督徒所能体会到的，他们的圣经之多，真如汗牛充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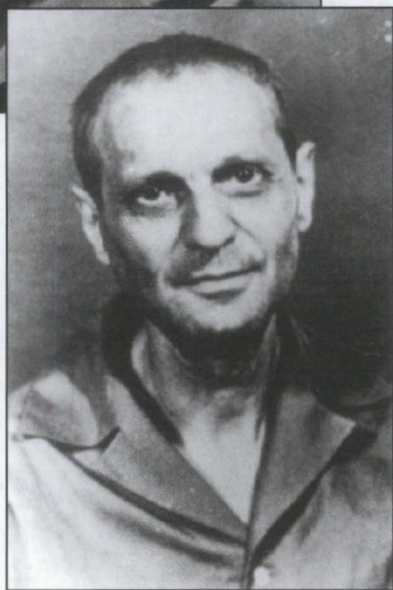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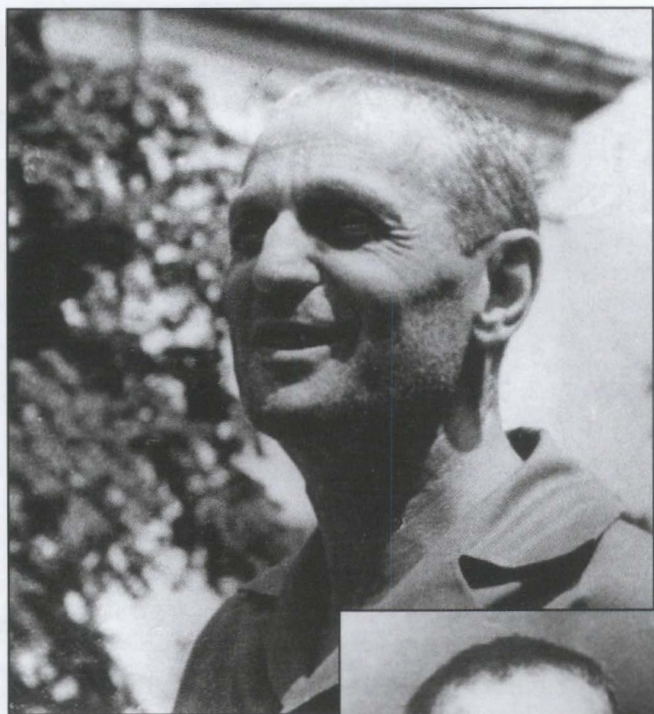
如果没有海外信徒物质上的帮助，我跟我家人就活不到今天。这不单是我，也包括了很多其他在共产国家里的地下教会领袖，以及苦难中的圣徒。自由世界的宣教团体在物质上，尤其在精神上，给予我们很多的援助。我亲身体会，可以给大家作见证。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神给我们差来的天使一样。

因为地下教会有了新发展，所以我第三次被捕的危险性非常之大。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基督教团体——挪威的犹太人归主协会和希伯来基督徒协会——为我向共产党政府付了一万美元的赎金，这是政治犯的五倍价格，让我可以离开罗马尼亚。

### 我为什么离开罗马尼亚

本来，即使环境再危险，我也不愿意离开罗马尼亚，但是地下教会的领袖们要我借着这个机会离开，可以为地下教会向自由世界发出呼吁。他们希望我能够代表他们，把他们的苦难和需要告诉西方世界的人们。虽然我人来到了西方，但是我的心还是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各位实在有必要知道地下教会的苦难、奋斗及其工作，这也是我的使命，否则我就不会离开罗马尼亚了。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秘密警察两度把我叫去。他们告诉我那笔钱已经收到了。（共产主义使罗马尼亚的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政府借着贩卖公民来增加收入。）他们告诉我：「到了西方国家你可以尽情地传讲耶稣，但是不许招惹我们！反对我们的坏话你一个字也不许提！老实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多嘴，旧事重提的话，我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花一千美元就可以找个流氓来干掉你，我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监狱里关押了十四年以后，魏恩波牧师以他绝对的爱与宽仁之心震惊了西方国家的许多基督徒……他憎恨共产主义的罪恶，却依然爱每一位共产党员。

们也可能绑架你。」（我在监狱里就曾经跟东正教的主教卢华西一同住过，他是在奥地利被绑架带到罗马尼亚来的。他们拔掉了他所有的手指甲。与我同监的还有几个人是从柏林给绑架来的。住在意大利和巴黎各地的罗马尼亚人也有遭绑架的。）他们又告诉我：「我们也有办法破坏你的名誉。散布一些谣言，诸如桃色新闻、偷盗财物、年青时的荒唐事之类。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天真得很，最容易上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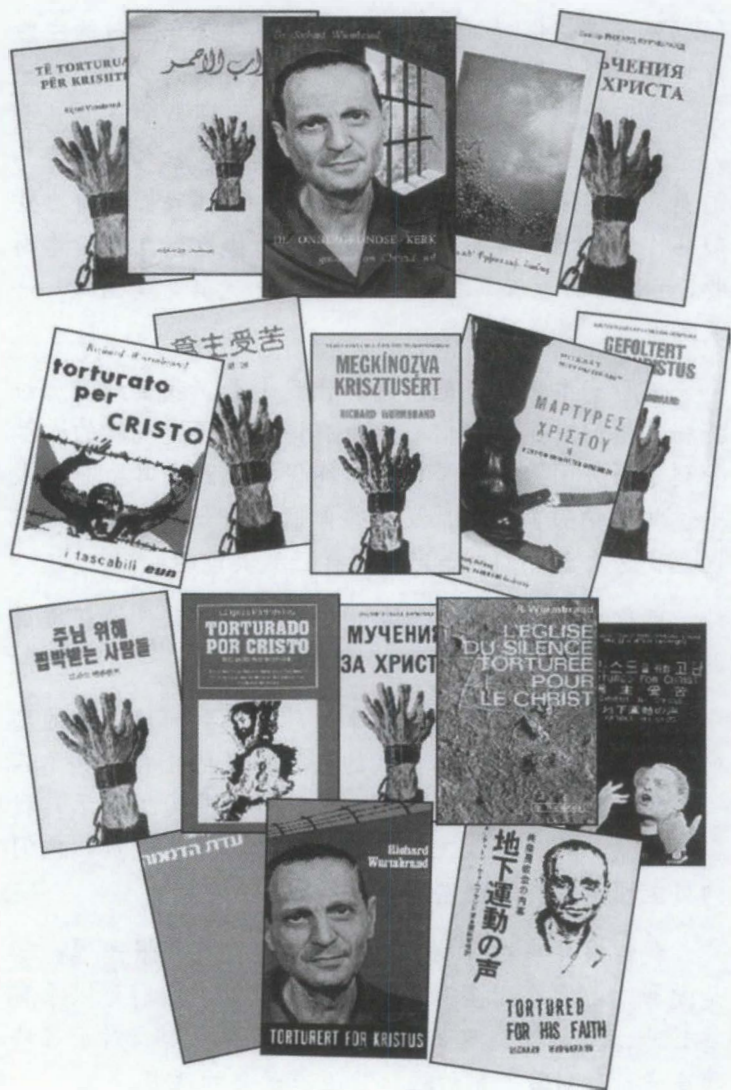
威胁一番之后，他们总算让我走了。我曾经经历过洗脑，他们对此很有信心。也有许多经历过洗脑的人尽管到了西方国家，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缄默。甚至有些人吃过共产党的苦头后，反而替他们吹嘘一番。所以他们以为我这次出去，也一定会照样三缄其口的。

就这样，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与家人被获准离开了罗马尼亚。

离开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来到一位上校的墓前，他就是当初下令逮捕我的人，也是他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在他墓前放了一朵花。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决心尽我一生，把我主基督的喜乐带给共产党员。他们的灵里面是何其的空虚！

我憎恨共产主义制度，但爱那些人。我恨恶罪，却是爱罪人。我全心全意爱那些共产党员。他们可以杀害基督徒，但是摧毁不了基督徒对他们的爱心。对于那些共产党员和对我行刑的人，我没有丝毫的怨恨。

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已经被翻译成七十多种语文。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 4

## 基督耶稣的爱

犹太人中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当神从埃及把他们的祖先救出来，埃及的追兵在红海被淹没之后，那些天使也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唱那得胜之歌。神对那些天使说：「犹太人是人，他们逃了出来，当然会高兴。但是我倒希望你们能够稍微冷静一下。埃及人也是我造的，我岂不也爱他们吗？他们的际遇悲惨，令我忧伤。你们何竟无动于衷？」

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如果约书亚遇到的那位只不过是一个凡人，那么他的回答可能是：「我是帮你的」，或者「我是帮你敌人的」，甚至说「我是中立的」。这些就是凡人对这个问题所有可能的回答。但是约书亚遇上那位不是属乎血气的，而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当约书亚问他是帮助以色列人还是反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又相当难懂：「不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一位是来自至善属灵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没有偏见，只有完全的了解，完全而至高的爱。

但是基督徒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们是神的儿女，与

神的性情有分。所以我虽然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却不会恨那些人。他们也是神造的；我怎么能够恨他们呢？但是我也无法成为他们的朋友。友谊意味着两颗心的相通。而我与他们之间没有相通的地方。他们讨厌提到神，而我是爱神的。

如果你问我：「你对那些共产党员的态度如何呢？」我的回答会很复杂。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我绝对反对这种主义，我要跟它斗争到底，直到把它消灭为止。但是，在灵里，我是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那种「不是的」立场之境界里面。在那种境界里面，共产党那些人虽然作恶多端，也有可爱的本性，可以追求人生最高的目标，模成基督的样式。

因此，我的心愿是要向共产党员传福音，告诉他们基督的好消息，祂是我的主，祂也爱共产主义者。我主耶稣曾经说过，祂爱每一个人，宁愿撇下九十九只羊，为要寻找那迷失的一只。使徒和历代的圣经教师都高举基督的爱。圣麦加理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说，我什么人都爱，就只有他我不能爱，说这种话的人就不配做基督徒，因为他的爱还是很有限的。」圣奥古斯丁教导我们说：「即使全人类只有一个罪人，耶稣还是会为了这个人降世，钉十字架。因为祂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基督徒的教训很明了。神爱世人，而那些共产党员也是人，神也爱他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我们憎恨罪，却怜悯罪人。

我们知道基督爱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也要爱他们。

我曾亲眼看到在共产党监狱里面的基督徒，有的人脚上挂了五十磅重的铁链，有的挨烧红的火烙之苦，有的被强行灌下数汤匙的盐，然后不让他们喝水，要他们

挨饿、鞭打、受冻——但是他们还是热切地为那些逼迫他们的祷告。

在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可是，这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的工作。

后来，有些曾经苦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连他们自己也被关了进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不但关别人，连自己人也关，包括那些高级官员。现在打人者与被打者关在一起。对那些非基督徒来说，这正是趁机报复的机会，可以打他们出一顿气。遇到这种情形，基督徒就出来保护那些共产党员，有时也陪着挨打，还蒙上一个与共产党狼狈为奸的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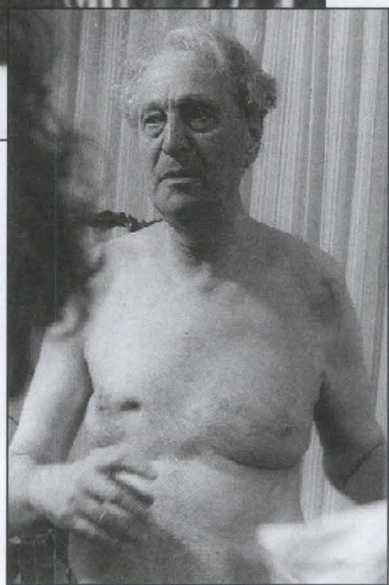
有一位共产党员，以前苦待基督徒，后来也入了狱，还生了病。我亲眼看到一些信徒把他们唯一的一片面包给了他（当时我们每星期每人只有一片面包。）有的信徒自己在生病，还把关系我们生死的药给了他。

罗马尼亚前总理佑纽·曼留信了主，后来死在狱中。他最后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朝一日共产党在罗马尼亚被推翻的话，那些一直受欺压的老百姓一定会起来报复。基督徒这时该冒死到街上保护那些共产党员，免得他们被曾受他们压迫的忿怒群众所杀害，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神圣职责。」

在我初蒙恩的那段日子，每当走在街上，看到每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心头就感到一阵痛苦，像刀割火烧似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得救了没有。教会里如果有人跌倒，我会为他们哭上好几个小时。这种感觉逼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再活下去。我心里一直有引人归主的负担，这当然也包括了共产党人。



魏恩波牧师在美国国会上作见证，他脱掉衬衫，露出了他受迫害后留下的伤疤。他通晓数国语言，引证了刊登在苏联报纸上关于教会的谎言。



我们在狱里有时候被隔离禁闭，。我们饿到无法想象的程度；用药过度，把人给弄得像白痴似的。我们瘦得皮包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祷告。主祷文已经是太长太长了，无法集中心思念。我唯一的祷告，重复了又重复，就是：「主啊，我爱你。」

然后有一天，主的荣光照亮了我，祂说：「你爱我吗？现在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是爱到什么程度。」立刻，我的心像着了火似的，那股火热就如熊熊的烈焰。当初两个门徒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他们说当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现在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体会到主的爱，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命。那些共产党员虽然罪大恶极，神还是爱他们，给他们悔改得救的机会。

他们虽然仍在不断地作恶，但是「爱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众水不能熄灭爱，大水也不能淹没爱」（雅歌8:6、7）。坟墓要吞没所有的人，不分贫富、老幼、种族、国籍、政见，一律平等看待。基督的爱也是包括所有的人，为要拯救他们。

有一位传道人被打得半死，被扔进我所住的那间牢房里。他全身上下都是血，我们给他敷洗。一些同囚者就咒骂共产党员。那位传道人呻吟着说：「请不要咒骂他们！安静一点，我想为他们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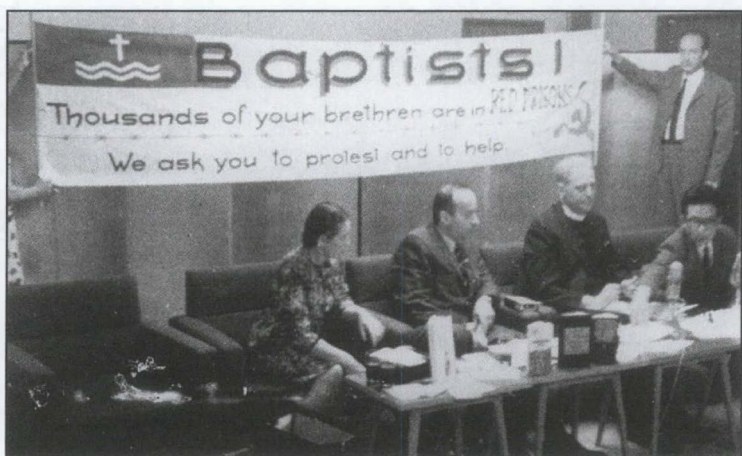
### 如何在苦中有乐

当我回顾狱中十四年的生活，发现其中也偶有快乐的时光。非基督徒的囚犯和那些看守者看到基督徒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依然有喜乐，就感到惊讶。有时候我们还



「作为地下教会的一页，我从苦难中挣扎生存到现在。我把失去的弟兄们的信息、呼吁和恳求带给你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定要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共产主义世界及其它被压制的国家。一定要帮助那些殉道者的家属。」

魏恩波牧师在许多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抓住每一个机会，呼吁西方国家不要忽略了「信徒一家的人」(加 6:10)。



唱起歌来，也因此挨过打。有些人即使知道唱完歌以后就要去受刑，他们还是照唱不误。基督徒在狱中有时候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也许有人会问，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怎么还高兴得起来呢？

我在狱中常常思想到主对门徒所说的那句话：「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路10:23）当时门徒刚从巴勒斯坦各地回来，所见到的尽都是悲惨的光景。在外人统治欺压之下，到处都是痛苦。门徒们所接触到的是生病的、得瘟疫的、挨饿的、伤心的。所进的人家多有人因爱国而被捕的，留下妻子父母伤心饮泣。这一切都是极悲惨痛苦的。

然而主耶稣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这是因为那些门徒不只是单单见到了苦难的光景，他们也看到了这位万物的救主。就如爬在叶子上的蝶毛虫，在过了那种又丑又苦的光景以后，就会变成美丽的彩蝶，翩翩于花丛之间。这种苦尽甘来的应许和认识，也就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

我周围有许多位「约伯」，有些人吃的苦比约伯还要多。但是我深知约伯的结局，他后来得到的比从前所有的增加了一倍。我周围也有不少的拉撒路，又穷又饿，浑身生疮。然而我确信将来天使一定会把他们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我看到了他们将来的光景。眼前这一群破烂、肮脏、软弱、为主受苦的人，正是来日戴上荣耀冠冕的圣徒。

照样，在那些逼迫人的人身上，我也盼望着大数的



自从被释放出来以后，魏恩波牧师曾在数千个教会崇拜和特会上讲道。如今殉道者之声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国际基督徒协会。下图就是第一届董事会会议其中一张相片。





扫罗会变为圣徒保罗。事实上，有的已经成了保罗。有些秘密警察领受了我们的见证，信了耶稣，并且甘心乐意为主坐牢受苦。尽管我们被鞭打，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但是谁知道他们不会成为另一个在腓立比得救的狱卒。我们梦想他们有一天会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当基督徒被淋得满身粪便，被缚在十字架上，受人讥笑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各各他的群众，事后各人为罪而捶胸。

监狱是共产党员得救的一个好地方。我们对他们抱有负担，在苦刑中学习爱他们。

我家里有很多人都遭遇了暗算。后来就是在我家里，那个杀手得救了。在地点上说，可真是非常合适。照样，监狱里面也是向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一个好地方。

同样的一件事情，神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同，就如我们所见的跟一只蚂蚁所见的也会有所不同。就人看来，被淋得满身粪便，再给缚在十字架上是一件不堪想象的事。但是圣经称基督徒所受的苦为「至轻的苦楚」。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四年，在人看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圣经里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共产党所犯的罪虽重，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宽恕的，但在神的眼里却是至轻的。他们的暴政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但在神面前，一千年就如同一日，因此他们也只是短暂的迷途。只要他们肯认罪悔改，还是一样可以得救。

天国的门也同样对共产主义者敞开，神的光也会照耀他们。他们也能像其它人一样悔改，而我们必须唤醒他们悔改之心。

只有爱才能改变共产党员和恐怖份子（这里所说的爱，绝不是指向共产主义妥协，甚至迎合他们。现今许多所谓教会领袖就是走妥协的路）。这些盲从者值得憎恨。希特勒是个反共主义者，但他也憎恨共产主义者。相反，他没有去征服他们，而是帮他们赢得了世界三分之一人民的支持。我们身在狱中，而心在爱中，仍然计划着向共产党员传福音，首先想到的就是共产党的统治阶级。

一些宣教团体的负责人，看来对教会的历史所知甚少。当初挪威是怎样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是因为国王欧拉夫信了主。俄罗斯国王弗拉基米尔得救以后，福音才传进了俄罗斯。匈牙利国王圣司提反蒙恩后，全国就基督化了。波兰也是一样。在非洲，如果部落的首长信了主，整个部落就会跟着信。如果我们只对一般平民传福音，虽然可以让他们成为很好的基督徒，然而这些人对整个国家的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得着那些领导人，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他们会影响人心。得着他们，也就得着了整体。就布道的观点来说，共产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是其它社会制度所没有的，那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假如美国总统入了摩门教，整个美国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摩门教的天下。但是如果共产国家的领导人信了基督教，那么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这种国家里领导人物的巨大作用。

但是，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没有可能信主呢？看来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些人本身就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并不比那些受害的人来得安全。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头目最终不是入了狱，就是被他们自己的同志枪

毙，在中国也是如此。

那些内政部长，像雅各布布布达、叶绍夫、贝利亚之流，显赫一时，最后还是像那些反革命分子一样被一颗子弹了结了生命。在几年前，苏联内政部长薛立平，以及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乐可维都给整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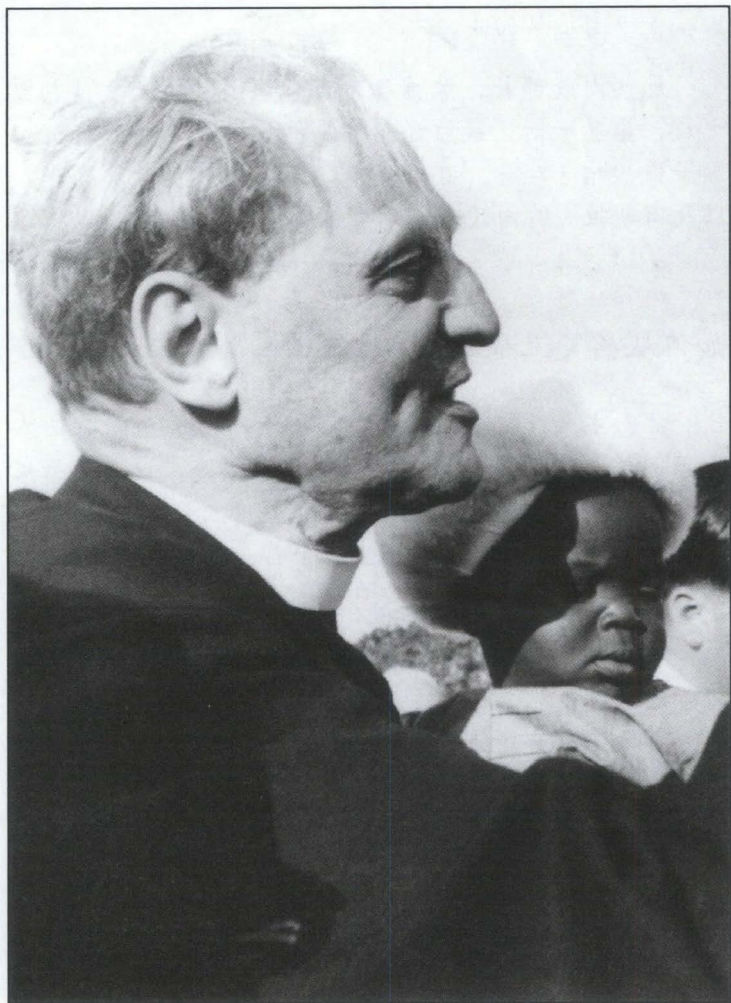
### 如何从属灵上帮助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政权弄得人人痛苦，连那些得势当权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提心吊胆，生怕党情骤变，说不定三更半夜一车秘密警察进来把他们带走。我个人认识不少的共产党要人。这些人在精神上个个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给他们安息。

如果共产党的统治阶级信了主，这世界就不会受核战争的破坏，人民也不会挨饿，因为目前共产国家的收入大部分用在军事方面。那些人要是信了主，国际间的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教会的胜利，也是神心意的满足。很多本来不容易工作的地区，像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如果其统治者信了主，下面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使情形好转过来。

我年青的时候是个激进的无神论者。我知道共产党跟相信无神论那些人，得救以后会非常爱主，因为他们以前犯的罪很多。这情形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一种战略的眼光。如果从救恩的观点来看，当然人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从整个工作的策略来看，这里面就有所不同。带领一



魏恩波牧师的颈部、后背和胸部都有受刑留下的伤疤，所以他非常能够理解许多非洲基督徒受迫害时所遭受的苦难。自 1960 年以来殉道者之声的家庭团体就开始援助非洲。

个影响力大的人归主，就比帮助一个蛮荒的土人得救来得重要，因为前者的得救可能影响到千万人的得救。因此，主耶稣没有拣选小村庄，而以耶路撒冷作为祂属地职事的终站，就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世界宗教的中心。保罗一心一意的想到罗马去，也是一样的道理。

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创3:15）。我们有时只不过在蛇的肚皮上为它搔搔痒，让它笑一阵子而已。

今天，毒蛇已经遍布了中国、北韩、越南和寮国。中东有的国家甚至连一座教堂也不许建。今天的教会领袖、宣教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每一位有眼光的基督徒，都应该对共产国家有属灵的负担。

我们不能再得过且过。经上说：「懒惰为耶和華行事的，必受咒诅。」（耶 48:10）。教会在属灵的信仰上，非得对福音受压制的国家予以迎头痛击不可。打仗的时候只有采取攻势才能赢，采取守势是行不通的。

诗篇一〇七篇十六节说耶和華能砍断铁门。在祂看来，铁幕算不得什么。

初期教会就是一个地下教会，而且她得胜了。这是值得我们效法和借鉴的。

直到共产主义时代我才明白，为什么新约里那么多人都用绰号来称呼：西缅被称为尼结，约翰被称为马可等等。如今在被压制的国家里，我们也开始使用秘密的名字。

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准备了最后的晚餐，却没有告诉他们地点，而只是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可14:13）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地下教会的工作中，我们也常常用类

似的暗号来联系。

我们只有像这样工作，采取初期教会的方法，才能在封闭的国家里更好地为主工作。

但是当我遇到一些西方教会的领袖，我发现他们并不爱共产主义者，如果爱他们，一早就已经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有宣教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政策是站在共产党那边。在他们身上，我也找不到好撒马利亚人对卡尔马克思大家庭里迷失灵魂的怜悯。

所谓信心，并不是念一些教条。真正的信心乃是愿意为他所信的付出生命。地下教会的信徒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们那比死更坚强的信心。我目前在带领一个在福音受压制的国家里宣教的国际组织，冒着被绑架、再度入狱、再度受刑、甚至付上生命的危险。然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

我有权利这样问：美国那些亲共的教会领袖们，他们能不能至死坚守所信的道？对于那些放弃在西方的高层职位，而成为东方的官方牧师，并在那里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人，他们有没有加以阻止？没有一个西方教会的领袖能够证明他具有这样的信心。

人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为了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而有了言语。然而，人的言语不能完全表达神，也没法完全说出灵命高处的奇妙。

同样，人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那毫无人性的残忍。想想看，一个人马上就要被纳粹那班人丢到火炉里去，或者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扔了进去，你能用言语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吗？

所以说，共产国家里那些基督徒所受的痛苦也不是

言语所能形容的。

当初，路克力求·派楚拉斯肯纳领导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当了权，但是那些同志们翻脸不认人，把他关了起来。我曾经同他一起坐过牢。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他们硬是把他关到疯人院里去，后来真的给弄疯了。前中央总书记安那·普阿克也是一样。他们也常常以这种方法来迫害基督徒。他们遭电击，被穿上拘束疯人用的紧身衣。

中国大陆上的红卫兵，十足的无法无天。这还是看得见的恐怖。想想看，大陆上那些遭监禁的基督徒，他们在暗中所受的痛苦会是何等的大！

最后传出来的消息，说是一位中国著名的福音文字工作者，还有其它的信徒，因为拒绝否认他们的信仰，被割掉双耳、舌头和腿。那些基督徒如今仍被关在监狱里。

但是共产党最可怕的手段还不在于摧残人的身体。最毒辣的还是歪曲人的思想，毒害青少年儿童的心灵。他们派人控制了教会的领导权，想彻底摧毁教会。不单叫年轻人不信神、不信基督，而且更叫他们恨恶神的名。

一个基督徒在狱里忍受了多年的痛苦，等他回到家时，他的子女已经成了十足的无神论者，他反而受到子女的责骂奚落，要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这样的悲剧呢？

与其说这本书是用墨水写的，倒不如说是用了许多受创的心灵所流出来的血写成的，更为恰当。

就像但以理那三位朋友被扔进火窑里，出来后，身上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信徒从监狱里出来后，心里也不恨恶那些共产党人。

你踩花，花就给你芬芳。同样，他们用苦刑逼迫信徒，信徒反而以爱心来感召他们，很多狱卒因此得救。我们满有一个心愿：将我们最好的福气——主耶稣的救恩——分享给那些逼迫我们的共产党员。

神没有安排我像许多弟兄那样死在狱中。我被放了出来，而且离开罗马尼亚，来到了西方国家。在那里，我发现许多教会的领导人所持的观点，与处在铁幕后的地下教会之主要观点相反。西方国家许多基督徒对被奴役国家里的人没有爱心。因为他们对这些人的得救漠不关心。他们觉得有责任劝说其它教派的基督徒归于自己这一派，但是许多人认为没有责任帮助被压制之国家里的人，并宣称这样的工作「违反了律法」！

他们也不爱这些人。否则的话，他们应该早就建立了帮助表面上看来不可能归主之人的组织；就像威廉·凯里爱印度人，戴德生爱中国人一样，建立了他们各自的组织。

然而他们不爱受压制之国家里的人，也不肯引领他们归主，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由于他们的自满和疏忽，实际上帮助了一些西方教会的领袖与异端私通。他们帮助共产党打入西方教会，篡夺了许多教会的领导权。他们也使许多基督徒对共产主义的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由于不爱共产主义者，不爱被奴役国家里的人，也没有为引领他们归主作出任何的努力（就像最初的基督徒请求尼禄允许他们传福音，这些人就以此为借口，说那些国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因此若西方教会的领导人不允许他们的信徒加入这场属灵的战斗，他们就是不爱他们自己的羊群。



## 历史的教训不能遗忘

主后的头几个世纪，基督的信仰在北非相当兴旺。先后出现了圣奥古斯丁、圣居普良、圣阿他那修、特土良这些人。但是，当时北非的基督徒疏忽了一件事：没有带领回教徒归主。结果回教侵入了北非，把基督的信仰赶了出去。一直到现在，非洲还是回教徒的地盘。如今很多基督徒的宣教团体已经视他们为「死硬派」，无药可救。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警惕的！

改教时期，胡斯、路德和加尔文那些人的信仰意识概括了当时欧洲一般人的意向，就是要脱离教皇的桎梏，在政治、经济上寻求自由。同样，今天的地下教会在共产国家里面传福音，也正概括了爱好自由之人的心愿，那就是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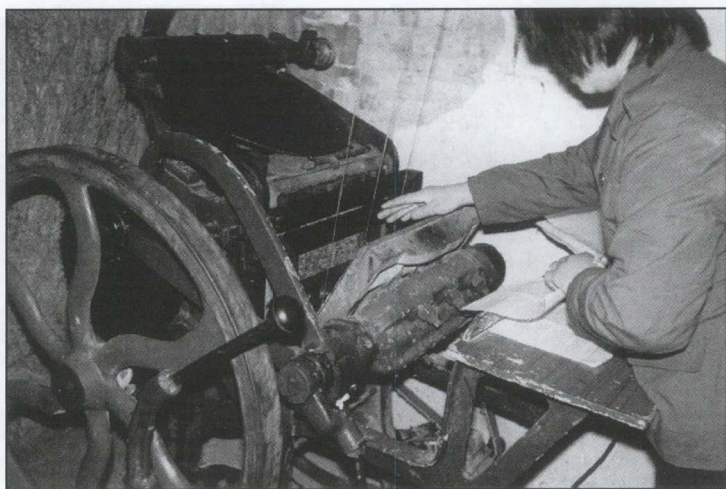
许多暴政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从军事上进攻他们，会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大战，殃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许多西方国家的领袖实际上已经被洗脑，根本就没想到要推翻共产主义。从他们的言论中也不只一次透露出这种意思。他们关心吸毒、犯罪、癌症、肺结核诸如此类的问题，认为非加以扑灭不可；岂不知遭殃于红祸的人数，实在是远超过其他祸害的总和。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说过，如果史达林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就只写那些死在他手下之人的名字，即使让他写上一辈子，也写不完。赫鲁晓夫在共产党第二十届会议上说：「史达林清算了千千万万无辜的党员……从第十七届全会里产生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委会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后来有九十八名，占全数的百分之七十，给逮捕枪杀了。」

由此可知，他对付基督徒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苏联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里，有七十年的时间，圣经和其它基督徒书籍被列为非法刊物。许多基督徒不得不通过秘密出口进入洞穴或地下室里印刷福音和其它材料。



赫鲁晓夫骂史达林，但是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俄罗斯全国的教会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已经有一半关了门。

中国大陆最近歪风大吹，其野蛮程度连史达林也望尘莫及。公开的教会活动已经不存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最近又开始大肆抓人。（共产主义在苏联倒台后，政府承认他们在苏联时期逮捕了大批基督徒。）

共产国家一共有十亿人口。在暴力和蒙蔽之下，整个年青的一代完全是在仇恨西方〔特别是基督徒〕的气氛中长大的。

在俄罗斯，你常常可以看到当地官员站在教堂门口防止小孩子进入。小孩子一来，准会挨耳光，被撵走。既周密，又有计划，将来敌挡基督的一代就是这么给带大的！

但是有一种力量能够推翻共产主义。这种力量曾经使外邦的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使野蛮的条顿人以及原为海盗的诺耳斯人成为基督徒，这种力量胜过天主教血腥的「异教裁判」。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如今也借着地下教会运行在所有受压制的国家里面。

我们不单是为了与受苦的弟兄同心合意的缘故而支助这个地下教会。这件事情也关系着所有自由国家及其教会的存亡。不单自由国家的信徒应该支助这个教会，政府本身也应当有所行动。

地下教会已经带领了一些共产党要人归主。前罗马尼亚总理德乔治就是个悔改重生的人。在许多受压制的国家里，政府里面也有人暗地里信了主，说明这种情形可以发展开来的。这样的话，很可能会改变共产党的政策。这种改变不是像以前狄托、戈默卡那些人的换汤不

换药，到头来还是一个又凶、又专制、又不信神的共产党。真正的改变乃是使他们归向基督，走自由的道路。

## 特别的机遇

共产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非常认真，并不亚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本来真的以为共产主义可以造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局。但如今他们眼看着共产国家之间彼此相争。他们本来真的以为共产主义可以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以对抗他们称为幻象中的天上乐园。结果是弄得大家挨饿，还要向资本主义国家买麦子。

北韩的饥荒就是一个好例子。北韩作为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目前处于物质彻底崩溃的边缘。洪水冲毁了庄稼，淹没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如今，在极度绝望之下，北韩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封闭政策，寻求外界的帮助。

共产主义者本来很相信他们的领袖。而今他们看到自己的报纸上说史达林是个杀人魔王，赫鲁晓夫是个大傻瓜。其它的人，像乌勒可锡、杰美、安那·普阿克、乐可维等等，以前都是民族英雄，如今被骂得一文不值。共产主义者不再认为他们的领袖什么都是对的。他们如今就好像一批没有了教皇的天主教徒似的。

人心里天生就有一种寻求神的意识，一种灵里的空虚。这种空虚只有主耶稣能够把它填满。共产党那些人也不例外。福音是一种满有了爱的大能，能够感动别人，也能够感动他们。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 基督耶稣的爱

那些基督徒——铁幕后受共产党员迫害的人——他们饶恕了那些曾经对自己和家人犯下罪过的人。

他们尽力帮助那些逼迫他们的人认识主耶稣。在这件事上，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在其它事情上也是一样。基督徒永远都拥有博爱之心，不分彼此。耶稣说过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基督徒的爱也是如此。

有些西方的基督教领袖向共产党和其它暴政表示友好，却说耶稣教训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但是耶稣从未教训我们说，我们只爱敌人，而忘却自己的弟兄。他们与那些双手沾满基督徒鲜血的人同席吃饭，却没有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而那些受共产党逼迫的人却没人理，没人爱。

几十年前，西德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捐了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救饥金给饥饿的人。美国的信徒给的更多。

世界上挨饿的人很多，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比受逼迫的基督徒饿得更厉害，更需要自由世界信徒的援助。既然德国、英国、美国以及北欧的教会筹出这么多的钱来做救济的工作，就应该顾及每一个需要的人，而受苦的基督徒跟他们的家人照理应该优先受惠。

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

我自己是被几个基督徒团体赎出来的，这证明了铁幕后的基督徒是可以赎出来的。然而在罗马尼亚，我是唯一被自由世界基督徒赎出来的人。也可见西方基督教团体在这方面的疏忽。

最初的基督徒曾自问新的教会是专为犹太人设立的，还是也同样属于外邦人？他们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

答案。在二十世纪，这个问题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那就是，基督教不只是西方人的教会。同样，基督耶稣也不只属于美国、英国和其它民主国家。

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一只手指向西方，一只手指向东方。祂不仅希望做犹太人的王，也做外邦人的王；不单要做自由世界的王，也要做共产国家的王。

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

耶稣为世人流血，愿万人听信福音。

共产国家里的人信主以后非常的火热，满有爱心。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俄罗斯信徒。曾经有多位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和回教徒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主耶稣爱共产党那些人，巴不得把他们从共产主义里拯救出来，就如祂爱全世界的罪人，愿意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一样。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领袖们不抱这种正确的态度，反而与这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妥协。他们包容罪恶，增长共产党的气焰，从而阻挡了救恩的传播。

## 获释后的见闻

获释后我与妻子再度相聚，她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答道：「我希望在精神上过一个恬静隐退的生活。」她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年青的时候，我是个冲劲十足的人。但是长期的监禁，尤其是那几年的隔离禁闭，已经把我磨成一个沉思默想型的人。心里的风暴都已过去，一切是那么的平静。共产主义那一套再也烦不了我。我在主的怀里得到了安

息。我为那些苦待我们的人祷告，全心全意的爱他们。

在监狱里的时候，重见天日的希望原是非常渺茫的。但有时还是会想到，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够重获自由的话，我会找一个地方退隐安居下来，继续跟主之间有甜美的交通。

神是「那一位真理」。圣经是「启示『那一位真理』的真理」。神学是「启示『那一位真理』的真理的道理」。论到「那一位真理」的道理很多，有时反而弄得信徒们看不清「那一位真理」。然而我们在监狱里受尽饥饿、殴打、药物的影响，以至忘了神学、忘了圣经、忘了有关「那一位真理」的许多道理，却反而只知道活在「那一位真理」里面。经上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太24:44）我们根本连思想的能力都没有。在受刑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人子临到了我们，光照了整个牢房，四壁亮得像钻石一样。那些施刑的好像都在下面，离开我们很远。我们的灵在主里雀跃。这种喜乐不是任何世上的欢乐所能比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物作对，也从未想过卷入任何战争。我只想到要为基督建立一些活的圣殿。离开监狱的时候，心里只憧憬将来过一个平静的生活。

但是，从我恢复自由的那天起，我马上看到共产主义诸般的丑恶，远超过我在监狱里所见到的。出来以后，见过很多有名的传道人、牧师、主教，个个都伤心欲绝地承认自己在教会里替秘密警察做内线，出卖自己的信徒。我问他们有没有想过情愿坐牢而不干这种报密的工作。大家都说「不行」，并解释说这倒不是为了自保的问题。他们说自从我失去自由以后，教会方面起了很大的

变化——如果牧师不肯做内线的话，他的教会很可能就得关闭。

每个地方都有政府秘密警察派驻的一个代表，专管各种「宗教」活动。他们有权随时召见任何牧师或神父，问谁来过教会，谁常常领圣餐，谁对宗教特别热心，谁喜欢传福音，谁认过罪，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告诉他们，就会把你赶走，换一位比较会说话的「牧师」。如果政府代表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通常不会找不到的），就干脆下令把教会关闭了。如今在中国也是如此。

大多数牧师都给了情报。只是有的给得很勉强，没有全部坦白供出，有的心已经硬惯了，毫不在乎。还有的不但报密，而且报得很起劲，大量供给，超过所求的。

殉道信徒的子女常被好心的人家收留，但是孩子们反倒把那家人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官方。否则的话，就不准他们上学，这是孩子们亲口对我说的。

我参加过浸信会的联会，这是一个「红旗牌」的大会，在会上由共产党来决定谁是「当选的领导人」。我知道在所有教会的上层组织里，都有党方指定的人占据要位。主耶稣说过，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下我可真的看到了。

牧师、传道人，有好有坏，自古亦然。但是，如今教会的领导人物由一个极端无神而又存心要消灭宗教的政党来决定，在教会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是志在彻底铲除宗教。

列宁说过：「所有的宗教思想，所有神的观念——甚至稍微沾染神观念的思想——都是万分危险、坏到透顶的罪恶。千千万万的罪恶、污秽、暴行、传染病，都远



不如人类精神上有神的观念来得危险。」

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宗教比癌症、肺结核、梅毒更坏。所以要由他们来决定宗教界领袖的人选。再由这些官方教会的领导人来跟他们合作，也许倒不如说是附和。

小孩子和青年人中了无神论的毒，官方教会毫无挽回的作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没有一个教会有青年聚会或儿童主日学。基督徒的子女们只有在政府办的学校里接受仇恨思想的灌输。

目击这些情形之后，我真是恨共产主义，以前受尽他们虐待的时候都没有这样恨过。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受了它的害才恨恶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它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耶稣基督的名，危害到它权势下的十亿灵魂。

我见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他们告诉我集体农场是怎么一回事。罗马尼亚是一个天然物质非常丰富的国家，可以跟昔日的迦南地媲美。然而，如今他们竟要在原来属于自己的田地、果园上卖命，挨饿、作奴隶。他们吃不到面包。孩子们喝不到牛奶，也没有水果。

有些弟兄向我承认，列宁的共产主义制度逼得他们又做贼，又撒谎。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只好从集体农场里本来属于自己的田地上偷农作物。偷了以后，就只好撒个谎掩饰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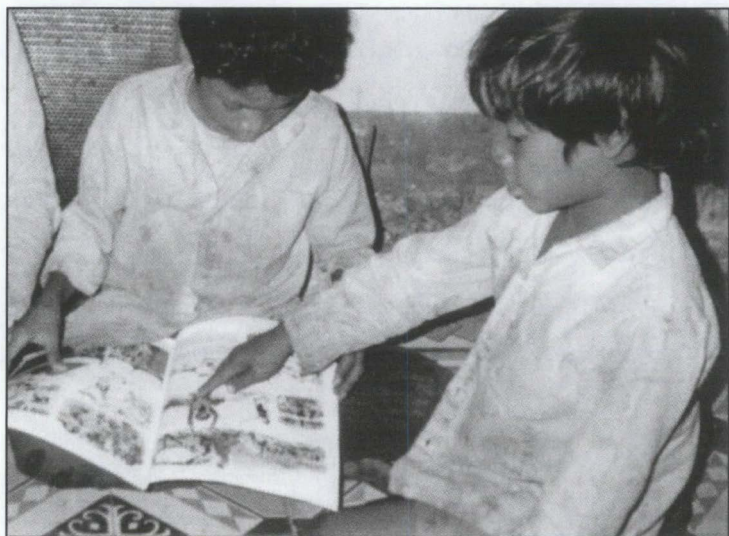
工人们告诉我工厂里的可怕情形，劳力被压榨的程度，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人无法想象的。工人没有罢工权。

知识分子得作违心之言，否认神的存在。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整个的生命和思想正



在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下，禁止儿童学习有关神的知识。如果通过普通的传教方法，这些北韓的儿童（上图）永远听不到耶稣爱他们的信息。殉道者之声已经研究出独特的方法来接近他们，将福音及一些印刷文字带给他们。下图是越南儿童正在阅读「祂的一生」，这是殉道者之声出版有关耶稣生活的插图书。



被摧残和歪曲。在受压制的国家里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

年青的姑娘们也开始抱怨，她们因为与基督徒青年恋爱，被叫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到指责和威胁；而且要把对方的名字报告给他们。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虚伪、丑陋。

后来我见到了地下教会以前的同工们。这些战士里有的从来没被抓过，有的曾经被捕，出狱后再度争战。他们请我与他们并肩作战。我参加了他们的秘密会议，会里所用的诗歌集全都是手抄的。

我想起了伟大的圣安东尼。他在沙漠中住了三十年，完全脱离了外界，把所有的时光都用在禁食、祷告上。但是当他知道圣阿他那修和亚流之间为了基督神性的问题而起争辩的时候，就放下了隐士式的生活，来到了亚力山大城，为护道助一臂之力，让真理得了胜。

我也想起了克勒福的圣伯纳德，他是高山里的一名修士。但是当他听说十字军东征的愚蠢举动，听说基督徒屠杀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其它教派的弟兄，而仅仅为了得到一座空坟墓时，他毅然离开了修道院，从山上下来，在十字军中间传起了福音。

于是我决定了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每一位基督徒也都该这样做，那就是：打消退休的想法，像主耶稣、使徒保罗，以及伟大的众圣徒那样，穷毕生的精力，继续不断地为福音作战。对我来说，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战争呢？

铁幕后被捆锁的基督徒一直在为他们的仇敌祷告，向逼迫他们的人作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心一意盼望对方得救，每逢真的有人得救的时候，大家总是高兴得不得

了。但是我痛恨那万恶的共产主义政权，我希望不断地发展地下教会；唯有借着福音的大能才能把这可怕的专政推翻。

我不只是想到罗马尼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集团。但是我发现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漠不关心。

记得有两位共产国家的作家，辛尼亚夫斯基和但以理被他们的政府判处徒刑后，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就群起提出抗议。但是轮到基督徒因信仰而遭监禁的时候，就没有人出来抗议，连教会自己都是不闻不问的。

像库兹依克弟兄，为了散发一些基督徒书籍，像多雷的灵修小册子、圣经分卷书之类的，就被判刑，说是犯了散播「有毒」文字的罪。然而外界有谁关心他呢？又如普洛可费夫兄弟，因为派发了一些印刷的布道文章而被判刑。有谁知道呢？俄罗斯有一位信主的犹太人古怀华特，也是因为类似的情形而被判刑，并且永远离开了他那年幼的儿子，又有谁知道呢？我忘不了当我自己跟儿子米海被他们拆散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

古怀特弟兄、伊凡南口弟兄、古南利·薛夫察克、台斯亚·卡启安口、伊卡特雷依娜·卫卡金娜、乔治·卫卡金，还有拉脱维亚那对姓彼拦脱的夫妇等等——这些二十世纪的圣徒，信心的英雄！我的心与他们同受苦难！我低头亲吻他们的锁链，像初期的信徒，当他们的同伴将要被丢给野兽吃的时候，亲了他们的锁链一样。

然而，西方国家一些教会的领袖根本不关心这些受苦的基督徒，更没有为他们祷告。当圣徒被监禁、受苦刑的时候，那些实际上出卖他们的俄罗斯浸信会和东正教的官方领袖们却可以在新德里和日内瓦或其它地方的大会上大受欢迎。而且公然向世人保证说俄罗斯有完全

的信仰自由。

布尔什维克的尼可丁大主教提出保证以后，竟然有一位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领袖亲了他。然后他们打着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招牌来了个大聚餐，而监狱里的那些圣徒却在主耶稣的名下吃包心菜和没洗过的肠子，我自己从前就是这么吃过来的。

事情不能老是这样下去。所以地下教会决定要我在情形许可之下离开罗马尼亚，把一切真相告诉西方的基督徒。

我下定决心反对共产主义，尽管我也爱那些共产党员。我认为传福音而不反对共产主义是说不通的。

有人对我说：「你就只传纯福音吧！」这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些秘密警察也曾经跟我说过，谈耶稣是可以的，但是别提及共产主义。难道那些只谈「纯福音」而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是与那些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们同蒙一灵感动不成？

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纯福音」是什么一回事。施浸约翰当初所传的纯不纯正？他不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他也说：「希律啊，你的行为不对。」（路3:19）他以身殉道就是因为他不只限于一些理论上的教训。耶稣自己也不是单讲些「纯正」的登山宝训，祂也说过今天的一些教会领袖们所谓的消极性讲道：「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毒蛇的种类，你们有祸了。」（太23:27、33）。就是因为这种「不纯正」的布道，法利赛人才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登山宝训，他们倒没有什么受不了的。

罪必须被具体地指明出来。共产主义是今日世界上

最危险的罪。真正的福音跟共产主义是绝对势不两立的。地下教会的人冒着失去生命、自由的危险与它对抗。我们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更不应该缄默。

我已决定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不是以通常所谓的「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去反对它。希特勒也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虽然如此，他仍是一个暴君。我抱着恨恶罪恶，爱罪人的态度。

### 为什么我在西方也受了苦难

就精神上来说，我在西方国家比在共产国家里更难过。

因为，首先我深深地怀念地下教会，她那说不出来的荣美。那句拉丁古言「一无所有地跟随那位一无所有的基督」正是她的写照。

在共产国家里，人子与属祂的人都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里的基督徒是不为自己盖房子的。盖了干吗？一旦被捕，房子也就跟着充了公。有时候那些共产党员就是因为看中了你的房子，才把你抓进了监狱。在铁幕里，跟随耶稣就是跟随耶稣，没有甚么先回去埋葬父亲，或是跟家人告别那些的。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弟兄姊妹？正如主说过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新妇清算新郎，子女清算父母，太太清算丈夫，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血缘关系常是名存实亡，只有在主里的关系才靠得住。

地下教会物质缺乏，又饱经忧患与痛苦。但是在这教会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

他们的聚会就像一千九百年前初期教会的聚会一样。传信息的人在神学方面相当的外行。也跟彼得一样，没有读过讲道学。彼得当初在五旬节那天所讲的那篇道，如果让神学教授们来打分数的话，准会少得可怜。在共产国家里，不可以印刷传播圣经，因此熟悉经文的人并不多。再者，讲道人很可能已经坐了好几年的牢，与圣经完全隔绝。

他们要是表示信神，就硬是不折不扣的信，因为他们这信是从大试炼中出来的。在狱中受苦挨饿时，他们曾日日呼求全能的父赐面包给他们，每日得到的却是脏兮兮的包心菜。然而，他们却还是相信神是慈爱的天父。他们像约伯那样，说神即使杀了我，我依然信祂。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似乎已经被「父」神弃绝的时候，仍然大声向祂呼求。

凡见过地下教会荣美的人，当他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空洞荒凉的情形，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

在西方国家里，我的心比以前在共产党监狱里时更难过，因为我亲眼看到西方文明的颓废。奥斯华·史班格勒在「西方的败落」一书里这么说：

「你正在衰亡。我看到你衰败的症候。你的社会贫富悬殊，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有战争，也有革命；充满了无神论、悲观主义、大儒主义；道德沦落、婚姻破裂。这一切正向你上下夹攻——这一切正是古代亚力山大、希腊、罗马衰亡的先兆。」

这些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从那以后，整个欧洲已经有一半失去了民主与文明，甚至连古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余的西方国家正在睡大觉。

但是，有一帮人的脑筋非常清醒，他们绝不打瞌睡。那就是共产党。虽然，在东方，共产党已经自觉不对劲，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幻想在破灭，但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共产主义」仍是个潜在的毒瘤。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根本就不信共产国家真会有传闻中那种残暴、痛苦与逼迫的事。他们到处竭力鼓吹共产主义。无论在上流社会、学人团体、大专学校、贫民窟，甚至教会里，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站在虚谎的一边，竟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而我们做基督徒的站，在真理这一边，反倒常常是半心半意的。

同时，西方的神学家又尽是在那里讨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当初公元一四九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围困康士坦丁堡的时候，整个巴尔干半岛在未来几个世纪里的信仰是基督教还是回教这个问题正面临决定性的关头，被围困之城里的教会议会还在那里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圣贞女马利亚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天使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如果一只苍蝇掉到圣水里面，是苍蝇成了圣呢，还是圣水变成了脏水？当然，这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然而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刊物，你不难发现仍有人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的危害、地下教会的苦况等，却难得一提。

神学问题、仪式问题，以及其它无关紧要的问题，好像永远谈不完似的。

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坐船，那条船在半途遇险，马上就要往下沉，而你在逃到一个荒岛去之前，可以有机会从船上的书库里带走一本书。请问你会挑哪一本书？」有人回答：「带圣经」，另一个人回答：「带一本莎翁的名著」。但是有一个人说



得好，他说：「我要找一本有关造小船和航海的书。等我有朝一日乘船登陆后，我想看什么书都不迟。」

同样，没有信仰的自由，就谈不到其它的细节。我们不能不认清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迫害。

主耶稣说过：「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然而，就「自由」的另一种意义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只有自由能使真理得以传开。」因此，我们大家不应该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论，我们应该合力为维护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暴虐而奋斗。

在被奴役国家中的教会所受的苦难与日俱增，我也感同身受。因为我是过来人，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苦楚。

一九六六年六月，苏联消息报和另一份报纸指控苏联浸信会教唆他们的信徒杀害儿童以赎罪。这是他们对付犹太人惯用的指控方法。但是我对此很了解。一九五九年我在克鲁日监狱时有一位同囚者，名叫拉泽诺维奇，他就被指控杀害了一个小女孩。他只有三十岁，可是在严刑拷打下，他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为了让他对硬加给他的罪名招供，他们拔掉了他所有的指甲。

经过一年的苦刑之后，终于判定他无罪释放，但此时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残废的人。

在共产主义时代，其它人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以后，只会对苏联报纸上对信徒的荒唐指控一笑了之。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对于西方人来说，眼前总是充斥着这一类画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主教长阿力西和大主教尼可丁，

与共产党合作，成了共产党手下迫害基督徒的工具，以至苏联卡鲁格阿市的大主教伊尔茂根，以及其它的七位主教为此提出抗议。他们现在的下落如何？要不是我亲眼看到那几位罗马尼亚的主教，因为抗议的缘故而死在监狱里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关心那几位俄罗斯主教的下落。

两位牧师，尼可拉·艾曲立曼和格勒·雅库宁，由于请求给予教会信仰上的自由，结果被主教长惩戒。外界所知道的仅此而已。但是，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位罗马尼亚的神父弗拉基米尔斯基，他的情形也是一样。表面上，他只不过是受到教会方面的「惩戒」。事实上，共产国家里所有官方教会的领袖都是跟秘密警察狼狈为奸的。凡是受到教会「惩戒」的人，总免不了受铁窗式的「惩戒」——坐牢、受刑。

想到在各地共产党监狱里受苦的信徒，想到那些逼迫人的将来在永世里的命运，再看看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个个对受迫害的基督徒袖手旁观，都叫我焦虑。

其实，我何尝不想安分守己，不再卷入这场战争之中；我又何尝不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享享清福，可是眼看赤焰燃眉，我又怎能逃避现实，视若无睹呢？

当共产主义者入侵西藏的时候，他们终结了纯粹对灵性事物感兴趣的人之梦想；同样在罗马尼亚，他们也终结了那些想逃避现实的人之梦想。大多数的教会和修道院都被解散了，只留下少数的充幌子用来欺骗外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渴望的安静和休息就成了逃避现实，这对我的心灵非常危险。所以我决心出来打这场仗，虽然这对于我个人是非常危险的事。一九四八年，他们在街上绑架了我，然后用个假名字把我关进了监狱

里。当时罗马尼亚的中央总书记安那·普阿克对瑞典的大使帕特里克先生说：「啊，魏恩波现在正在哥本哈根，自由自在得很呢！」那位大使一听，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因为我的一封信就在他的口袋里，是我在监狱里偷送出来的。像这种情形，很可能还会发生。

如果我被谋杀了，那么凶手一定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因为除他们之外，不会有人想要杀我。如果你听到谣言，说我的坏话，譬如，道德败坏、偷窃贪污、私生活不检点、有政治嫌疑、说话靠不住，诸如此类的话，这就应验了以前秘密警察威吓过我的话：「我们要毁了你的名誉」。

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我在六十年代后期向美国参议院作证以后，罗马尼亚政府就决定要谋杀我。

但是无论如何，我绝不能缄默。你且冷静地想一想我的话。即使你认为我自从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心里上产生了一种受迫害的感觉，有点过敏，你还是应该想一下，究竟共产主义是道什么邪门，会使它底下的老百姓产生这种所谓过敏的心理。想想看，是什么力量使东德的人带着孩子，驾着搬土机冒死冲过铁丝网，不顾一切的逃了出来？

西方还在沉睡，应该把它叫醒，看看被奴役国家的困境。



人碰到麻烦的时候，总想找替罪羔羊，把罪过归咎于别人。这样一来，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轻得多。我可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把罪过归咎于西方国家里那些跟共产党妥协的教会领袖。因为败坏的根源早就先于他们而存在，这些领导人不过是身受其害而已。教会里一团糟的情形，自有它的渊源，并不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到了西方国家以后，我访问过很多神学院。听过那些教授在堂上大谈铃钟的历史、礼仪圣诗的历史、一些过时的教规、过时的教会管理法。那些神学院的学生学习的是：关于圣经里创世记的记载都是假的，亚当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摩西的神迹，统统是假的。那些预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童女生子、耶稣复活，都是神话。而且耶稣的骨头还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坟墓里；使徒的书信是伪造的；启示录是本疯子的书。又说，如果除了这些不算以外，圣经倒不失为一本圣书！（这样一来，这本圣书里胡言乱语之多，可要让共产党的报纸自叹弗如了。）

目前的这些教会领袖，当他们在神学院里念书的时候，就是学这一套。他们一天到晚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一套。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有如此的偏差，他们还能对主忠心吗？像「神已死」这类的邪说既然能够流传于教会之内，那些所谓的领袖们又怎能谈得上什么忠心？

他们所带领的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与基督的新妇完全无关。在他们的教会里有很多人早就出卖了主。当他们遇到一个地下教会里面的人时，就简直像是看到了怪物似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态度，就肯定或否定他的一切。否则，我们会像法利赛人看耶稣一样，因为祂不遵守他们安息日的规条，而完全否定祂。以至于即使耶稣有他们认为可取的地方，他们也一概的

看不见。

有些教会领袖虽然在对共产主义方面的态度是错的，但是，也许他们在很多其它的事情上会是对的，他们的为人也可能是诚恳的。而且，他们即使错了，也可能悔过改过来。

我在罗马尼亚的时候，认识一位东正教的主教。他是共产党的人，跟自己的羊群作对。有一天晚上，在他家的花园里，我双手握住他的手，谈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说：「你看，神以多么大的爱心来接待每一个迷途知返的罪人。如果有一位主教肯悔改，祂也会照样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的。」然后我唱了些圣诗给他听，他得救了。

我曾经跟一位东正教的神父同囚，这位神父写了几篇无神论的文章，希望可以借此获释。我跟他谈过以后，他把所写的文章都烧掉了，明知这么一来，也许就会永远失去恢复自由的机会。

我不能归咎任何人，也不想借此以减轻我心里的负担。



我还有一个苦衷，就是被人误会。甚至一些跟我很亲密的朋友也不了解我，以为我恨恶共产党那些人，说我讨厌他们，其实不然。

宗教作家克劳底·蒙蒂费阿说耶稣公开地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种态度跟祂的教训——爱仇敌，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正好相反。最近刚退休的伦敦圣保罗教堂牧师马太博士因此认为耶稣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说这是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蒙蒂费阿把耶稣看错了。耶稣虽然公开责备法利赛人，然而祂还是爱他们的。我虽然责备共产党那些人，也责备那些在教会里做共产党工具的人，但是我还是爱他们的。

常常有人对我说：「别提共产党了！专做属灵的工作吧！」

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曾经受过纳粹的逼迫。他说他完全同意我为主作见证，但是不赞成我说半句反共的话。我问他，难道当初那些基督徒他们反抗德国纳粹主义做错了，难道他们只能够谈谈圣经，而不能对当时希特勒的暴政说半个不字。他答道：「但是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你总不能不反对他。」我说：「共产党在俄罗斯杀害了三千万人，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杀害了几百万人。而且他们也杀害犹太人。难道只有杀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才干涉，杀害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我们就不管？」他回答说：「这又得另当别论了。」就这么含糊过去了。

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打过我，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也打过我。前后并没有什么两样。打在身上，一样的痛。

基督信仰要对付各种各样的罪，不只是共产主义。我们不能单顾这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基督徒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非联合起来抵抗它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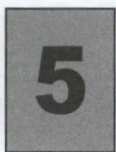
让我再说一遍！人类唯一的依归是耶稣基督。人生的目的乃是要让祂的形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共产党的目标正好相反。他们跟宗教是死对头，认为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只不过是化作一堆盐和矿物质而已。他们只知道以唯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共产党专做群众的工作。他们的口号就跟新约里的

那个污鬼说的一样：「我们名叫群。」他们将神所赋予人类的丰厚礼物——个人的自由性格，完全抹杀了。曾经有一个人被关了起来，只因为他有一本阿尔弗雷德·爱德勒着的「个人心理学」。秘密警察的官员冲着他大吼：「哼，个人！一天到晚都是个人个人的！为什么不是集体的？」

神既乐意让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因此我们与共产主义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一点共产党自己也知道。他们有一本杂志「科学与宗教」，上面这样写道：「宗教跟共产主义不但合不来，而且根本就是反共的……共产党的全盘计划对于宗教信仰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志在建立一个无神的社会，让人民永远脱离宗教的束缚。」

基督教跟共产主义能够共存吗？这句话是共产党的答复……「共产主义是给宗教的一个致命打击。」



## 流传甚广，不可战胜的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工作的处境非常困难。无神论是所有共产国家的国教。除了老年人稍微有点宗教的自由以外，儿童和青年人是绝对不许信教的。在这些国家以及其它类似国家里，一切传播渠道——广播、电视、电影、戏院、印刷出版机构——无不被利用来消灭人对神的信心。

独裁政权的声势很大，地下教会实在很难跟它抗衡。俄罗斯地下教会的牧师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有的甚至没有机会读到一本完整的圣经。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牧师是经过按立的，更不可知。我曾经遇到一位年青的俄罗斯地下教会牧师。我问他，是谁给他按立的。他回答：「我们找不到一位主教来给我们按立。因为官方的主教只按立那些经过党批准的人。于是，我们十几个年青的基督徒，就跑到一位已经为主殉道的主教坟前。其中两个人把手放在墓碑上，其余的人在四周围成一个圆圈，大家同心求圣灵为我们按立。深信主已经用祂那双被钉的手亲自按立了我们。」

在我看来，这位年青人在神的面前，的确是已经被按立了。

没有经过人手的按立，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甚至有的连圣经都不怎么熟（就像孟加拉的传教士一样），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做主的工作。这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



当初那些曾经为主名使天下震动的人，他们上过什么神学院？难道个个都认识字？又从哪里找来圣经？然而，神实在是启示了他们。

地下教会没有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当我们在森林里秘密聚会的时候，举目观看那美丽的穹苍，还有什么教堂比这更美呢？林鸟的歌声代替了风琴；林花的芬芳就是我们的祭香。也许当中坐着一位刚出狱的圣徒，他身上穿的破烂衣服比神父的圣袍给人更深的印象。有众天使为我们点起蜡烛，是那天际的星星和明月。

这是何其美丽的一个教会！我怎么也没法说尽她的荣美！

信徒经常在秘密聚会结束后，就被捕入狱。他们欢欢喜喜地为主被扣上锁链，如同新妇戴上新郎送她的名贵饰物一样。在监狱里，你会觉得主是多么的亲近，心里满有平安喜乐，你知道你的地位实在是胜过了世上的君王。在地下教会和共产党的监狱里，我见到了满有大喜乐的信徒，就像圣经里那些信徒一样。

地下教会虽然受到迫害，但教会仍有不少朋友，甚至有的是秘密警察，也有的是政府官员。这些暗地里的信徒确实帮了地下教会不少的忙。

前苏联的报纸经常抱怨说，「挂名的非基督徒」越来越多。报上说这些人都是政府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面上是党员，暗地里却是信徒或地下教会的成员。

报上说到一位在共党宣传部工作的女青年。她跟她的先生下班回来，就请了些住在同一座公寓里的年青人到她家里去，偷偷地举行查经祷告会。这种情形在共产国家里到处都有。「挂名的非基督徒」比比皆是，数以万

计。他们宁可不参加官方的假教会，因那里既又听不到真福音，又要受监视。他们就在工作岗位上为主作见证，随机而行，不招惹，又有效。

像这种人，在地下教会里何止万千。地下室、阁楼、公寓，和野地里，都是他们秘密聚会的场所。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前苏联，信徒们已经忘了婴孩洗礼的争执，也忘了争论罗马教皇是否正确，也没有人记得起什么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他们不会解释预言，也不会为这些事情争来争去。但是，他们跟无神派的人论到有神的时候，却会说头头是道。

他们对无神论者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有人请你吃大餐，满桌山珍海味，你会说这些菜不是人烧出来的吗？同样，大自然就是一桌筵席，为你我预备的！其中有蕃茄、桃子、苹果、牛奶、蜂蜜等等。谁为人类预备了这些东西？大自然本身是没有意识的。如果你不信神，你又怎么解释那盲目的大自然，会按照我们的需要预备得丰富丰富，应有尽有呢？」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永生的存在。我听到他们有人恳切地向一位无神论者解释说：「假如我们能够和母腹中的婴儿说话，你告诉一个还没有生出来的胎儿说，胎儿期只不过是一段很短暂的时间，过后会有一个更真实更长久的生命。胎儿会怎么回答呢？他的想法一定会跟你们不信神的人对天堂地狱的看法一样。他会说，我只晓得现在母腹里的这个生命，再多说就是迷信。但是如果胎儿肯多想一下的话，也许会对自已说：『这只胳膊似乎没有什么用，连伸都伸不直，不知道长出来是干吗的？也许将来什么时候会派得上用场吧。腿长出来还要朝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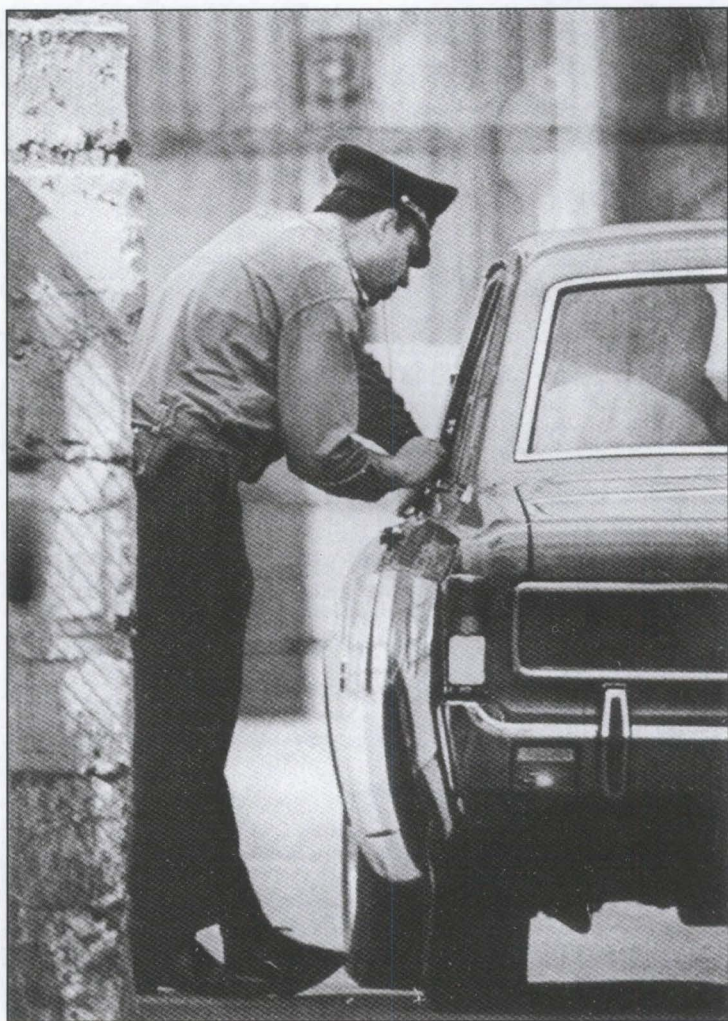
地下教会都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在家里、在阁楼里、在地下室里、在河流旁边、在森林里——只要是能够秘密聚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如今在越南、寮国、中国、中东，和其它受管制的国家里，依然有这类的秘密聚会。聚会若被警察发现，信徒就要被处以大笔的罚款，或者被逮捕入狱。

口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会用它来走路吧。四周漆黑的要眼睛来干吗？也许将来的世界里有光和颜色吧。」所以，假如胎儿对自己本身的发育情形加以揣摩的话，就不难领会，虽然现在没有看到，但出了母腹以后还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也是这样。年青的时候，精力十足，但是里面的人却不够成熟。好容易等到我们的心智增长到相当程度的时候，虽然无限好，却只是近黄昏了。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增长到了相当的程度却用不着？为什么一个胎儿要长胳膊、腿和眼睛？当然是为了将来。我们今生的经历也同样如此。为了将来，我们要不断地增长经验、知识和智慧。为了将来那更高的事奉作准备。」

共产党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其人。地下教会反驳得非常轻松：「请问你口袋里是份什么报纸？是不是今天的真理报？还是昨天的？让我看看。呀！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号的。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一千九百六十四年呀？你们既然认为耶稣不存在，怎么又能从祂降生的日子开始计算年份呢？在祂降世以前，并不是没有时间。但是自从祂来了以后，就显出人类以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影子而已。只有祂给时间带来了意义。你们共产党自己的报纸就已经证明了耶稣的存在。」

很多西方国家的牧师总以为他们教会里的人个个在重要的真道上都很有信心，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你很难得听到一篇论真理的信息。但是在铁幕后，主的工人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倒是在真道上给一般的信徒打下了很深的根基。

地下教会是基督信仰在铁幕后的一座坚垒，然而它跟官方教会之间却没有明显的分界。它们交织在一



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神的「骡子」——圣经的信使——创造了许多方法将神的道传播给受管制国家里那些饥渴的信徒们。东德边境线上的守卫们通过在门上、地板上和汽车上钻孔来搜查「非法的」圣经。

起，因为很多官方教会的牧师在暗地里越过了政府的限制，另外有一个真的职事。

说到这个官方教会，也就是共产党的附属教会，它的由来已久。它起源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所兴起的一个所谓的「时代教会」，由一个名叫史尔贾斯的神父带领。

当时这个所谓「时代教会」在莫斯科公然宣布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重建教会，乃是要废掉教会，灭尽所有的宗教。」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像史尔贾斯这类的人。

匈牙利的天主教出了一位名叫巴楼的神父。他跟基督教的几个牧师，帮了共产党不少的忙，以至全国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也有一个帮手，是东正教的一个神父，名叫贝尔都西亚。他以前是个法西斯党员，为了要在共产党面前将功赎罪，就拼命左倾，来个青出于蓝。这位神父与俄罗斯中央总书记维新斯基走得很近，当维新斯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成立典礼中说：「这个政府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地上的乐园。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需要什么天堂了。」当时贝尔都西亚就坐在旁边，听了以后，作微笑状，以示同意。

至于俄罗斯的尼可丁大主教，他当了政府的眼线，也是有案可查的。投奔自由的俄罗斯秘密警察得里阿秉上校，证实尼可丁是秘密警察的人。

几乎所有宗派的情形都是如此。目前罗马尼亚浸信会就是受党的操纵，揭发真正的基督徒。俄罗斯的浸信会也是一样。罗马尼亚复临派的会长塔起西亲口告诉我

说，自从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当权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是秘密警察的工具了。

共产党虽然关闭了千千万万的教堂，但是他们聪明得很，没有全部关闭，故意留下几间「象征性的」官方教会，好用来作观察站，监视信徒，控制教会，以便达到消灭基督教的最终目的。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保留虚有其表的教会，既可以供他们控制基督徒，又可以骗骗外来的观光客。

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仍然存在于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教会中。这在中国「唯一合法的」教会仅代表了不足百分之二十的中国基督徒。

在罗马尼亚，他们也曾经让我当这种教会的牧师，要我将教友的动态报告给秘密警察。西方国家的人，习惯了「黑白分明」，那种意向分明的做法，似乎对共产党这一套有点摸不清。但是地下教会深知如果真要向「万民」——包括年青人传福音的话，就绝不能靠这种象征式的傀儡教会。

尽管有许多领袖背叛了教会，在官方教会也有真正的属灵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许多教会我也见过类似的情形。会众是否对主忠心有时与最上层领袖的属灵光景关系不大。）

在俄罗斯，即使在讲道时故意奉承共产主义，东正教的礼拜仪式仍然保持着以往の様式，满足了这个教会会友心灵上的需求。路德教会的信徒、长老会教会的信徒，以及新教的信徒仍然唱着同一首古老的圣歌。那时，即使是告密的人讲道时也宣讲经文中的内容。

如今中国大陆的人在那些公开叛徒的带领下信主，

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肯定会将他们归主的消息报告给秘密警察。因此他们甚至对那些向他们传不纯洁道理的人也要隐藏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神的大神迹，利未记十一章 37 节用象征性的语言引证了它：「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子粒上，子粒仍是洁净。」公正地说，不是所有的官方教会领袖，甚至政府上层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人。

在官方教会里，除了那些隐藏自己信仰的人以外，地下教会的成员也做得非常出色。他们认为对基督徒的信仰不应该缺乏信心，而应该抱着战斗到底的信念。当秘密警察要关闭罗马尼亚弗拉蒂米诺司提和俄罗斯许多地方的修道院时，他们遇到了极大的抵抗。由于限制传播信仰所犯的罪，有些共产党分子甚至陪上了性命。

就算是官方教会，也在一天一天的减少。我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目前整个俄罗斯的教会最多不会超过五六千家。（美国的人口和俄罗斯差不多，在几十年前教会就有三十万家左右。）而在这些「教会」中有很多只不过是间小房间的规模，不是我们常见的正式「教堂」。

莫斯科有一间教堂，终年都是挤得满满的。外国来的游客看到这种景象，就误以为这就是苏联信仰自由的象征，于是欣喜地报导说：「甚至教堂都是坐得满满的！」但是他们有所不知。原来那间教堂竟是全莫斯科市唯一的一间基督教堂。全城七百万人惨到就只有这么一所基督教会！他们也没有看到，即使是这样只有一间屋子的教会，只分布在占全俄罗斯人口五分之一的区域。至于其余五分之四的人口，要么被就遗忘，要么就要暗地里把福音传给他们。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国家越赤化，教会就越要依靠地下的工作。





像上图这座浸信会教堂一样，在前苏联和东欧，不信神的共产主义政府拆除了上万间教堂。及至今天，无神论的统治者还在不断地破坏教堂。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九九六年底下令铲平了这座位于夸特罗卡米诺斯（下图）的教堂。而一九九七年一年中古巴就有四十座教堂被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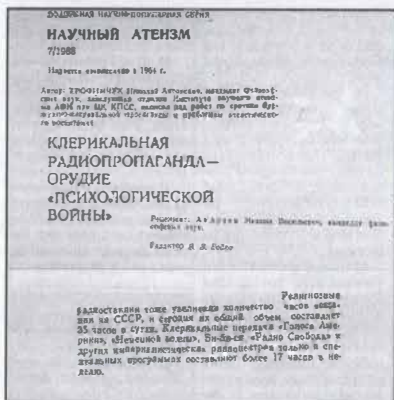
官方教会是个幌子，背地里，反宗教的组织正在大开其会。

## 地下教会是怎样「吸收」无神论资料为自己服务的

地下教会也知道如何将反基督教的宣传品加以利用，就如以利亚从乌鸦那里得到供养一样。（译者注：在旧约里，乌鸦是可憎的，不洁净的。）

不信神的人想尽办法来批评、讥笑圣经里面的话。他们出了些书，叫作「可笑的圣经」、「信徒与非信徒通用圣经」。书中引用了很多经句，想要借此来攻击圣经。书里的批评非常幼稚无知，没法让人信服。但是我们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每一种书都印了几百万册，上面写满了经文，共产党那些人尽管攻击，但是圣经还是圣经，它的话语照样立定、依然是那么美好。过去，天主教的异教裁判所把一些真正的圣徒看作是「异端分子」，把他们烧死，在走向刑柱的时候，让他们穿上各种古里古怪的衣服，上面画了一些地狱的火和各式各样的鬼怪。但即使如此，圣徒还是圣徒，他们的身份绝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照样，不管魔鬼抵毁它，圣经还是圣经，它的话永远是真理。

共产党的印务局常常收到数以千计的来信，要求他们赠送这类的书，当然是兴奋之至。岂知这些信大多数是地下教会里的人写去的，因为圣经奇缺，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用一下上面的经文。



前苏联的信徒利用殉道者之声的无线电广播来制作、印刷和分发福音材料（见上图），以这种方法使教会在共产党的黑暗统治下保持生命力。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殉道者之声充分利用了无线电广播，将福音传给被奴

役国家的信徒们。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科学无神论」——如上图所示。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期六十二页上有一篇文章，名为「神职人员的无线电宣传——心理之战的武器」，他们控诉了在无神教育制度下的共产主义时代，他们通过空中电波将福音传给苏联人民是何等的艰难。

我们也熟知怎样利用他们召开的会议。

有一次，一个教党义的教授在会上说，耶稣充其量不过是个魔术师而已。同时当场表演，以证其说。在他面前有一玻璃瓶的水，他放了一些粉末进去以后，水就马上变红。他解释道：「这就是所谓的神迹。耶稣在袖子里藏了一些这类的粉末，就搞出一个水变酒的神迹来。但是，我比耶稣更厉害；我能够把酒再变成水。」于是，他加进另一种粉末，水又变得清澈了；再加另一种粉末，水又变红了。

有一位基督徒站起来说：「教授同志，您变的戏法可真妙。不过，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你喝一点你那种酒给我们看看！」教授说：「这怎么行，那些粉末有毒。」那位基督徒就说：「这就是你与耶稣完全不同之处。祂的酒可以喝。两千年来，祂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而你的酒，我们喝了倒要中毒。」这位信徒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件事传开以后，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

我们本是软弱的，像少年时的大卫。然而当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敌挡神的歌利亚。真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有一次，有人到一家工厂里发表一篇无神论的演讲。所有的工人一律都得参加，其中很多是基督徒。他们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那一大堆无神论的辩证。那个人说，信耶稣是再傻不过的事。没有神、没有耶稣、没有来生、没有灵魂，人只不过是物质而已。他一而再的强调唯物论，说了又说。

有一位基督徒站起来，问可不可以让他说几句话。得到允许之后，这位基督徒于是抓起他的椅子，往地上一摔。停下来，看了看椅子，然后走过去，朝那位共产

党的讲员脸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个人甚是恼火，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的。他叫骂着大喊来人，要逮捕这位基督徒，又一面怒问：「你胆敢动手打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位基督徒回答说：「你这叫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说世上的一切都是物质……此外一无所有。刚才我拿起椅子往地上摔，椅子毫无反应，也不发火。倒的的确确是物质。但是，我给了你一记耳光之后，你马上有反应，与椅子迥然不同。物质不会恼火，而你就不同。所以说，教授同志，你错了。人不仅仅是物质，人是有灵魂的！」

像这种例子多的是，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戳穿了无神论者的诡辩。

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个行政官员没好气的问我：「你信这种愚蠢的宗教，到底要信多久？」我对他说：「我见过不知多少个不信神的人在临死的时候懊悔他们没早点信；终于求告了耶稣。你想一个基督徒在临终的时候会懊悔他作了基督徒吗？他会呼求马克思或列宁来解救他吗？」那个官员笑着说：「你倒是挺会说的。」我接着说：「譬如说，工程师设计了一座铁路桥。竣工后，来了只小猫，蹦蹦跳跳地过了桥，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这座桥很结实。一定得有火车从上面经过，才知道这座桥是否经得起考验。在事事如意的时候，你似乎可以不信神，但这并不能证明无神论就是对的。等到危难临头的时候，无神论可就站不住了。」我又让他看了一些列宁写的书，证明甚至在列宁当了苏联元首以后，碰到什么不对劲的事时，连他自己也急得做起祷告来了。

我们信主的人，心里笃信不疑，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倒是共产党那些人，却心虚意惶，拼命与宗教过不

去。这更可以说明圣奥古斯丁的至理名言：「我的心不得安宁，直到安息在祂里面。」

## 为什么共产主义者能够被感化

如果地下教会能够得到自由世界里的基督徒支援，总有一天会把共产党的人给感化过来的。到时候，整个世局当然也就会有改变。这不成问题，因为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制度；正如狗喜欢吃骨头是它的天性一样。共产党的人明知那一套是假的，又硬要装模作样一番，其实心里早就在作反。

共产主义者宣称「一切都是物质的」——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一堆化学成分的排列组合而已，死后也只是剩下一堆盐份和矿物质。不过，你只需问他们那么一句话，就够使他们哑口无言的了：「看你们那些共产主义者在众多国家里卖命苦干的，说是为了要实现你们的理想。难道『一撮化学品』会有理想吗？『矿物质』难道会牺牲自我造福他人吗？」

再就是有关共产党的暴虐无道。要知道，人生下来不是要当凶手的，所以一个人即使心狠，也撑不了多久的。就如纳粹垮台的时候，有的人自杀，也有的人承认了他们的罪，悔改了。

共产主义国家里面醉酒的人很多，这正表示了在共产党的压制之下，人心仍向往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却又得不到。一般来说，俄罗斯人的胸怀豁达深沉；他们受不了共产主义那种肤浅的人生观。在窒息中，就只好借酒消愁，借杯中物来发泄他们对暴政的不满，在酩酊中寻得暂时的解脱。我真心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体会到，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远的安息和自由。

俄罗斯占领期间（1947-1989），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很想进一家酒吧看看。我叫我太太跟我一道去。进到里面，正好看到有一个俄罗斯军官手里握着一支枪，嚷着还要喝。原来店里的人看他已经醉得不象话，不肯再卖酒给他，人们都很害怕。我跑去找店老板——他认识我——，请他拿酒来，让那个军官继续喝下去，并保证我会坐在那个军官旁边陪他，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于是酒一瓶又一瓶地上来。桌上摆了三只酒杯，他每次都很客气地一一斟满……然后把三杯酒统统喝掉。我跟我太太坐着没喝。他虽然已经大醉，但是脑筋倒并不糊涂。因为酒喝惯了，对酒精的抵抗力也就大了。我跟他谈耶稣，没想到，他居然很留心地在听。

末了，他说：「你已经告诉我你是谁，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本是东正教的一个神父，当史达林开始大迫害的时候，我最先背了道。我到各乡镇公开演讲，否定神的存在，说我以前当神父都是骗人的。我告诉他们说：『我以前骗人，其它牧师也都是骗人的。』由于我非常热心，于是大得党的青睐，一跃成为秘密警察的军官。于是，连施刑杀害基督徒的事我也得干。我现在拼命喝酒，想忘掉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用。」

许多共产党员自杀了。他们最伟大的诗人，爱散宁和迈雅可夫斯基，都是自杀死的。他们的名作家法狄夫，也是一样。当时他刚写完一本小说，叫作「幸福」。书里表明唯有拼命地为共产主义卖命才是幸福。写完之后，他大概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吧，竟然吞枪自尽了。我们认为他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良心上过不去才是真的。沙皇时代，共产主义的先驱人物约非及汤姆钦，终于是因为不忍看到共产主义的真面目，而走上了自尽的路。

共产主义者没有喜乐。连他们的独裁领袖也不例外。史达林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几乎把所有的老同志们都杀光了；弄得日夜提心吊胆，怕被人暗算。他的卧房有八间之多，都装上像银行保险柜的那种门。没有人知道他睡的是哪一间。还有，他不管吃甚么，都必须先让厨子当面尝一口，然后他才敢吃。共产主义害人害己，搞得大家都没有喜乐，只有耶稣基督能够释放他们。

如果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信了主，不仅能使他们的罪得赦，而且他们自己也能够得到自由。地下教会是铁幕后被奴役的人民的一线生机。她需要你的支援！



地下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坚强的信心。

一位化名为「乔治」的牧师写了一本关于地下教会的书，其中有一段提到：

在匈牙利，有一位陆军军官来见一位牧师，要求跟他单独谈谈。这位军官看起来非常年轻，性子很急，而且在态度上总以征服者自居。牧师把他带到一间小会议室，把门关上。这个军官朝墙上的十字架点了一下头，然后说：「你明知那玩意是骗人的。你们做牧师的利用它来迷惑穷人，好让那些资产阶级过得更安逸些。好了，好了，趁现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就干脆认了吧，告诉我你心里从来就没相信过耶稣是神的儿子！」

牧师笑着说：「但是，我真的信啊。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

军官大叫：「你不要跟我玩这一套了！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说罢，他掏出手枪往牧师身上一指：「你如果不承认的话，我可要开枪了！」

牧师说：「这我可办不到，因为主耶稣的的确是神的儿子。」

军官听了，马上把手枪往地下一扔，伸手抱住那位忠心的神仆，立刻满眼泪水，喊着说：「是真的！是真的！我一直也是这么信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会信到连性命都不要，所以我决定试试看。啊！谢谢你！你坚固了我的信心！给了我一个好榜样。从今以后，我也要抱着一个为主舍命的心志来跟随祂。」

我也听说过一些类似的情形。在俄罗斯占领罗马尼亚时期，两个俄国士兵提着枪跑进一间教堂。他们说：「我们不信你们的教。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死心眼，要信到底的话，马上枪毙！凡是决定离教不信的人，可以站到右边去。」有的人站到右边去了，两个士兵就叫他们回家去。在这些人拔脚逃命离开教堂之后，俄兵激动地拥抱了剩下的基督徒，并承认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只想与那些把真道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相交。」

这些为福音争战的人直到今天，仍在东南亚的共产国家里奋斗。他们不仅为福音而争战，也为了自由而战。

很多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常常花很多时间在家里听属世的音乐。而在铁幕国家里，我们有时候也大声地放音乐，但这只是为了掩护谈道或是秘密会议，免得让邻居听到，跑去报密。偶尔遇到一两个从西方国家来的，爱主的基督信徒，他们就会感到欢天喜地。

作者本身不过是个无关痛痒的人。我只是声音，替那些没法出声的人说话；做那些与外界隔绝、被封住嘴

的人的出口。我代表他们请求各位在信仰的事上不要马虎，在处理基督信仰的问题时不可随便。我代表他们请各位用祷告和物资来支持共产国家里忠心受苦的地下教会。



我们一定能够感化共产党的人。因为，第一，神站在我们这边；第二，我们的信息能够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需要。

共产党里那些在纳粹时代曾经被关过的人向我承认，他们在危难的时候也曾经祷告过。我甚至亲眼看见那些共产党的干部临死的时候，嘴里在叫着「耶稣，耶稣」。

我们一定会得胜的。而且，铁幕国家固有的文化背景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俄罗斯政府可以禁止所有的近代基督教文学。但是，人们可以从托尔斯泰和陀斯他叶夫斯基的著作里看到基督的亮光。同样，东德有歌德，波兰有显克维兹等等。罗马尼亚最伟大的作家首推索陀维奴。共产党将他的「众圣传」改名为「圣徒野史」，然后再出版。但即使书名改了，众圣徒的生平事迹还是照样的能够启发人。

还有，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伦纳德·达文奇，这些人的古典美术作品幅幅都以耶稣为题材。那些影印和复制品到处都有，共产党也没法禁止。

当我向一位共产党员谈道时，他心灵上的饥渴给了我很大的方便。因为，他最头痛的，倒不是想着要怎样来反驳我，而是他压不住自己良心的呼喊。这对我有利。

我认识几位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他们在课上讲无神论之前，竟然先向神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够讲得通！还有些共产党员，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参加一个秘密聚会。后来被政府发现，却矢口否认参加过秘密聚会。然后，又哭着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公开表明他们的信心。所以说，他们也是人，一样有软弱，一样需要神。

再者，人一旦对真神有了信心以后——即使是非常初步的信心——那信心就会慢慢长大。我们深知信心必得胜，因为地下教会过去的事实，一再让我们看到了这信心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基督爱那些共产党的人，也爱那些「信仰上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如果我们真想满足主的心，让万人得救，就应该支持地下教会的工作。主吩咐我们，要「教导万民」遵守祂的道理。祂可从来没说，你们碰到铁幕的时候就停下来吧。为了要忠于神，不负祂交托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定要越过铁幕，向共产党管制下的人传福音。借着那已经存在的地下教会，我们是达成这个心愿的。

## 地下教会的组成

地下教会里面一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那些千千万万本来有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为了在福音的真理上不愿向共产党妥协，以至被政府从原来的教会中，从自己的羊群中赶了出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坐过多年牢，为了真理的缘故吃尽苦头。出狱后，马上暗中在地下教会里面恢复了他们的职事。虽然共产党关闭了他们原有的教会，或者给原来的教会换上一个比较「可靠的」

牧师，他们还是在做神的工作，而且效果比以前大得多，他们在秘密聚会里讲道，在谷仓、阁楼、地下室，或夜间在干草场——任何信徒可以秘密聚集的地方秘密工作。这些人是「活的殉道者」！谁能使他们与神的托付隔绝呢？难道是监牢么？是毒刑么？不！为了主，他们已经把整个生命摆上了。

地下教会里的第二种人，就是那些爱主的信徒。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中国，而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未经许可」下传福音。在逼迫试炼之下信徒的素质定规会来得比较高——有见证、有负担、有能力。共产党的逼迫反而使信徒更热心，更爱主，在自由世界很难看到有那么火热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一个人既然是基督徒，那么在他的日常生活里；就应该自然向别人传福音。

红星报（俄罗斯陆军出版的报纸）攻击俄罗斯的基督徒说：「那些敬拜基督的人之一双利爪，总是贪得无厌的逢人便攫。」实则，那些信徒在生活上处处为主发光，深受四邻的敬爱。在任何乡镇里面，基督徒最受一般人的爱戴。譬如说，碰到一个做母亲的病得厉害、无法照顾自己的儿女，这时候，基督徒里面做母亲的就会跑来替她照顾孩子。或者碰到一个男人病倒，无法起来劈木头的时候，主内的一位弟兄就会跑来替他做。他们把基督徒的信仰给「活出来」了。基督在他们身上得到彰显。所以当他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大家都乐意听，也愿意信。

在官方教会里，除了有执照的牧师以外，其它人是一律不许开腔的。那些爱主的信徒就在市场里，在乡间抽水机旁——在他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到处为主作见证，

带领灵魂归主。这些信徒数以百万计，散布在共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共产党的报纸说，做肉贩的基督徒在包肉的时候，把福音单张夹了进去。报上又说，那些在共产党印刷厂当高级职员 of 基督徒，在深夜里偷偷地跑回工厂，开动机器，印上几千份福音文字，然后收拾干净，在天亮之前锁上门离开。还说，在莫斯科，有些信主的儿童收到些「某方面」供给的四福音书，就把其中一部分抄下来，塞在老师挂在学校的大衣口袋里。

在每一片共产党的土地上，都有这样坚强而又有效的宣教力量！

共产党原希望以逼迫的方法来消灭爱主的基督徒，岂知逼迫的火不但没能把他们烧尽，倒反炼净了他们的信心。

在共产主义的古巴，所有信仰纯正的牧师不是被捕就是受到逼迫，取而代之的领袖们，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的委员。尽管政府百般刁难，还是有成千上万个家庭教会成立了。

地下教会里的第三种人，是一部分仍然爱主的官方教会牧师，在那些「教会里」，他们约束和掩藏自己的信仰。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之间并没有绝对明显的界限。在很多共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那些官方教会的牧师有不少在暗地里从事地下教会的工作。直到今天，在有些国家里，政府仍然经常「关照」教会。政府只准这些牧师在教堂里传道，一出教堂就不许再提耶稣，也不准开设儿童或是青年聚会。遇到教友生病，连到他家里替他祷告也不行。同时那些非基督徒又都不敢上教堂来。共产党定了一大堆规条，把这些牧师们管理得死死的，以至他们的「教会」完全失去功用。

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些牧师们就冒险从事地下传道的工作，暗中向儿童和青年人传福音。在中东、北非和亚洲的牧师，在信徒家里和地下室开布道会，把福音文字暗中分给饥渴的灵魂。他们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不顾官方的限制，向四周饥渴的灵魂传道。他们表面上很听政府的话，暗地里却在冒死传福音。许多这样的牧师被前苏联政府发现，判了他们好几年的徒刑。

今天也有很多人因此被捕，他们成了受管制国家地下教会的主要力量。以前那些被政府从教会里赶出来的传道人，以及那些受迫害的牧师，和那些工作大大超出了政府允许范围的教会和官方牧师，所有这些人都在为地下教会和「非官方」教会工作。

在各个地方，每一类人在工作上所占的份量各有不同，大家却是一同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主的工作。地下教会要继续存在，直到共产主义和其它「主义」被消灭为止。

有一位先生，他常常到共产国家旅游，对宗教问题非常感兴趣；回到西方国家后，发表了些文章，说他在那边从来也没见过什么地下教会。

这就像你跑到非洲中部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土著里面溜了一圈，回来后说：「我问他们会不会说普通话，他们都说不会。」其实，他们说的就是他们的普通话，问题是他们不懂英文「普通话」这个名词是甚么意思。

公元初的几十年，那些信徒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们信什么教，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圣徒、是弟兄。「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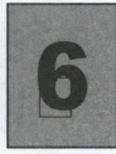
这个名词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是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开始的。

同样，当时跟随路德的那些人，也不晓得自己就是路德宗的人。路德本人对这个字眼非常反感。

「地下教会」这个名词是共产党以及那些研究共产国家宗教动态的西方人士所起的，是指那些在共产国家里自发形成的秘密组织。地下教会的人却不称他们的组织为地下教会。他们只称自己为基督徒、信徒、神的儿女。但是他们确实在从事一种地下的工作，在暗中聚会，在暗中传福音，所以有时候西方国家外来的人参加了那种聚会后，却还不知道那就是地下教会。无论是谁起的名字，是敌人，还是外界充满爱心地观望这个美好的秘密组织的人，这个名字确实很恰当。

这就如你到西方国家里观光，即使让你呆上几年，你也不会碰上什么国际间谍网之类的，但这并不表示这种间谍网不存在。只不过是人家不会傻到向观光客露出马脚而已。

在下一章里，我特地摘录了一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苏联报章杂志上的报导，来证实这个坚勇的地下教会不但存在的，而且越来越活跃。



## 得胜的工作

我以前说过，我们怎样暗地里在苏联军队中以及赤化的罗马尼亚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也请求过各位支持我们向共产党以及那些受压迫的百姓传福音。我的呼吁是否很「抽象」，很「不切实际」？能够做得到吗？

目前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其它被奴役国家里还有地下教会吗？地下教会的工作打得开吗？

关于这类问题，我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共产党为得势而自鸣得意了五十多年。但是，他们虽然自以为胜利，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得人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基督的信仰。我们非常留意苏联的报章杂志，上面布满有关地下教会的负面报导。俄罗斯地下教会势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了半公开的活动，着实叫共产党人有点心寒。如今那些前苏联的领导也证实了共党报刊的报导。

不要忘了，今天全世界的地下教会就像冰山一样。大部分藏在底下，却有一小部分露在外面。

下面我略微收集了一些关于二十世纪地下教会得胜的报导。



## 冰山顶部的活动——公开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号，地下教会在苏哈米（高加索）有一次露天的大型聚会。有很多信徒从各城市前来参加。会后决志的时候，有四十七位年青人接受了主，然后就地在黑海边受浸，像使徒时代那样。

共产党专政了几十年之后，无论是圣经、基督教书籍、神学院，一概都没收了，所以地下教会的传道人都不是什么受过训练的神学家。不过，当初那位执事腓利，也不是什么神学家，他跟那位太监谈道还不到一两个钟头，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徒8:36-38）

黑海里的水多得很，地下教会又回到了使徒时代的那种光景。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教师杂志」上有这样的一段消息，顿河上的乌拉斯塔夫城有一批浸信会的人发起了一个街头示威。因为他们反对政府登记教会会友的法令，同时不愿意盲从那些由官方指派的所谓「教会领袖」。

他们选定五月一号。就像耶稣常常在安息日行神迹，向那些反对祂的法利赛人表明祂坚定的立场一样，地下教会也常常选定共产党的大日子来反对政府的专制。

五月一日是共产党的一个大日子，年年都少不了集会游行，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强迫参加。但是这一次，苏联的第二大势力——地下教会——也在那天于街上公然露面。

来了一千五百位信徒。他们明知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自由，明知饥饿与毒刑正在监狱里等着，但是为了爱他们的神，他们来了。

苏联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布尔那雾市福音派信徒所印发的「秘密通告」，说到库伦达乡有一位姊妹胡玛娜。她的丈夫为着信仰死在狱中，丢下她和四个孩子。当她领回她丈夫的遗体后，发现他双臂有手铐锁过的痕迹、整个手掌和脚底都有严重烧伤的痕迹、胃部下方刀疤累累、右脚明显肿胀、双脚都有被打的痕迹。总之，全身上下都布满了被毒打的痕迹。

那天参加乌拉斯塔夫城街头集会的基督徒，个个都知道自己可能会遭遇同样的虐待，但他们还是来了。

这位弟兄刚得救三个月，就为神舍弃了他的生命，参加他葬礼的人很多，他们打着标语：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腓1:21)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太10:28)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之人的灵魂」(启6:9)

想到那位为主殉道的弟兄，他们爱主的心怎能不激动，信徒们围着一所小房子。街上到处都是人，有的在附近的屋顶上，有的在树上，让人想到圣经里的撒该。会后有八十人信了主，多数是年青人。其中二十三人是前共产党青年团的团员！

完了以后，信徒们集体出发，通过市区，前往顿河，要在那里为初信者施浸。

警察一车又一车地赶到河边，把信徒们包围了起来，声言要逮捕为首的弟兄。（当然，他们没法把一千五百人统统抓走！）信徒们立刻跪下祷告，恳切求神保护祂的子民，让当天的聚会得以继续下去。然后，弟兄姊妹肩并肩地站着，把领会的弟兄们团团围住，不让警察逮捕他们。情势非常紧张。

该刊又说，乌拉斯夫市的「非法」浸信会组织有个秘密的印刷所。（在俄罗斯，「浸信会」这个名词包括福音派以及五旬节派的信徒。）在这些秘密出版物中，他们劝年青人持守所信的真道，请做父母的基督徒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带孩子们一道去，让他们认识到人生只是个过渡阶段，其中没有什么真值得忧虑的。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他们同时呼吁做父母的，要用圣经的道理来教导自己的子女，免得他们在学校里中了无神论的毒。

最后，该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教员们对学生的家庭那么温和，不敢干涉，任凭小孩子们被『宗教』同化呢？」

有些地下教会的工作人员因为秘密施浸以至被捕。「教师杂志」形容他们受审的情形：「年青的基督徒被叫去做证人，他们在法庭上态度顽强傲慢。任性而又癫狂。有些旁听的年青妇女望着被告，显得非常佩服，并以冷眼盯着那些不信神的人。」

地下教会的成员不顾遭监禁殴打的危险，在苏联共产党总部的门口公然请愿，要求放宽信仰上的限制。

我们手上有一份材料，是通过秘密渠道偷运到西方的。这份材料来自「非法的」苏联福音派浸信会（这个组织反对苏联共产党控制的「浸信联合会」，浸信联合会由出卖教会的喀列夫带领，他曾经歌颂过那些残杀基督徒的

凶手，并把苏联的「自由」情况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份秘密文件里，说地下教会又一次大胆地公开露面，这次是在莫斯科。

我现把它译述如下，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经过：

**紧急通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我们急于要让各位知道，就是福音派浸信会的五百名代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前往莫斯科向政府当局交涉。我们到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门口，把请愿书递了进去，是写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请求他接见。」

通告上说，这五百位弟兄在门前站了一整天。首创了莫斯科前所未有的反共示威。参加者都是地下教会的代表。最后，他们又递了一封请愿书给勃列日涅夫，信中说明有一个叫作史卓葛诺夫的「同志」，拒绝把他们的意思转达给勃列日涅夫，而且对他们横加威吓。

那五百名代表在街头上过了一整夜，而且那晚还下着雨。一辆辆的汽车开过来，把烂泥脏土往他们身上溅，极尽侮辱之能事，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在共产党的大楼外直等到天亮！

第二天政府建议请他们进去跟几个小号人物谈谈。但是，「大家知道以往当信徒会见官方人物的时候，常常一进门就挨揍。仗着你找不到证人，就在屋子里先打你一顿。因此代表们一致地拒绝了，仍然等在外面要求见

勃列日涅夫。」

无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来了二十八辆军车，开始以暴力对付信徒。「我们手牵手地围成一圈，同声唱着圣诗：『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背十字架的日子。』」秘密警察开始打我们，不分老少。他们把人拉出来，打脸、打头、往地下扔。抓住一些弟兄们的头发，一路拖到车里去。凡想脱围的人都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所有的车都载满了信徒，不知开向何处。他们在车里还唱着圣诗。当时在附近围观的人非常多。」

这五百位代表被捕以后，受刑自不在话下。然而后来还有一件更感人的事情发生。有两位负责的弟兄，汶斯弟兄和贺列夫弟兄（基督羊群的好牧人），竟然还有勇气跑到同一个地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办交涉。这使人想到耶稣于施浸约翰被囚以后，在同一个地区开始祂的传道工作，传扬同一个信息，也就是导致施浸约翰遭受苦难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

那两位勇敢的弟兄向当局打听代表们的下落，请求予以释放。结果他们马上失踪了。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他们被关在列夫阿托夫监狱里。

地下教会的信徒就因此惧怕了吗？不！其它人马上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印发了这份通告，说明事情的经过。他们告诉信徒：「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腓1:29）他们劝慰弟兄：「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前3:3）并引用了希伯来书十二章2节的话，激励信徒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

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地下教会公然反对无神论所加予年青人的祸害，在罗斯托夫，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全国的每个地方。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毒化政策，反对官方教会里那些披着羊皮的首领，在他们的秘密通告上有这么一句话：「撒但今天居然猖獗到这种地步，能够弄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教会』来。」（引载一九六六年十月四号乌克兰真理报。）

沃斯塔克阿真理报刊登了一段三位基督徒受审的消息。亚历克西·尼未诺夫，包瑞斯·葛阿马沙夫，艾克萨·朱博夫，这三位弟兄把从美国播送的福音信息用录音机录了下来，然后再给别人轮流传听。他们还有一项「罪状」，就是假借「远足」以及「艺术界集会」的名义来举行秘密的福音聚会。总之，地下教会想尽办法为主作工，就如初期教会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作工一样。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的马戴维亚苏联埃日报也提到地下教会，说他们油印了一大堆小册子，而且不顾禁令，在公共场所集会，到处传福音。

又说，有七个年青人，三男四女，在伦尼开往奇新诺阿的火车上唱一首圣诗：「把我们的青春献给基督」。报导此事的新闻记者说，最叫他看不顺眼的就是，无论「在街上、在车站里、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甚至在公立学校里」都有那些基督徒在传福音。这又是俄罗斯的地下教会在共党执政时期的活动。

那几位基督徒因为在公共场所唱圣诗，结果送上法庭，被判了刑。他们在宣判后跪下向神说：「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为这道受苦。」然后，在这位「狂热的」基督徒的带领下，法庭里旁听的基督徒一同唱起了令这位弟兄被捕入狱的

那首圣诗。

可普西和查哈罗夫克两个乡镇都没有教堂，在五月一日那天，那些基督徒就暗中在森林里聚会。还有人借着生日的名义来举行福音聚会。（很多信主的家庭一共只有四五个人，但是为了掩饰秘密聚会，一年里可能有三十五次「生日」聚会。）

监禁也好，苦刑也好，都不能震慑地下教会的信徒。就像初期教会一样，逼迫反而使他们更爱主。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号的乌克兰真理报提到俄罗斯地下教会领袖之一的普洛可费夫弟兄。他曾经三度入狱。每次他刚出狱，就又在暗中开始了主日学的工作，然后又再度被捕。他在一篇秘密通告里这样说：「官方教会顺服了人的规则（即共产党的法令），也就失去了神的祝福。」

当你听到一位弟兄在受管制的国家里被判刑的时候，可不要把那里的监狱想象成跟西方国家的一样。那里的监狱实际上就是挨饿、受刑、洗脑的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第九期的「科学与宗教」报导说，基督徒以通俗杂志封面为掩护，把福音文字夹在里面，以便广传。有时候他们给你一本书，封面是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一本小说），里面却是圣经。

此外，基督徒也公开唱赞美诗。歌的调子听起来是「共产党国际歌」，而内里的词却是赞美基督的话（见一九六六年六月卅日的卡查克斯坦真理报）。

信徒们从库伦达（在西伯利亚）发出一封密函，信上说，浸信会的官方「领袖」：「已经败坏了教会和神的众仆人，就像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出卖了耶稣，把

祂交给彼拉多一样。」但是忠贞的地下教会还是照样为主作工。基督的新妇仍然继续她的事奉。我说过，地下教会能令共产党的人归主。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不讳。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巴库工人报刊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特安尼阿·魁更诺瓦（她曾是共产党青年团团员）归主后写的，被政府没收了。其中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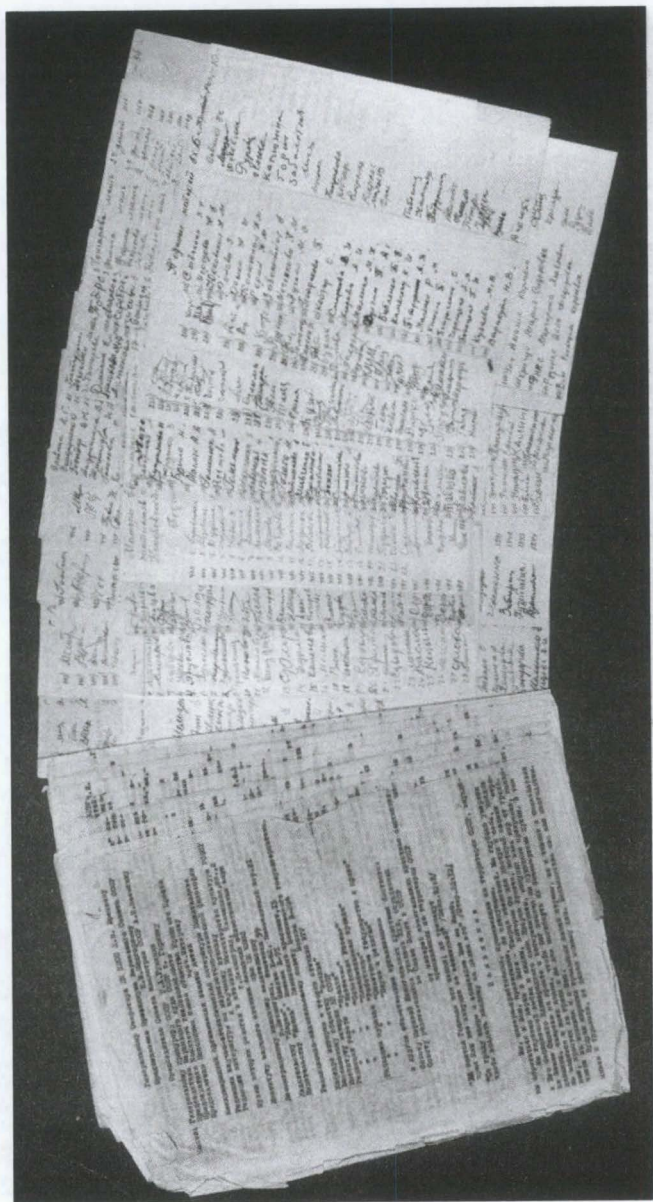
「亲爱的纳丁阿姨：

愿我们所亲爱的主多多赐福予你。纳丁阿姨，你看神多爱我呀！我们在祂的面前本算不得甚么。『要爱你们的仇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纳丁阿姨，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体会到这段话的意思。」

这封信被截获以后，那位领她归主的彼得·西田布兰尼可夫弟兄，就被关了起来。他也带领过许多其它的年青党员归主。那家共产党的报纸将他一篇信息摘录登了出来：「初期的基督徒怎样信主，我们也应该怎样信。圣经是我们的规范。除此以外的，我们一概不承认。我们得赶紧领人归主，使他们脱离罪恶，尤其是年青人。」说到苏联法律禁止向年青人传福音这件事，对此他的回答是：「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法律。」在无神论的暴政独裁之下，这是理所当然的答复。

该报接着描绘了一幅所谓「粗野低级」的画面：「青年男女齐唱赞美诗。他们受了浸，又奉行那甚么爱仇敌的邪说。」文章又说，很多共产党青年团的团员实际上都是基督徒！末了，该报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真是差劲透了，呆呆板板的毫不吸引人……当局又无心过问，才让那些牧师们得以趁机拉人，广收弟子。」





这是一份从俄罗斯偷运出来的请愿书，上面有1453名俄罗斯母亲的签名，因为她们  
的孩子都被共产党带走了。罪名是：她们竟敢给孩子们讲基督耶稣的爱。

一九六六年六月卅日的卡查克斯坦真理报上说，一名品学兼优的男学生竟然是一个基督徒，不能不让人惶恐！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的克兰计兹真理报刊登了一段地下教会分发的单张，是写给那些做母亲的：「让我们同心祷告，当我们的孩子们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要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神！……别让他们被这世界弄瞎了心眼。」

基督化的家庭教育确是有果效。这从共产党的新闻报导中就可以看得出，基督信仰在年青人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俄罗斯西里阿秉斯克市的一家报纸登了一段青年团女团员尼娜信主的经过，她是在参加了一个地下聚会以后得救的。

一九六六年第九期的「苏联真理杂志」报导了这一类聚会的情形：「他们多在三更半夜聚会。各地的人来得不露形迹，小心翼翼。房间里面全是人，多到连跪下祷告的地方都没有。天花板低压压的，光线又差。因为空气不好，那盏老式煤气灯老是扑灭。房间里的人个个脸上都在流汗。此外还有人在街上把风，防备警察。」就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尼娜受到了信徒们热切的接待和关怀。她说：「他们的信心可真够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现在我也信了主，深信祂必亲自保守我们。如今青年团的那些旧相识在路上碰到我，理都不理的就过去了！甚至有人一脸瞧不起的样子瞪着我，叫一声『浸信教徒！』那种滋味就像是打了我一巴掌似的。由他们去吧！反正我是不会再跟他们打交道了。」

很多共产党的年青人跟她一样，下定决心要跟随主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卡查克斯坦真理报刊登了一

段三位主内弟兄，克勒森、布翁达和特勒格因受审的经过。文中没有提到判决的内容，罪状倒是说了：向小孩子传福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克兰计兹苏维埃日报埋怨基督徒「自找麻烦，故意惹动政府向他们采取行动。」报上说，这些顽固的基督徒自由得不耐烦，总想惹当局生气，逼得敦厚仁慈的政府只好不断地把他们关起来。所以，这次又忍不住抓了一批人！罪状是：非法设立基督文字的印刷厂。该厂有十五台胶版印刷机，六部装订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报有一则新闻说，数千名妇女头上扎的缎带和外面的腰带上都印上了圣经经文和祷告文。（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你们不妨一试。）经政府调查的结果，发现设计这种新花样的人，竟是一位在警察局里做事的基督徒，住在留布尔兹市的史塔修克弟兄。报上说他被逮捕了。

地下教会的信徒在法庭上对答的时候，说的话都得到神的默示。法官问一位主内姊妹：「妳为什么把人往你这门禁教里拉？」她回答：「我们的目标乃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还有一次，被告是一位女学生，法官挖苦说：「妳所信的宗教简直是完全不合科学的。」她说：「说到科学，难道你比爱因斯坦和牛顿更内行？他们都是相信神的人。我们这宇宙就是以爱因斯坦的名字起名。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我们这个宇宙叫作爱因斯坦宇宙。爱因斯坦记述：『如果我们撇开后来人为的掺杂不谈，尤其是神父制度那一套，而只相信旧约的信息和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我们这个宗教就真的能够拯救世界脱离它一切罪恶。我们要尽力传扬这个信仰，每一位信徒都应该负起这个神圣的责任。』再说，你总不会把我们伟大的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给忘了吧！我们的书上不也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吗？甚至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之前言中也说过：『基督信仰，特别是新教，能够重建被罪摧毁的人性，是一种很理想的宗教。』我的本性已经被罪败坏了，所以要做个基督徒，才能够恢复我的本性，这也是马克思教的。你们这些马克思的信徒怎么反而说我做的不对？」问得那个法官当场哑口无言。

说到基督教反科学，还有一位基督徒在法庭上这样反驳：「法官先生，我知道在科学方面你一定比不上伟大的科学家辛普森，除了麻醉药之外，他在医药上还有许多其它的发现。当有人问他觉得什么是他最大的发现时，他说：『我最大的发现不是麻醉药，而是认清我自己是个罪人，并且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得救。』」

地下教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随时准备流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舍己，都为基督作了最好的见证。正如以前在非洲工作的那位名人亚伯·史伟策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有痛苦记号的人在神里面的交通」，那种耶稣自己——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那一位——亲身经历过的交通。是爱，把他们和他们的救主连系起来；也是爱，使他们彼此之间有亲密的联系。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他们。

在一封偷运出来的信中，地下教会记述：「我们不求做一个比较好一点而已的基督徒，我们但求成为神所要我们做的那种基督徒：像基督的基督徒，甘心为了神的荣耀而背十字架的基督徒。」

耶稣说，要灵巧像蛇。每逢问话的时候，或是在法庭上的时候，信徒总是拒绝泄露谁是他们的负责人。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的东方真理报，说到一位被

告马利亚·西夫修克，当人问到是谁带领她归主的时候，她回答说：「是神亲自吸引我的」。又有另外一位信徒，被问到：「谁是你们的带头人？」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做头的」。

有人问信主的孩子：「谁教你们脱离少年先锋队，不系红领带的？」他们回答：「没有什么人教我们，是我们自己要这么做的。」

虽然有时候「冰山」的顶部露在外面，有时候却比较隐藏。有的基督徒为了避免负责弟兄遭逮捕，就自行施浸。有些信徒在河里行浸礼的时候，施浸和受浸的人都戴上面罩，免得让人家拍到照片。

一九六四年一月卅日的教师杂志报导说，在沃西尼诺·可斯基地区的沃郎镇，有一次公开的无神论演讲会。那个演讲员刚一讲完，「信徒们就公开向他质问，攻击无神论的说法，」弄得他无言以对。他们问他：「你们共产党满口仁义道德，却只说不做——你们说『不要偷窃』、『不要杀人』，请问你们这些道德标准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基督徒告诉演讲者说，这些道德规范在那本共产党最反对的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有了。那个演讲员整个人给轰得迷迷糊糊的，惨败而回！

## 变本加厉的逼迫

如今尽管共产党不再统治俄罗斯，但在一些前苏联国家里，对基督徒的迫害却依然存在。在其它受管制的国家里，地下教会的信徒如今所受的苦难甚至越来越厉害了。

据估计，仅在一九九七年，就大约有十六万基督徒殉道。

犹太人在共产国家里面普遍都受压迫，对我们基督徒说来尤其是件痛心的事。但是，迫害的主要对象还是基督信仰的地下教会。几年前，在苏联报纸上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大批逮捕、审判。在某地，有八十二位基督徒被关进疯人院里。几天以后，死了二十四人；死因竟是「祷告过度」！有谁听过祷告太久会致命？他们的遭遇，你能够想象得到吗？

最厉害的一种逼迫是，如果你教导自己的孩子认识耶稣，一旦被他们发现的话，他们就把孩子带走，永远离开你身边，连探望一下都不许。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也在联合国宣言上签了字，其中包括「反对教育上的歧视」，上面规定：「父母有权在宗教以及道德教育方面辅导自己的儿女。」苏联官方浸信联会的叛道头子喀列夫，在一篇文章里声言，在苏联的确有这种自由。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现在且听听苏联的报纸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苏维埃日报报导说，一位名叫马库林可娃的姊妹，她有六个孩子被政府带走，因为她教他们信耶稣，而且不准他们系少年先锋队的领带。当她听到判决的时候，只说：「我要为我所信的道受苦」。孩子们被带走以后，她还负责他们的膳宿费。如今这些孩子们正在接受无神论的毒化。你们做母亲的基督徒，且想想她内心的悲痛！

教师杂志里面报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伊格那提·马林夫妇身上。法官叫他们放弃他们信仰，说：「在神和你们的女儿之间做个决定，你们还要神吗？」做父亲的回

答说：「我绝不放弃我的信仰。」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罗8:28）。我曾经见过一些在家里信主的孩子们，被迫离开他们父母，住在政府学校，不但没有中无神论的毒，反而把他们从小在家里所接受的信仰传给其它的孩子！

圣经中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在铁幕后面的信徒看来，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话。试试一星期不见自己的孩子，你就不难体会到在那些国家里主内弟兄姐妹们的心情！

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模范青年报报导，史区太太因为用主道教养她的儿子门塞薛斯拉夫，结果孩子被带走。还有哈巴洛夫斯克市的子阿巴维那太太，因为对她身为孤儿的孙女谭尼阿，施以基督教那种「反自然的教育」，结果也是被拆散（见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的苏维埃日报）。

及至今天，在受管制的国家里，剥夺基督徒父母教育子女权利的事还在发生。

我们也不能光谈论新教地下教会的情形，也说说其它教派的情况吧。

俄罗斯的东正教几乎完全改变了。有好几百万东正教徒曾经坐过牢。他们在监狱里，没有念珠、没有耶稣十架像、没有圣经、没有香可烧、也没有蜡烛可点。平信徒在监狱里找不到按立过的神父。神父没有圣袍可穿、没有圣饼、没有祝圣用的酒、没有圣油、也没有印好的祷告文可念。但是现在他们发现没有这些东西也行，反而可以借着祷告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有了祷告之后，神也就用祂的灵浇灌他们，苏醒他们，以至在大体上他们

变得非常像基要派的基督徒。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的俄罗斯里，发生在东正教徒当中。

在俄罗斯以及那些附庸国家里面，东正教也有个地下教会，在信仰方面，实际上跟福音基要派没有什么区别。在仪式上，只习惯性地保留了少许东正教的传统。东正教的地下教会也出现了不少伟大的殉道者。像卡鲁格阿市的伊尔茂根大主教，因为主教长与无神的共党政府狼狈为奸，他就大胆提出抗议。如今谁会知道这位老人家的下落呢？

俄罗斯被共产党统治，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期，在这七十多年里，俄罗斯的报章上竟布满了地下教会的辉煌战果。她经历过说不尽的磨炼，却仍然忠心……而且继续成长！

我们在罗马尼亚的俄国驻军中秘密工作，撒下福音的种子。同样，在俄罗斯本土以及其它被它侵占的国家里，也有其它的人在撒种。所种的已经结出了果子。

让赤化的亚洲国家和其它被奴役的国家的人归主，并非不可能的事。我们的敌人也同样能够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肯帮助他们，那些受压迫的人也有机会归主！只要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今天的亚洲和中东地下教会的兴旺景象，就可以证实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以下是几封来自俄罗斯姊妹的信，最后那两封是在监狱里写的，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苦难中主内肢体们的荣美。



## 一位共产党姑娘如何找到了主

头三封信是马利亚写的，是她带领了维爱利亚归主。维爱利亚曾是共产党青年团的一位团员。

### 第一封信

……我还住在这里。有一位共党青年团的干部对我很好。她告诉我说：「妳这个人我真不懂。虽然这里有很多人故意跟妳过不去，羞辱妳，伤害妳，但妳还是对他们那么好。」我说，神教我们要爱所有的人，不单是朋友，连仇敌也要爱。这个女孩子以前一直在跟我作对，我也特别为她祷告。她问我，难道我连她都能爱，我伸手抱住她，我们两人都哭了。现在我们常在一起祷告。她名叫维爱利亚，请为她代祷。

你别看那些人嘴里大喊大骂地反对神，像是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其实，虽然他们嘴上咒诅神，心里却有着强烈的渴望。这里很多人心里苦闷得很……一面在彷徨寻找，一面又想借着无神论来掩饰他们内心的空虚。

主内姊妹马利亚

### 第二封信

上次信里说到那位不信神的女孩子维爱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急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她已经信主了，而且公开地向所有人作见证。

她信主以后，满有救恩的喜乐。但是，另一方面她心里又很难过，因为她从前鼓吹过无神论。所以现在她决心要尽量弥补以往的亏欠。

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参加一个无神论集会。虽然我已经跟她说过，凡事都得保留一点，但是没用。维爱利亚要去，所以我跟她一起去，看会发生什么事。在大家唱完共产党歌曲后（她没唱），她请求在大会上发言。她在众人面前为主作见证，态度非常坚决而又诚恳，她请那些认识她的同志们原谅她以往瞎了心眼，不但自趋灭亡，还要带着别人一道跑。她恳求大家脱离罪恶，归向基督。

全场鸦雀无声，也没有人打断她。讲完之后，她又以优美的嗓音高歌一曲圣诗：「我不以传扬基督为耻，因祂为我受死。啊，真神之爱，十字架的权能！」

后来……后来他们把她抓走了。

直到今天是五月九日。我们还是不知道她的下落。深信全能的神必会拯救她。请代祷！

马利亚

### 第三封信

昨天，八月二日，在监狱里见到了亲爱的维爱利亚。我们谈了一阵。我一想到她，心里就难过得要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今年才十九岁。而且在灵里也是个初生的婴孩。然而她全心全意地爱主，一信之后，马上就走上了艰难的道路。可怜的孩子，真饿得厉害。我们一知道她被囚，就马上给她送东西去，但是她只能收到很少的一部分。

昨天我看到她又瘦又苍白，遭打过的。只是眼神满有神所赐的平安，一种属天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体会基督那种平安的人，是无法了解其中的道理……但是有了这种平安的人就有喜乐……我们在主里的人是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

我隔着铁栅问她：「维爱利亚，妳以前那么做，妳现在不懊悔吗？」她说：「不，假如他们让我出去的话，我还是会照样向他们传福音的，我要让他们知道主对我的爱是何其大。不要以为我现在心里很苦。我很高兴，主是那么的爱我，祂使我心里喜乐，为了祂的名，我能忍受这一切。」

请你们切切为她代祷，他们很可能会把她送到西伯利亚去。除了身上现穿的以外，她什么也没有，统统都被他们拿走了。她没有亲人，所以我们一定得替她准备些随身用的东西。你们上次寄来的钱我已经收妥。如果她真的得走的话，我会把钱交给她的。深信神必坚固她，在将来的日子里以祂的大能扶持祂、保守她！

马利亚

#### 第四封信

亲爱的马利亚，这么多天来终于有机会给妳写信。我已安抵[略去地名]。营地离市区有十哩路。这里的情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妳是知道的。只想稍微告诉妳一点我自己的情形。感谢神，我身体还好，还能做工。我和另外一位 X 姊妹被派到机器间工作。工作很难做，那位姊妹的身体很差，我做完自己那份以后，就去帮她。我们每天得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吃得跟妳一样，少

得很。但是我倒不是为了这个才给妳写信的。

我衷心感谢赞美神，因祂借着您，将得救的道路向我指明。如今，我的生命有了目的，我的奔跑有了定向；我受苦，然而我知道这是为了谁。我巴不得向每一个人诉说我心里救恩的大喜乐。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也不能！无论是监狱或是苦刑，什么也不能。神允许患难临到我们，患难加强了我们对祂的信心。祂的恩典充满我的心，甚至都无地可容了！做工的时候，他们骂我、罚我，让我做份外的工作，只因为我向别人见证主在我身上的作为，但是我实在不能不说。祂拯救我脱离灭亡的道路，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叫我能不说吗？不！我一生一世都要为祂作见证。

我在前往劳动营途中，遇到很多主里的弟兄姊妹。多么神奇，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在灵里就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神的儿女。真的，不必说话，第一面彼此心里就知道了。

在路上，有一次火车停站的时候，一个女人跑过来，给了我们一些食物。她只说了一句话：「神知道」。

那天我们很晚到达，被带到了地下营房。我们问候那里的人，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四面有人回答说：「平安，我们欢迎你们。」一阵温暖充满我们的心。从那晚起，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似的。

真的，此地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才到这儿来的。难友中有过半的人是信徒。其中有的是圣诗歌唱家，有的是优秀的牧师。每天晚上做完苦工以后，大家聚在一起，在主的脚前能够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是何等的甘甜。无论在哪里，有了基督，就有自由。我在这里学了很多美妙的圣诗，神每天都用祂的话语来供应我。前些

日子我们庆祝圣诞，我已经十九岁了，这还是头一次庆祝基督的生日。啊，那一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美好的一天！我们白天要做工，先由几位弟兄想办法跑到附近的河边，把上面结的一层冰打破，预备好地方，到了晚上，我和另外七位肢体就按着神的话语受了浸。啊，我真高兴。马利亚，我多希望妳此刻能与我在一起，好让我用爱心服事妳，至少可以稍微弥补一点我过去对妳的亏欠。然而神让我们各人有自己的岗位，我们就该在本位上站立得稳。请问候神家里的众儿女们安。愿神大大祝福妳的工作，如同祂恩待我一样。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1至3节。

这里的弟兄姊妹们问候妳，很高兴知道妳有坚强的信心，在患难中还能不断地赞美神。写信的时候，请代我们问候众人。

维爱利亚

### 第五封信

亲爱的马利亚，终于又有机会给妳写几行字。要感谢神的恩典，我和那位 X 姊妹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们现在位于[略去地名]。

感谢妳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寄来的东西我全都收到了。看到那本圣经，我真是如获至宝，谢谢妳。写信的时候，请问候大家，并代我致谢。

神的爱是个极大的奥秘，自从我蒙了光照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把个人所受的逼迫看作是神赐我的特别恩典。深深庆幸祂在我初信的时候赐

给我乐意为祂受苦的心。请你们大家为我代祷，好使我能够对主忠心到底。

愿主保守你们，加力量给你们，好为祂的名打那美好的仗。

我和 X 姊妹也问候各位。将来搬到[略去地名]以后，也许还有机会给你们写信。请不要为我们挂虑。我们满心快乐，因为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 5:11、12）。

维爱利亚

这是维爱利亚最后一封来信。这位共党女青年信了主，为祂作见证，因此被判入劳改营。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音讯。但是她的爱心，为主作的见证，是那么的美好，正可以显出这个受苦的地下教会在灵里的荣美。



## 基督徒怎样才能伸出援手

别人称我为「地下教会的呼声」。但我自觉配不上这个称号，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不过，我在铁幕的时候倒是负责了部分地下教会的工作。十四年的监禁、苦刑，其中有一年被关在监狱的「临终室」里，这一切我居然都捱过了，实在是个神迹。然而，神有意伸手将我从监狱里拯救出来，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

罗马尼亚的地下教会决定要我离开本国，把消息带给自由世界的基督徒。靠着神的带领，我和家人终于出来了。如今留在铁幕国家的肢体们仍在从事圣工，不惜冒险、受苦、牺牲生命，他们托付于我的，我务要竭力以赴。

我要为千千万万在坟墓里的弟兄姊妹说话。我要为那些暗中在林间、地下室、阁楼等地方聚会的弟兄姊妹说话。

这是我替地下教会给各位带来的呼求：

「不要离弃我们！」

「不要忘掉我们！」

「不要撇下我们！」

「我们需要传福音的工具，请资助我们！至于传福音的代价，由我们来付！」

这就是他们托付我带给自由世界教会的信息。地下教会是个被封锁的「哑巴」教会，他们无法向外界说话，所以我要代表他们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发出呼吁。

这就是铁幕国家弟兄姊妹的呼声！他们有求于各位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要逃出来，也不是个人的安全问题，更不是要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只求有一些工具，可以用来解救年青一代脱离无神论的毒害。他们需要圣经来广传神的道。没有圣经，怎么传呢？

地下教会就像乘火车旅行的外科医生。如果两列火车相撞失事，伤亡惨重，外科医生目睹数百人躺在地上，在生死边缘挣扎，急得喊了出来：「如果我有手术仪器就好了！如果我有手术仪器就好了！」如果有了手术仪器，他就能救活许多人的命。他有心救人……却是没有工具！这正是目前地下教会的光景。他们冒着多年监禁的危险，不顾生命，甘心为福音摆上一切！然而有了这些心愿，还得加上物资，否则的话，还是没用。因此他们向各位呼求：「请支持我们。请供应我们圣经、福音书、小册、单张、书刊……，至于工作方面，由我们来负责。」

## 援助的办法

无神论的人不承认那看不见的生命源头，他们否定了生命和宇宙中一切超自然奥秘的存在。而基督徒的生活原则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过一种与神同行的生活，他们可以借此感化身边不信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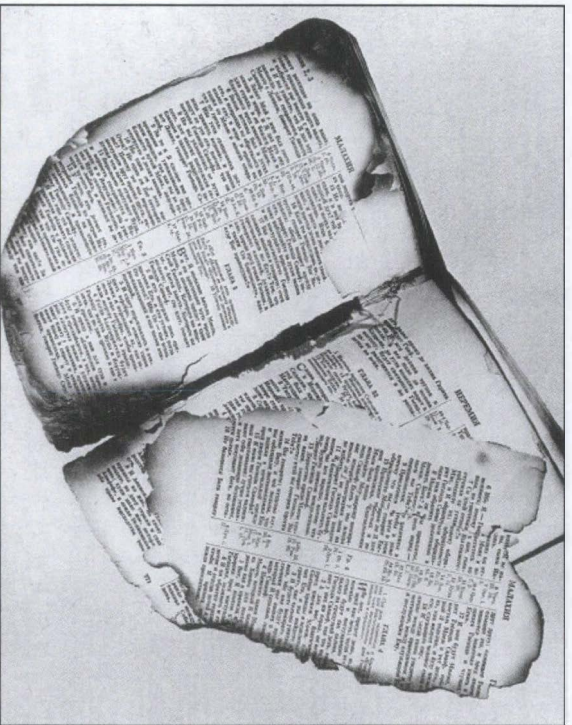
地下教会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拥有坚固的信心，充满舍身精神的生活。当信徒受逼迫的时候，地下教会可以公开抗议、支援他们。

西方国家的基督徒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神拯救他们。这说起来好像非常天真。你今天为他们祷告，完了以后，说不定到了明天他们会给你更多的苦头吃。但是，主最后在耶路撒冷的祷告，看起来也好像没有甚么用，因为接着他们就把祂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只过不了几天，就有很多人为罪捶胸伤痛，以至一天里就有五千人悔改得救。

对于那些尚未信主的人，我们的祷告也没白白浪费。因为任何未被对方接受的祷告，都会给你自己带来极大的祝福。我和其它众多基督徒遵从基督的话，常常为希特勒那帮人祷告。我深信我们的祷告比盟军士兵的子弹更能打败他。

我们一定要像爱自己那样爱我们的邻舍。共产党员和其它逼迫我们的人实在是我们的邻舍。正因为我们没有将基督的话语：「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传给他们，他们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基督尚未让人人都得着这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些人，这些人处于生命中无价之宝的边缘。这些人选择了悖逆的道路，有些人成立了共产党，有些人则堕入了错误的信仰中。这些人常常成为不公平社会下的牺牲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自己痛苦，对人残忍。我们要与他们斗争。但是作为基督徒，即使与敌人斗争，他们也照样理解他和爱他。

对于这些人的悖逆，我们也有罪过。至少，我们应该为着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感到内疚。为了弥补我们的过



就在近十年内，前苏联的共产党仍然焚烧圣经。上图就是从火里抢出来的圣经残片。当共产党集团国家开放的时候，总是有许多人非常饥渴地想得到神的话语。甚至警察也急切地想从殉道者之手里拿到那些书籍。



失，我们只有爱他们——这种爱和喜欢截然不同，并且为他们祷告。

我不是说单用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就像地痞流氓的问题也不是单用爱就能够解决得了。除了传道人以外，一定还得有警察、法院和监狱。如果流氓不悔改的话，就非得把他们关起来不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共产党和其它专政国家予以适当的制裁，这一点和基督信仰中「爱」的原则并没有冲突。因为共产党就是在国际上的一个流氓集团；小流氓抢皮包，而他们抢夺的对象是整个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基督徒应该尽可能引领背叛神的国家归向基督。无论是作恶多端的统治阶级，还是无辜受苦的人民。我们应该常在爱心和智慧中为他们祷告。

### 急需圣经

自由世界里的基督徒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圣经或分卷圣经送给他们。只要各位愿意在供应的事上有份，我们自然有办法将这些圣经安全地送到受限制国家地下教会的弟兄姊妹手里。我还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就收过很多外来的圣经。只要有圣经，我们就一定有办法送出去。

现在真是太需要圣经了。在中国和北韩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们已经几十年没见过圣经了。

有一天，两个衣衫褴褛的乡下人来找我买圣经。那年冬天，他们离开乡下，出来做铲泥的工作，希望赚点钱，也许能够买到一本圣经带回去，即使是一本旧的、破烂一点的也可以。因为我那里经常收到美国方面供应

的圣经，就给了他们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着要把做工赚来的钱给我，我没有收他们的。于是他们带着圣经赶回乡下去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信。信里真情洋溢，欢天喜地的，谢谢我送的圣经，信的末尾有三十个乡民的签名。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那本圣经拆为三十份，大家互相交换着看！

看到有些俄国信徒甚至乞求得到一页圣经，（译者注：是一页，不是一本！）来喂养自己的心灵，真叫我心里感动。有的不惜用一头牛或一只羊去换一本圣经。我认识一个人，拿他的结婚戒指去换了一本破旧的新约全书。孩子们也从来没见过一张圣诞卡。偶尔有一张的话，乡间的儿童就会围拢过来看。这个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位老人来给他们讲解婴孩耶稣降生的故事，叙述祂的生平和救恩。就这一张圣诞卡——就有这么多的信息！

我们把圣经、福音书和基督徒书籍送到受管制国家的基督徒手里。这个计划受到「送圣经到铁幕国家」项目的资助。如果你愿意伸出援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年青的一代，从幼儿园到大学，个个都在受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们必须大量印刷反对无神论的文字分发给他们。在前苏联，共产党出了一本「无神论手册」，这本书相当于无神论者的「圣经」，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简易版本用来教导幼儿园的孩子。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由浅入深。孩子们从小到大，一路都有这本「鬼经」跟着，不停地在输入毒素。我们印刷并出版了「无神论谬误剖析」，作为基督徒对这种有毒之无神论思想的响应。我们受毒害的年青一代必须作出反驳——这是神对它的反驳——基督徒的反驳——我们大家的反驳！你也可以借着提供特殊书刊给一些视敬拜神为「非法」的国家，来帮助他们。这类书刊包括了适合年青人的彩色插图书

籍和儿童圣经。

我们也要在经济上向地下教会的成员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有足够的旅费，得以四处探访，做个人的布道工作。他们当中很多人因手头拮据，付不起旅费等开销，就只好困守家园动弹不得，像被链子「锁住」似的。遇到左右邻村邀请他们过去参加秘密聚会时，虽只是二三十里路，但因着买不起车票，就只好作罢。如果我们每个月能够接济他们一点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困难，让神的话语得以传开。

例如，我们为中国和越南的牧师买了摩托车，以便他们能前往「禁区里」传福音。我们也为那些在信奉回教的孟加拉国中，冒生命危险为主作见证的传道人提供自行车。

信徒的收入仅仅足以糊口，根本就没有剩余的钱来往各个村落之间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一个月给他们几十块钱，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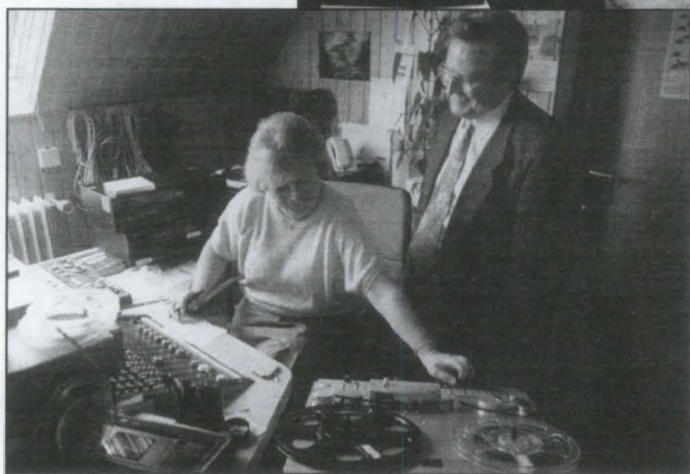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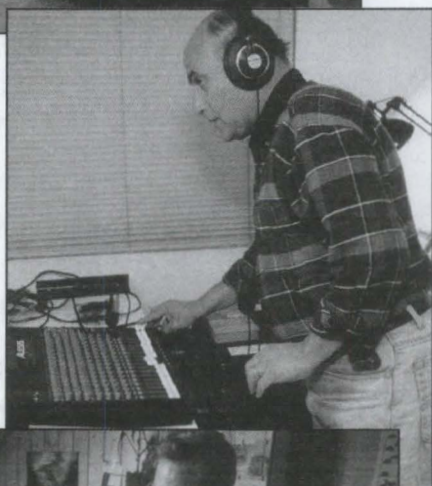
还有些官方教会的牧师，冒险在暗地里做福音的工作，更需要经济上的支援。这些牧师情愿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不顾政府的法规，通过秘密聚会向儿童、青年人和成年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光有这种意愿还不行，还需要金钱来帮助他们执行秘密传道的工作。

所以要资助地下教会的人，他们才能够更加有效地传扬福音。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电波把福音广播到铁幕国家里。借着自由世界的电台，把生命的粮送给地下教会，这正是他们急需的。共党政府用短波广播向百姓宣传，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长短波收音机，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广



殉道者之声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每周的广播节目，这是一个名为「光与真理」的节目（上图右侧），向中东地区、东欧、独联体（下图）、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广播。



播。机会当前，广播的工作亟待开展。地下教会也需要广播提供的属灵食粮。这也是各位可以分担的圣工。

### 殉道者家人的悲惨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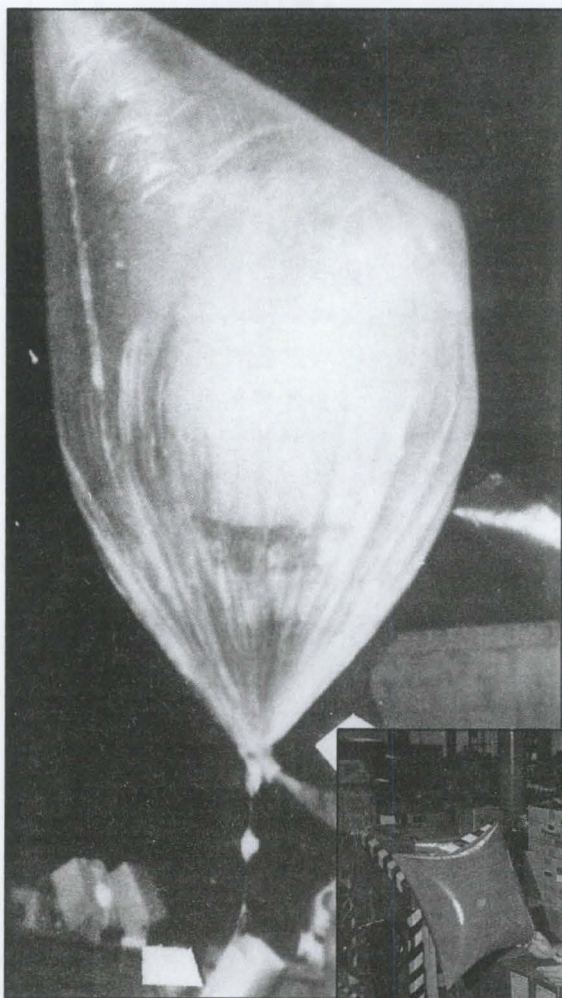
殉道者家人也同样需要我们的帮助。目前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家属正在遭受着无以名状的苦难。地下教会的信徒一旦被捕，他的家人也就跟着陷入了不堪设想的困境中。因为政府故意刁难，绝对禁止任何人救济他们。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家属正在过着悲惨的生活。当一个基督徒入狱以后，常常面对着苦刑和死亡，而这种苦难仅仅是个开始。其家人也开始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假如不是自由世界基督徒救济我全家的话，我们怎么也活不到今天，更不能写下这些文字！

殉道的人越来越多。虽然说他们已经离世归主，也得到了天上的赏赐，只是他们的家人在地上的苦难却是没完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接济他们。虽然挨饿的印度人和非洲人也确实需要我们救济；然而，受管制国家里的基督徒为着信仰入狱，为主受苦遭害，还有谁比他们的家属更应当得到我们的援助呢？

自从我获释以后，殉道者之声已经为殉道基督徒的家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件事的话，那效果可就大多了。

### 我代表地下教会向各位发出的信息

作为地下教会的一员，我是从死里逃生，把他们的信息带给你们，代表地下教会的弟兄们向各位发出呼吁。他们托我将这信息带给你们，我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没



早在一九六九年，携带福音书的汽球就进入北韓散播。汽球装载着特别印刷的福音书，让北韓人认识神，这种方法沿用至今。





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已经告诉你们，向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铁幕国家传福音是多么迫切的事；援助殉道者的家属是多么地刻不容缓。也告诉了你们一些可行的办法，藉此帮助地下教会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在监狱里，当他们打我脚底的时候，我嘴里在喊。为什么我的嘴会喊呢？他们又没有打我的嘴。那是因为我的嘴和脚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们自由世界里的基督徒，与受管制国家的基督徒同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他们正在狱中受苦难，甚至为主殉道了。你们有感同身受吗？在这些国家里，初期教会的荣美、舍身和奉献的精神，又再次活活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心里忧伤痛苦，几乎要死，当时彼得、雅各和约翰就在附近不远，正当这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却睡着了。那边的教会正在受苦，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问问你教会里的负责弟兄，你们的教会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在那些国家里，初期教会戏剧性、英勇和受苦的事情正在重演。而如今，自由国家的教会却在沉睡。弟兄姊妹们，这是二十世纪空前的大争战，我们的弟兄们正在孤军奋战，就像初期教会般勇敢献身。自由世界的教会却在高枕无忧，无视他们的争战与苦难；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他们的救主痛苦时睡着了一样。当你主里的弟兄正在为福音受苦和争战时，你岂能高枕安卧，无动于衷？

你听到了我们的呼吁吗？

「请纪念我们，帮助我们！」

「不要离弃我们！」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的头几年，就销毁了十万本圣经。为了满足那些渴望生命之粮的信徒要求，殉道者之声的工作人员把福音书投入大海或借助飞机，把福音书送给他们。



## 基督徒怎样才能伸出援手

现在我已经把来自受苦受难、忠贞不渝的地下教会的呼吁；把来自全世界——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在无神论的共产党压迫下之弟兄姊妹的呼声带给你们了。

不要离弃他们！



无论在哪里建立了殉道者之声的组织，它的支持者就开始寻找西方教会置之不理的受迫害基督徒。从芬兰（上图）到澳大利亚（下图）的基督徒都在「纪念被捆绑的人」（来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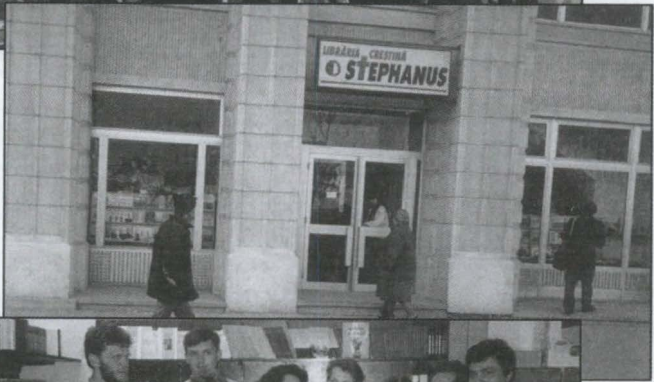
殉道者之声的工作人员从苏丹的奴隶主手中赎出了几十个儿童。今天苏丹的“Lifepaks”项目正将生命和希望带给受迫害的信徒。



在巴基斯坦，数千名被迫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已经收到殉道者之声空运来的救济物资(左图)

收到殉道者之声救济物资的每个人，还会获得一本圣经或一本「祂的一生」。图中这位俄罗斯妇女收到御寒衣物的同时，就收到了来自神的福音。





从阿尔巴尼亚（上图），到罗马尼亚（中图），到乌克兰（下图），殉道者之声的史提芬中心把书籍和救济物资分发给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为耶稣基督受苦的信徒们，并在精神上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经过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大肆破坏之后，殉道者之声帮助当地信徒建立了「生活中心」(上图)。向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医务咨询和短期的照顾，以耶稣基督的爱与怜悯，将新的生命和希望带给了这些心灵破碎的人。



莫斯科拉姆齐的史提芬中心，像「黑暗之光」一样，向人们展示了在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下，地下教会是怎样为主坚持作见证。在前苏联，福音文字和救济物资正是通过这中心送到信徒们的手里。

## 结语



# 敢于发言的人

### 关于作者

本书的作者魏恩波牧师，是一位福音派的传道人，他在罗马尼亚因着传道的工作遭受共产党的监禁与酷刑达十四年之久。他是罗马尼亚众所周知的基督教领袖、作家和教育家。

一九四四年，一百万俄国军队攻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取得了罗马尼亚的政权。共产党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控制教会，魏恩波牧师夫妇立即开始了强而有力的「地下」传道工作，向遭受奴役的同胞和入侵的俄国士兵传福音。

自魏恩波牧师得救的那一天起，他就请求神让他到俄罗斯，在那片土地上的无神论者中间工作。而现在俄罗斯人来到了他身边，因此他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魏恩波牧师在俄罗斯秘密印刷福音书，在咖啡馆、公园、火车站共分发了十万本，因为这些地方常常会遇见俄罗斯人。许多人从来都没有试着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展开基督教的传道工作，因为当时俄罗斯占领了罗马尼亚。但是魏恩波牧师却以令人惊讶的灵活与机智，在俄罗斯人中间从事传道活动；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在那些年间，「地下教会」不断发展壮大。





齐奥塞斯库政府垮台以后，在国外流浪二十五年的魏恩波牧师夫妇，终于回到了家乡罗马尼亚。他们在齐奥塞斯库宫殿的前院，因着神至高的权能欣喜无比。

魏恩波牧师在许多教会里，在全国的电视中，与大家分享基督对敌人的爱与宽恕。



这项工作成为后来「殉道者之声」的开端。

他的工作非常有效，最终导致他一九四八年被捕入狱。他在共产党的监狱一共度过了十四年，其中三年被单独拘禁。在这三年之中，除了行刑的共产党员之外，他没见过任何人；没见过星星或月亮，也没见过太阳或天空，更没见过飞鸟或蝴蝶，只有频繁和惨无人道的苦刑。

也没有多少人像魏恩波师母萨拜娜受到那么大的信心试炼。在纳粹和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大屠杀中，她失去了十一位亲人。在魏恩波牧师入狱期间，她无私地帮助曾经一同工作过的地下教会其它信徒，如今这些人也受到了残酷的逼迫。她同时还要为自己和儿子的生活苦苦挣扎。萨拜娜最后被逮捕了，在罗马尼亚的劳改营和监狱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她曾经数月被迫徒手在多瑙河挖运河。但是，她仍顽强地活了下来，向众人讲述她的故事和神的恩典，作一个基督徒的感人见证。

魏恩波牧师作为一位基督徒领袖，由于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各外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向共产党政府询问他的人身安全问题。政府宣布他已经逃离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假装是他从前的同囚者，欺骗他妻子说曾经参加过他在监狱公墓的葬礼。

魏恩波在一九六四年大赦时获释。当时挪威的基督徒深恐他第三次被捕，于是与罗马尼亚共党政府协商申请他离开罗马尼亚。那时，罗马尼亚的共党政府已经开始「售卖」国内的政治犯。每个犯人「当时」的售价是一千九百美金，而魏恩波牧师的价格却是一万美金。

世人都以为他们看到的将是一个软弱、被打败的人，结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属灵的巨人。他因着爱主



因着神的恩典与怜悯，魏恩波夫妇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目睹了铁幕国家的垮台。他们终于来到了俄罗斯，实现了一生的梦想，在教堂里宣讲神的爱，整个教堂挤得水泄不通。

的缘故，克服了艰难的环境。他从共产党的监狱里出来以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是如何在隔离的监禁中认识基督的奥秘。

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在华盛顿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作证，他脱掉上衣让自由世界的人看他因受酷刑留下的十八处伤痕。他的故事，以及他所知道铁幕后成千上万受迫害之基督徒的故事，刊登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报章上。

魏恩波牧师的呼求越来越明确，当他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了「殉道者之声」的传道组织后，很快就被许多人称为「地下教会之声」。基督教领袖们称他为「活的殉道者」和「铁幕的保罗」。他有关爱和宽恕的独特信息，让成千上万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基督。他对那些为主受苦的人的爱无人可比，他不断地为那些因信仰受迫害的人奉献自己。

今天，魏恩波牧师为那些因信仰受迫害的人奉献了五十多年后，虽然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参与「殉道者之声」的事奉。

魏恩波牧师写过二十多本书，部分已被译成六十多种语文，在世界各地流传。

## 敢言的人

魏恩波牧师并不是第一个为了躲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残忍迫害而离国的基督教领袖，在他之前已有几个人。然而，大多数西方世界的人都对地下教会的信徒所受的苦难漠不关心。为什么其它人没有站出来说话呢？只要看一看魏恩波牧师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秘密警察

的官员警告他不要说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共产党已经明确地告诉魏恩波牧师，在西方国家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会监视他。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出来说话呢？难道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但是魏恩波牧师没有保持沉默。即使面对共产党的威胁和西方教会领袖的批评讽刺，他仍然坚持为那些在共党监狱里受苦的人作见证，宣讲他们战胜一切的信心。

他在美国的第一年里，就因为「扰乱」左翼的集会而两度被拘留。他被要求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脱掉上衣让人们看他因频频受酷刑留下的十八处伤痕。

有些基督徒领袖称他为疯子，说他在隔离牢房被监禁时已经精神错乱了。而对其他人来说，他是「地下教会之呼声」。费城先驱报的一名记者如此形容魏恩波：「他站在狮子中间，但是狮子们无法吞吃他。」

一九六七年十月，魏恩波牧师以仅有的一百美元、一部老式打字机和五百人的姓名和地址，出版了第一期殉道者之声的时事通讯。这本小小的刊物，致力于把全世界受管制国家里弟兄姊妹所受的试炼和为主作的见证公告世人。这本时事通讯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有人写信给魏恩波牧师，说他为书中所描写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他们问：「这怎么能是真的呢？」也有些人说，时事通讯让他们晚上做恶梦，请求不要再寄给他们。但是读者若透过苦难和酷刑，可以看到一幅美丽的景象——那些拒绝否认耶稣的成年人和儿童内心的美丽。读者们也目睹了一种活泼的信心，这信心使其它弟兄姊妹也能像魏恩波牧师那样，愿意「吻监牢的栅栏」，欣喜快乐地与基督一同受苦。

在西方国家里，迫害基督徒常常被视为一种「人权」问题，着重强调政府应该保证宗教自由，并给予保护。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从人的角度提升到属天的角度来看。

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 15:20）。祂也提醒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 16:33）；「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太 10:22）。但是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 5:12）。尽管我们需要抓住每个机会，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但我们也要认清受逼迫乃是基督徒的「惯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十一个人都被谋害了。耶稣从未说过，我们与他们会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神不会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像魏恩波牧师那样受逼迫。但我们若真的要受试炼时，应当感到高兴，因为神认为我们配得上为基督受苦。因为耶稣也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25 至 26 节中这样解释主里肢体的关系：「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补充道：「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来 13:3）。自一九六七年起，这句经文就成为殉道者之声的主题。

在越南、寮国和中国，基督徒遭毒打、杀害和监禁。教会被毁，圣经被烧。在最近几十年的回教国家中，每日平均有四百名基督徒殉道。在苏丹，数百万人遭害，

在激进的回教势力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钉十字架或淹死在尼罗河中。另一些人被判入狱，等待接受绞刑。苏丹的妇女们被强奸，她们的孩子被掠走，卖给北面回教国家的人做小老婆或奴隶。

尽管苏丹的基督徒面临如此悲惨的境地，他们却表明：「即使我们的家园被烧、教会被毁，但这使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向人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很难理解，喜乐和自由竟然能够与人类所知最恶劣的苦难共存；我们也很难把苦难当作基督赏给我们的「恩赐」（腓 1:29）。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定意要永远与基督同活，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研读新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明瞭；基督徒所受的逼迫，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对于地上的教会来说都不会陌生。因此，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有责任「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帖前 5:11），直到基督再来。不然，我们就是拒绝履行基督徒的责任和主耶稣的教训。



魏恩波牧师与妻子萨拜娜

今天受逼迫的基督徒，就是在信仰上不肯妥协的真实例子，他们在神的爱中坚固不动摇，忠心到底，准备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那位为他们舍命的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殉道者之声的人员不断努力向前，其工作已遍布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正在那些国家里大受逼迫。

这个宣教团体的目标很明确：殉道者之声为世界各国正在受逼迫的主内肢体，提供物质和属灵上的援助，并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们每月通过机构的网络，印刷三十多种语文的时事通讯，分发到几十万相关信徒的手中。为着分担因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受苦之信徒的困境，殉道者之声的时事通讯不断把情况报告给自由世界的信徒们，并鼓励他们作出祷告的行动。



## 五项主要的目标

我们的传道组织也发展了五项主要的目标，为着今天受迫害的教会服务：

1. 向受管制国家里受逼迫的基督徒提供他们母语的圣经、书籍和无线电广播。
2. 向这些地区殉道者家属提供救济金。
3. 在受共产党压迫的国家里，鼓励和帮助信徒们重建他们的生活和见证。
4. 说服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使他们归主。
5. 将基督徒所遭受的残暴行为，以及他们受逼迫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信心，公告世人。

我们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事奉——「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来13:3）。

我们从他们战胜一切的信心里，发现了力量和盼望，并可以借此鼓励那些因基督的信仰而受苦的信徒们。

不得公开发行或出售（非卖品）

数月的隔离监禁，身体长年遭受酷刑，经常性的忍受饥饿、寒冷之苦，承受洗脑和思想折磨——这就是一位罗马尼亚牧师在共产党监狱十四年里的种种遭遇。

他的罪名，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是他对耶稣基督火热的信心以及坚持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他们在家里，在地下室里，在树林中秘密聚会——甚至有时冒险在街上公开传道——这些对主忠贞不渝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最终要付出的代价，依然坚持为主作见证。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本书完美地体现了他们的勇气、坚持的信心，以及难以置信的忍耐力。这段地下教会的历史，也反映了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在进行着之争战。